



重現大地的璀璨， 帶您回到色彩的故鄉！

大地原是色彩的故鄉，在純淨的空氣裡，萬物呈現了清新耀眼的色彩，曾幾何時，文明的紅塵萬丈升起，大地逐漸褪色了；
碧綠的海、湛藍的天，如今都只能是夢中情境。
富士軟片深知色彩的真諦，它的乳劑技術永遠以大地的色彩為藍本，隨着經驗的累積，富士彩色日益精進。
現在，富士彩色推出了SUPER HR軟片，以超高解像的乳劑技術，再現了大地本色，帶您回到色彩的故鄉。

品產新



富士彩色軟片
SUPER HR 100·400

台灣總代理 /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吉林路20號 (02) 5371166(總機)
 台中市民權路59號 (04) 2231957
 高雄市中正四路129號 (07) 2710019



人間 12

窮隣的女兒們

● 飢餓的尼革洛斯島

● 岡山籬筐會

人間

12 75年10月4日

彩色Document

林柏樑 ● 岡山籬筐會
 洪素麗 ● 消失的蝶道
 水禾田 ● 衣索匹亞
 古建築巡禮

人間燈火

李文吉 ● 三重？三重，
好得很！

【特集】

1 我們窮隣居的女兒們

——向富足的台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

2 高橋章三 ● 井三一久

獨家國際報導

尼革洛斯島緊急

報告！

在飢餓線上掙扎的
150000兒童！

民國七十五年十月 第一卷第十二期



日本原裝進口

過食 過飲

胃腸不適



三共胃腸藥 錠 / 顆粒

- 內含漢方 ● 消化酵素 ● 活性有孢子性乳酸菌
- 制酸劑——、配合發揮有效的相乘效果！



日商三共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分公司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0號 TEL: (02)394-9121
 台灣總代理 中國化學製藥股份有限公司
 TEL: (02)381-6740 (04)255-1870 (07)221-6096

吳雪芬



北市衛藥廣字第7501034號

含活性維他命B₁、B₆、B₁₂、維他命E。

Trimate-E caps.
 特利命得-益 膠囊

對神經痛、腰痛、肌肉痛
 肩酸痛等症狀的緩解能
 發揮優良的效果。



衛署藥輸字第10080號



青春校園新主“脚”

開學了，
 穿上新的肯尼士學生鞋，
 夠勁、夠力、夠正點
 讓您成為校園的新主角。
 青春，
 少不了肯尼士！

肯尼士 學生鞋



肯尼士運動用具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栗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5)338507~8
 台北聯絡處：台北市松江路132巷20號2 F 電話：(02)5638344~9

全省專賣店：
 台北 長春路77號(02)5433256 南京東路二段43號(02)5519867
 遠學街3號(02)7414784 信義路四段307號(02)7063141
 民生東路(02)7684039
 台中 中山路83號(04)2264735 市府路155號(04)2237271
 台南 立人路3號(06)2214072 高雄 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豐原肯尼士大飯店專櫃

綿綿思舊情 處處見新意

舊情綿綿有最尖端、新潮的現代性(modernity)·
却流露著醇厚、深刻的傳統性
舊情綿綿有最愜意、舒暢的休閒氣氛·却有最豐盛
的文化的芳香·使休閒有紮實的品質
舊情綿綿充滿著年輕人的青春、自由與開放的氣息
·却充滿了年輕一代獨有的氣質和品味
舊情綿綿有匠心獨到的創意和設計·却同時流露著
不著斧鑿的無為與自然



(中山店)

舊情綿綿

舊情綿綿咖啡館

忠孝店：
台北市仁愛路4段35巷42弄4號
7766740~4

中山店：
台北市中山北路3段51號之3
5928366~7

發行人 / 陳永善(陳映真)
總編輯 / 高信疆(高上秦)

第12期

人

間

召集人 / 陳映真
編輯顧問 / 王禎和 黃春明 郭 楓 尉天聰
林俊義 王 鑫 徐國士 馬以工
韓 韓 詹宏志 蔣 勳 林懷民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靜吉 吳嘉寶 梁正居 李乾朗
法律顧問 / 董良駿律師

文字編輯 / 許南村
圖片編輯 / 郭力昕
採訪攝影 / 李文吉 官鴻志 蔡明德 陳 列
鍾俊陞 林柏樑 廖嘉展 賴春標
業 務 / 史庭輝
行銷主任 / 曾伯堯
會 計 / 吳文娜
助 編 / 曾淑美

美術構成 / 蔡雅松
美術協力 / 凌鈺惠 鄭子敏

讀者信箱

記憶？那真是一種幸運

貴刊「尋找一瓢乾淨的基隆河水」一文，讀來怵目驚心。近年來，雖然從報章雜誌上，斷斷續續地，也看過類似的報導，但大都點到為止，從沒有這麼深刻的探討過。因此，該文所描述的「真相」，格外令人感覺逼真近切。

由於基隆河跟我的童年，有很深的淵源，故而獲悉基隆河如此不堪的現況後，使我倍覺痛心。我的外婆家在後港墘（今日的劍潭），就在基隆河畔，從前是一片綠油油的稻田。家裡務農兼打魚，外公與幾個舅舅都在基隆河捕蛤蜊，外婆則率娘子軍（女兒、媳婦計五人）下田耕稼，可以說是名符其實的農漁之家。

在記憶中，約五歲到十五歲（即三十~二十年前）時，我經常去拜訪這個農漁之家。那時候，我住在台北橋頭，對於擁有這樣的外婆家，沾沾自喜，經常向我的同儕誇耀。小時候，是隨母親回娘家，上中學後就自己行動——到外婆家。

我記得，當時九路公車的終點站，在重慶北路底的覺修宮，附近有台北啓聰學校、正聲廣播電台。下了車，繞到正聲廣播電台後面，是一片茂密的竹林，穿越竹林，來到渡船口，岸邊植有款款垂柳，風過處，搖曳生姿，於是分花拂柳，瞥見了小舟靜靜躺在柳樹幹邊。

最難忘是小舟盪出柳陰那一刻，彷彿一下子天地開闊起來。回首竹林柳枝，漸行漸遠，端坐舟中，手持岸邊折取的竹枝或柳枝，真有「入畫」的感覺。

不知今日有幾個人能夠保有這份美好的記憶？那真是一種幸運。沒有這記憶的人，恐怕難以想像百齡橋下，那個久遠的夢境。

過了河，除了竹林外，放眼是一大片翠綠的稻田。走過曲曲折折的田埂及溝渠，才會到達一處幾十戶人家的聚落。竹籬笆和扶桑花樹隔著屋舍，鷄、鴨、鵝、貓、兔、狗，滿地閒逛。一不小心踩到了小雞；有時候被大鵝追啄——這就是台北基隆河畔的農村。

曾幾何時，滄海桑田，田地上蓋了公寓，外公和舅舅們被迫轉業。我呢？長大後，忙於生活，也無暇常去探訪他們。偶而光臨該處，也是車子直抵門口，不再有青睞基隆河的機會。久而久之，竟而遺忘了「它」。

一直到現在，才被《人間》基隆河的報導，喚起童年的回憶——基隆河畔的夢土。然而，這個報導更讓我心痛——昔日的夢土，竟成今日的廢墟（等而下之，該稱為垃圾墳場）。

真希望「基隆河整治計劃」早日付諸實施，使它重獲新生。雖然往日容顏不可能再現，但至少要讓人們喜歡親近「它」，不要像現在一樣，避之唯恐不及。

新店 汪幼絨

鹿港龍山寺的火燭安全

八月號的杜邦專輯，確實會傷透杜邦公司的腦筋，可預見杜邦會知難而退，轉去其他國家設廠了。

敝人是台中鳥會會員，彰濱是水鳥觀測的好地點，月初杜邦公司由美國派了專員陳慶國先生來台，想與《大自然》的韓韓女士溝通。不得其門而入，轉而去求其次，對我們作了非正式的解說。我們不同意他對杜邦公司製作二氧化鈦流程的樂觀詮釋，卻不得不承認他對鹿港人士保存古蹟的誠意所提出的疑點，陳先生惋惜一級古蹟龍山寺的木雕樑柱上，被人隨意他安裝插頭、插座和電線。他說：木造房子很容易電線走火，珍貴華麗的古蹟若被燒毀，豈不可惜。

龍山寺的後殿，1921年曾被無名火焚毀，如今重建的後殿處處嗅出極濃厚的東洋味，甚至供奉的主神至今仍是日本「本願寺」迎來的阿彌陀佛。類似如此的作法，讓人感到民族意識在鹿港的微弱了。

我為了求證陳先生所言，去了一趟鹿港龍山寺，走覽拜亭、主殿和後殿，照了20多張照片，（全然與林柏樑先生的風情相異），其結果是：

拜亭左右石柱上之木雕連樺處各被裝上三尺長的日光燈座，兩支水銀燈座（或許有人會說美麗且能增加夜寺的情調吧！），右邊的屋簷出樺處裝置了一具擴音喇叭，正殿內左、右柱上均加裝了十餘個電燈插座。

後殿的封柱和附壁柱，皆為插頭開關環繞，龍柱和吊筒間也都附著電線、燈炮，更令人吃驚的是後殿內四根通樑上附掛著六、七座電扇、吊扇、日光燈，恍如置身古裝電視攝影棚中，全寺燭火烟香繚繞，獨不見滅火器具。龍山寺的火燭安全，實在堪慮。

台中 賴子文

看了貴刊第十期關於鹿港居民反公害及杜邦二氧化鈦工廠設立的報導，內心十分激動。今天我們為了經濟的“起飛”、“升級”，已經付出了許多代價——包括我們所生存的環境。我所工作的地點高雄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如今這個污染的陰影正逐步的掩向具有百年歷史的鹿港，為了60億的外商投資，必須付出犧牲文化財產和自然生態的代價，真讓我們不得不考慮它的可行性。

無論如何，我們都希望能給後代子孫留下一片乾淨的土地和清潔的天空，在此並向所有支持反污染、反公害運動的人表示最高的敬意！

桃園 吳政彥

請你們堅持下去！

謝謝貴刊寄來的一套《人間》，翻閱之餘，有很多品質很好的記錄攝影作品。相形之下，我們日本的類似雜誌，儘是以醜聞、色情為主要內容。最近，在日本擁有傳統的光文社和小學館等出版社，也開始出版醜聞性雜誌，令人對日本出版文化感到全然的幻滅。日本的大眾傳播已完全遺忘了它應存的文化責任和社會責任，一窩蜂湧向以暢銷的方向搞出版，令人悲痛。因此，更加覺得像《人間》這樣，把眼光集注在人的最根源處的編輯理念，實在是極為重要的。今後，還請你們一定克服萬難，堅持下去……

日本 樋口健二

我喜歡《人間》。

我有個感覺：中國文化似乎總是在懷念過去、憧憬未來，而有些迴避現實。《人間》却把昨天、今天、明天融為一體。

讀着《人間》的文字，我彷彿看到文字後面的畫卷；欣賞着《人間》的圖片，我彷彿又聽到畫外發人深省的語言。閣上《人間》，我更體會到你們拾起那一個個被人遺忘和忽略的角落的愛心與耕耘。

你們是走在社會和時代前面的人。我體會，走在前面，有時是會感到寂寞的。然而，當你們回首發現人羣正沿着你們踏出的路跟上來時，你們會笑的，會更加蔑視前面的荊棘的。祝願你們！

紐約 王炳章

此次承蒙採用有關報導菲國尼革洛斯島作品，非常感動。為了使更多的人知道今天尼革洛斯島的悲慘實況，我正在日本各地巡迴展出我的作品。

我深知日本今日的繁榮和發展，是建立在亞洲無數人的貧困之上。為了糾彈日本這種不德的繁榮，我和我的朋友，不憚力量之微薄，在努力工作著。

據說台灣的大眾傳播上都沒有尼革洛斯島大飢的消息，十分震異。希望拙作能引起台灣良心的注意。

日本 高橋章三

相信·希望·愛

我是一個專業的髮型設計師。辛勤工作多年以後，總算擁有一個美滿的家庭，衣食豐裕無缺，同時，在同行之間也建立了良好的聲譽。然而，我總想，取之於社會，也應該回饋於社會。

從《人間》創刊以來，我一直是她的忠實讀者。在閱讀了第八期「6萬個孩子的聲音」特輯之後，我除了為這些智障兒童的遭遇感到心酸難過，更要向關愛他們，為他們奉獻的父母、老師、社會工作者，表示最高的敬意。

據我所知，我的許多顧客也都是《人間》的訂閱戶。因此，在8月4日我的髮廊另一家分店要在中山北路開設時，我想到了以「義剪」的方式來幫助這些孩子。

百年來，中國破產的農村，驅使無數中國農民到南洋、北美做苦力，掙錢養家。10多年前，台灣農村的女兒和姊妹也到城市做工幫傭安家。曾幾何時，台灣社會富裕了，也成為殘破的菲律賓婦女離鄉背井出國幫傭的對象。目前，有9000個菲傭以非法居留身份散居台灣為傭。初步富裕了的中國人，應該怎樣對待這些窮隣居的女兒？「失棧的漂鳥族」(68頁)報告了在香港和新加坡華人社會中的菲傭處境；「隣人的女兒」(52頁)報告了滯台菲傭的心聲。我們也訪問了菲律賓商務代表羅賽斯先生(66頁)，聽一聽他對在台中國人民的述懷。

素有「砂糖之島」之稱的菲律賓尼革洛斯島(Negros)因國際糖價的狂跌、新殖民主義甘蔗莊園單一種植體制，使全島陷於嚴重飢饉。去年一年，有1000個小兒因營養不良衰竭致死。目前有15萬兒童在飢餓線上掙扎，但對亞洲事物一貫冷漠的台灣大眾傳播却隻字不予披露。我們特別收到日本報告攝影家高橋章三的報告，也譯出日本朝日新聞編輯井三一久的報告(「永恒的聖山」78頁；「苦澀的砂糖之島」92頁)，對尼革洛斯島大飢的結構，有圖文的並茂的報導。

名攝影家林柏樑採訪了岡山鎮著名的傳統市集「籬筐會」，做了極為動人的視覺和民俗文化的報告。(「籬筐會：台灣傳統市集的沒落與蛻化」，10頁)著名的旅美散文家洪素麗趁返台省親之便，到美濃黃蝶翠谷，報導在「捕蝶工業」和生境破壞的摧殘下，著名的無紋淡黃蝶瀕於絕跡的報告，由著名的昆蟲研究家蔡百峻提供極為優美珍貴的照片，是每一個關心台灣生境的讀者不可錯過的報告(「消失的蝶道」，26頁)。



(75年10月)人間



台北三重大眾傳播的印象中，是流氓、娼妓、髒亂的代名詞。以報導「李天和葉美惠」「我的朋友老范」這些溫暖、正直的小人物被讀者記憶的李文吉，報告了三重淡水河堤上一些勤勞、正直、對隣人朋友滿懷愛心、自有尊嚴的幾戶人家，一改您對三重的人文印象。(「三重？三重，好得很」，100頁)。

花費數十億台幣，歷時13年的木柵新動物園，留下不可置信的行政上、策劃上的缺點。「幫你們蓋那個新動物園的時候……」(40頁)告訴您一群建築新動物園的轉包工人，宜蘭四季部落的泰雅族工人的、無法不加傾聽的心聲，讓我們生動地感覺到，在「建設」背後我們漢人社會精神面貌的荒廢。

「醫學攝影」是不為人所熟悉的專業攝影。青年醫學攝影師蕭明發，以他的獨特的攝影環境，告訴我們森然緊閉的手術室內，醫學的神奇和生命的詫異(「在消毒水的世界中攝影」，112頁)。

第一個深入非洲的中國攝影家水禾田，到飢荒之國衣索匹亞，看到衣國悠久而璀璨的古代文明。他的「衣索匹亞古代建築巡禮」(122頁)，第一次在台灣呈現衣國石碑、古教堂、古堡、壁畫的雄美和優絕。

「人間」出刊已經一年。我們深謝一年來讀者對我們熱情的支持和愛護。我們在下一卷新的一年中，將以更認真的態度和更富創意的工作，回報讀者的知遇。這一期，您一定能看到我們向下一年邁進之前，新的創意和新的精神的預告。

單面與兩面具陳的報導

連續看了貴刊幾期報導，不得不承認貴刊在照片、文字的選輯運用相當深刻、有力。個人稍涉新聞學、傳播理論，願意旁白兩句供貴刊及貴刊愛護者參考。

貴刊的照片選輯，文字表達已經非常清楚的表達了貴刊所採取的觀點(perspective)，但是鑑於觀點並不代表事實，因此希望貴刊讀者明白，他們所接受的訊息，基本上僅代表了一個傳播機構的意見。提出此點，以免讀者的認知受到不當影響。

其次貴刊在報導上往往採取單面(one-side)的表達形式，個人認為，以貴刊的自期、影響力而言，似乎可以逐漸開放，開展貴刊尺度，作兩面(two-side)俱陳的報導，以期成為一份具有真知灼見的刊物。

新店 饒健生

編者按：

感謝饒先生提供給本刊的寶貴意見。在讀者熱情的期許和永無止境的探索之下，我們已經體認到，一本您說的「真知灼見」的刊物，確切是台灣社會的期望，而我們更相信，一本好的雜誌將會起來帶領歷史性的進步力量！盼望您再給我們支持與鞭策。

可惜，開幕當天下午，店面裝潢尚未全部完成。茲將當日收入扣除成本的淨利一萬元，麻煩貴社將這些捐款轉送給「救星教養院」。這些錢是很微薄的，但是，我們對這些可憐的孩子和這羣可敬的社會工作者的祝福，卻是無限的。

我也要祝福《人間》雜誌社，盼望你們能繼續努力，讓人世間的「相信、希望、愛」得以傳衍開來，綿延不絕……

造形美髮設計 蔡文海

您好！非常謝謝您寄來「造形髮型設計公司」壹萬元捐助，已寄上收據了。在此，僅代表院內全體員工和小朋友感謝您們為本院在貴雜誌的刊載，其效果極大，使更多的善心人士認識我們的殘障工作。因此，我們這兩個月內，至今不斷有善心人士，寄匯款捐助，甚至幾位有心人為了關懷支持而催促我們辦理郵政劃撥帳號，現已辦妥了。

我們確實需要社會的愛心捐助，希望能早日完全靠國內善心人士的捐助維持本院的存在，而使得我們的復健和教養工作有所發展，讓重度殘障者的起居生活稍接近一般正常人的生活。本院郵政劃撥帳號：06479115 帳戶：高素雲。謝謝！順祝
主祐平安

負責人：譚慧欣
代筆者：高素雲

台北 吳玉玲



8 《人間民俗》
攝影■林柏樑 撰文■李 疾

岡山籬筐會： 台灣傳統市集的末落與蛻化

沿襲 200 多年的岡山傳統市集「籬筐會」的沒落與蛻化。
瑰麗動人，引人鄉愁的特別document……

26 《人間生態環境》
攝影■蔡百峻 撰文■洪素麗

消失的蝶道

在台灣「蝴蝶工業」和生境破壞的摧殘下，
美濃黃蝶翠谷的無紋淡黃蝶正走向滅絕的危機！



40 《人間少數民族》
攝影■鍾俊陞 撰文■陳 麟

幫你們蓋 那個新動物園的時候……

耗資數十億，費時13年，
臨開幕前還千瘡百孔的木柵新動物園
工程的轉包工人，
為我們指出工程的精神面貌的非人間性。



52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一)
攝影■鍾俊陞 撰文■林育蓉

隣人的女兒們

9000名非法居留滯台菲律賓女傭的苦悶、
希望、祈禱和心聲。
亞洲窮隣的女兒向您訴求理解、友情和幫助。

66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二)
攝影■鍾俊陞 撰文■林育蓉

羅賽斯訪問

《我希望將來菲律賓不再需要她的女兒四處流落，為人幫傭。》

68 《向亞洲富隣傾訴的菲律賓女傭》(三)
攝影■周惠民 撰文■丘延亮

失樓的漂鳥族

從在香港和新加坡的菲籍女傭的眼中，
香港·新加坡中產階級華人對「下人」、
「菲傭」的驕慢心態，
思考中國人對亞洲人薄弱的連帶意識……

78 來自菲律賓·尼革洛斯島的獨家緊急報告(一)
攝影 / 撰文■高橋章三 譯寫■荊果

永恒的聖山，康拉·翁

1000名兒童在去年餓死，150000名兒童在飢餓線上掙扎。
被UNESCO列為「情況極端險惡」的尼革洛斯島緊急報告！

92 來自菲律賓·尼革洛斯島的獨家緊急報告(二)
攝影■高橋章三 / Photobank Phils. 撰文■井三久

苦澀的砂糖之島

1983年來，國際糖價大跌。
飢餓、夭折、失業和憤怒正在尼革洛斯島上燃燒。

100 《人間燈火》
攝影 / 撰文■李文吉

三重？三重，好得很！

一反大眾傳播中三重的暴力、色情、貧窮造像，
這是一篇新的三重人間像：勤勞、正直、莊嚴、
熱愛隣人和朋友，深入的圖片散文和報告……

112 《人間醫學》
攝影■蕭明發 撰文■李 瑞

在消毒水的世界中攝影

看手術室中醫學的鬼斧神工，生命的詭奇感動……



122 《人間文化》
攝影■水禾田 撰文■吳 宜

衣索匹亞古建築巡禮

拋開飢荒與內戰，衣索匹亞還有古石碑、
古教堂、古堡、壁畫這些悠久崇美的古文明。

130 《人間像》
攝影■水禾田 撰文■劉 凱

「好的照片可以成就新事物」

拍過黃河、絲綢之路、西雙版納的水禾田，
是第一個深入非洲衣索匹亞和蘇丹災區的中國攝影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 4880 號
社 址 /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107巷
11弄17之1號
電 話 / (02) 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
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 雨辰書報社
/ 電話：(02) 3811897
裝 訂 廠 / 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打 字 / 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健弘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封面圖說：
蓋新動物園的宜蘭四季鄉泰雅族
工人尤敏，回到故鄉的山上，在
捕獸吊子上解下一隻野羌。
(鍾俊陞 / 攝 影)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新台幣2872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亞洲全年：新台幣2644元(空運)
新台幣1900元(海運)
港澳全年：新台幣2404元(空運)
新台幣1696元(海運)
75年9月1日起國際函件郵資調整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岡山籬筐會：

岡山的傳統市集「籬筐會」已有200多年的歷史了。

200年後，「籬筐會」上的農漁產品、
手工藝品、農業生產工具、南北土產和百貨

台灣

被今天五花八色、琳瑯滿目的
工業產品和大眾消費商品所取代……這是一篇定焦在傳統市集的
鄉愁上的瑰麗悽情的現地報告


傳統市集的

攝影 / 林柏樑 撰文 / 李 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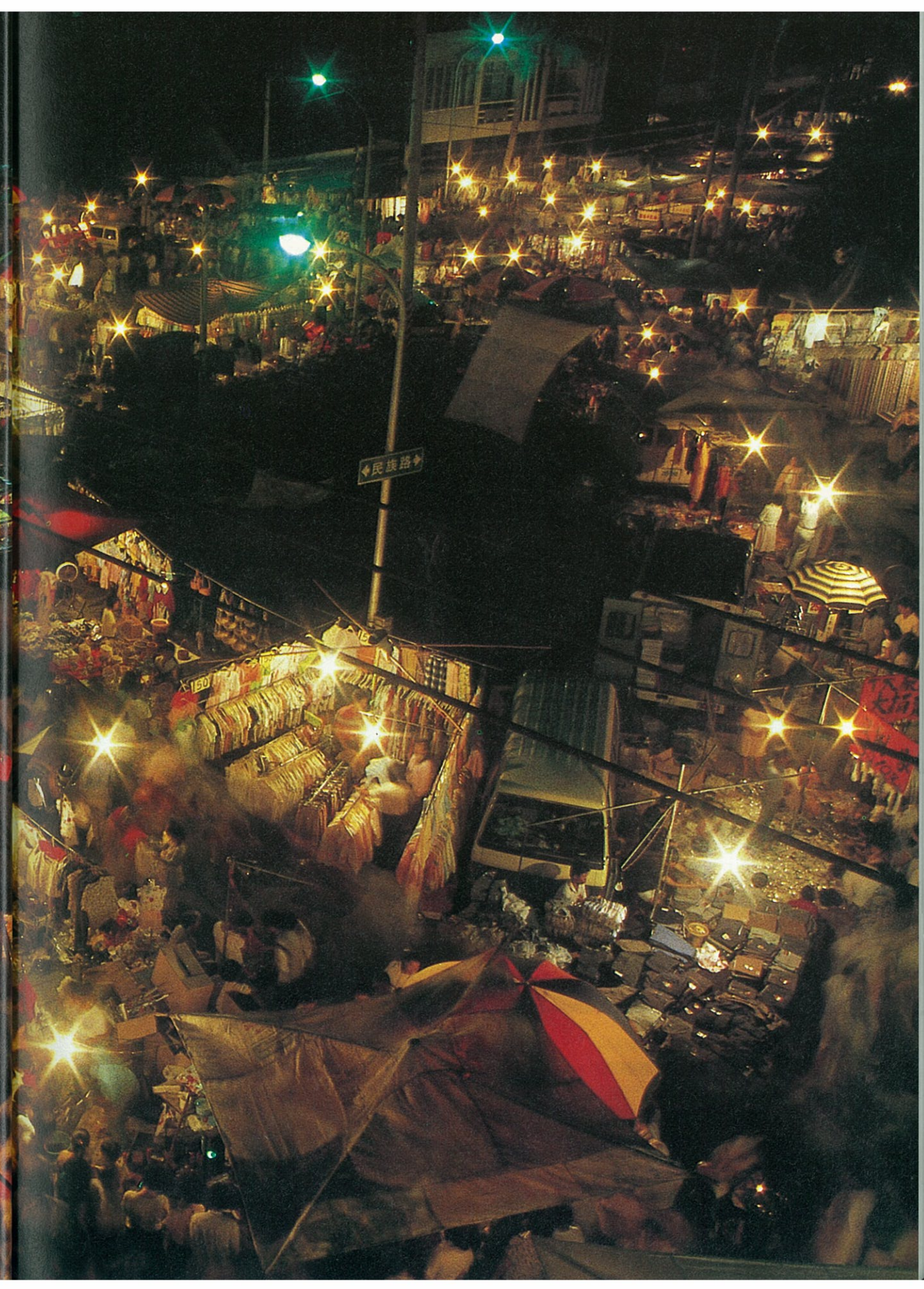
沒落與蛻化



細竹篾編成的傳統竹籃，
專供上香、嫁娶、節慶的時候用的
紅色的花邊，
透露著一股喜氣。



在高雄岡山·
每年舊曆 8 月 14 日的「籬筐會」·
是台灣沿襲了近 200 年的傳統市集的遺風。
2000 多個攤位·
在夜間 11 時 30 分·
輝煌成一片燦爛開熱的燈海。





賣竹製矮凳的陳欣說，
《這手藝是曾祖父傳下來的。
就怕到我這一代就傳不下去啦！》

在早期的農業社會裡，貨幣經濟不發達，基本上是農村社區間自給自足的經濟。在這樣一個農村經濟中，自然形成了定期性的市集，使分散各地的三家村子裡的農民，把各自的手工藝品、農產品和土產帶到市集上買賣，有無相通。各地的行腳商販，也會按時趕到市集來賣些南北外埠商貨。中國農村社會的這種定期性市集，北方各省稱「集」，川黔稱「場」，雲南稱「街子」，兩廣叫「墟」，而本省則稱為「市仔」或「籬筐會」。

一對老公婆賣餅起基

據岡山鎮誌記載，岡山的「籬筐會」，流傳至今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了。二百多年來，岡山分別在每

年農曆的媽祖誕辰；八月十四日的中秋前夕，以及九月十五日——紀念清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平定黃教之亂而喪生的岡山民兵之忌——這三天，由附近鄉鎮的農民和行腳小販在離「壽天宮」不遠的岡山舊街（即今開元寺）聚集成市，後來，這個市集再遷到中山公園的內、外圍一帶。一直到四、五年前，又因為興建體育館以及為了保護中山公園，這著名的市集才又遷到現在的中華路上。

為了進一步聽一聽地方父老對「籬筐會」的解釋，我們在中山公園裡的老人會館訪問了幾位老人家。談到岡山和「籬筐會」的歷史，現年八十高齡的孫地老先生說話了：「岡山的歷史，那就很久了！我不

講，你就不知道。咱們這岡山，自早是由一對老公婆，在現在的舊街口那裡賣餅起基的。所以呀，岡山在古早時候，叫做「阿公店」。這聽過吧？後來，五路人就漸漸遷過來，才慢慢變成今天的岡山。」

據孫老先生說，「籬筐會」早在他還當小孩的時候就有了。有一位七十九歲的林清池老先生說。「過去那個時代，因為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在岡山四周圍那些靠山做山、近海討海的莊脚人，平時要到岡山來買個東西，就得走上半天的路才能到。他們哪有那麼多閑工夫，天天走來走去的？所以，他們每年就利用這三個時節出來趕個市仔，趁熱鬧時，大家方便買賣啦！」在台灣，類似「籬筐會」、「市



用竹仔頭雕刻出來的民間神像——
南極仙翁(左)與達摩(右)，
成為趕集會上受人注目的藝術珍品。

仔」的農村市集，具有來自約定俗成的生活時序性和廟會祭慶的定時性格。除了互通有無，賣物補貨，也是一種難得的休閒機會。市集周圍的村莊，山上海邊，平時難得往來。趕到了市集，除了經濟上的功能，市集也逐漸有了社交、宗教、娛樂和教化的功能了。

籬筐會上，那樣沒有？

「以前每到『籬筐會』時，做山種地的人家便下山到市集裡賣麻布袋、竹椅、藥頭、牛軛、石磨……等等的東西，然後在市集上換成雜貨或農具回去；討海的就到市裡來買漁網、漁具……。」孫地老先生說，「現在啊，這籬筐會上，賣得什麼五花八色的花樣全有。」

「也有白晰晰的姑娘，當著眾人掀裙子賣膏藥的。」林清池老先生笑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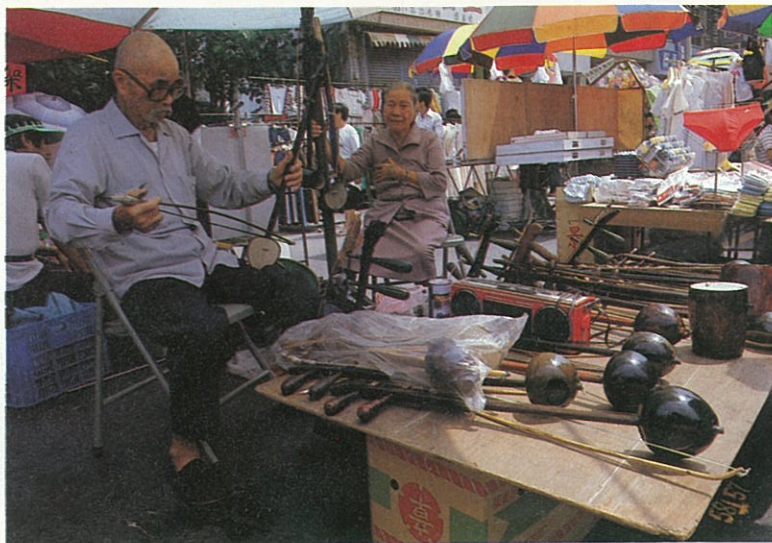
隨著耕耘機取代耕牛的過程，
買這造型優美的

竹製牛軛的人大大減少。
我看著這牛軛攤子只擺了一個上午，
就收攤回去了。



大大小小的簍子，
是農家用來篩糧食、晒糶、晒醃菜的。
如今生意冷清了。





83歲的蔡老漢子擺下的華洋百貨攤子上，
賣著傳統手藝造成的「殼仔弦」。
蔡老太太說：「你們儘拍照片，也不來買一隻殼仔弦！」

「時代不同了。」孫地老先生搖著頭說，「我們從前的『籬筐會』，賣的東西大部份是田莊、漁村的工作用品。現在，嘿，從內褲到電鍋，從化粧品到『彭大海』，籬筐會上，那樣沒有？」

「這年頭還有人賣牛軋、牛犁那些東西嗎？」我問道。

「咱們庄裡，總共只剩兩隻牛。那些賣牛具的，死會了，免賣啦。」林清池老先生說。

走出中山公園，已是近晚了。我們在一家泡沫紅茶店遇見了岡山鎮的老鎮長林顯賢先生。據林老鎮長說，岡山這個地方，地處台南和高雄兩大都市之間。大凡來岡山的人，多半是過往的商人、旅客，不會在鎮上住店過夜。「所以，你看我們岡山的旅館特別少吧。」老鎮長說，「但是，在過去，我們岡山可是附近——岡山、橋頭、燕巢、阿蓮、湖內，還有路竹、茄萣、永安、彌陀、梓官和田寮十一個鄉鎮的中心點，交通非常方便。」因此，林老鎮長說，附近鄉下的農產加工產品都先往岡山集中，使岡山自然成為興盛的市集。「但是，到了今天，因為各種民生用品都是工業產

品、電器製品和塑膠製品。」老鎮長說：「今天，『籬筐會』展售的工業商品和整個市集的精神，自然也就和過去以手工竹製品和農產品為主的時代大不相同了。」

據林老鎮長說，今天來趕這趟岡山「籬筐會」的攤販，大多是外地來的。攤子上賣的也大多是外銷不合格打下來各色百貨，價錢便宜。」這一方面給大量不合格的外銷商品找到農村的市場，一方面也讓農民買得便宜的工商業品。而且藉著每年三次岡山聞名遐邇的「籬筐會」，岡山附近各地趕熱鬧的消費者和攤販，也都成千上萬地聞風而來，使岡山的「籬筐會」更熱鬧，更有名了。「古人不是也說？『人跡把有肥』，這對我們岡山的繁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林老鎮長說。

此外，對岡山鎮公所而言，每年義警和義勇消防隊的經費原都沒有著落，自從「籬筐會」越來越大後，岡山鎮公所開始向向攤販收取的「清潔費」來維持義警和義消。「這麼一來，行政單位有經費、攤販有生意做，鄉下人也能出來逛逛玩玩，這叫皆大歡喜了。」



老鎮長一一說明了「籬筐會」的現代意義。然而，我想著：在過去，市集產生在物質匱乏的時代，有惜物、愛物的精神。今天，在大量生產和大眾消費的時代裡，連今天的農村市集「籬筐會」，也泛濫著過度消費和大量廢棄的時代精神。同樣一個「籬筐會」，經過兩百年的演變，形式、內容都起了很大的變化了。

圍地搞大攤子

向老鎮長告辭時，岡山鎮上，已是華燈初上的時分。我們在岡山鎮上四處逛著，同行的柏樑君突然感嘆地說：「這麼熱鬧的幾條大街，卻看不到幾家書店哩。」整個繁華

的夜景中，我倒是發現到處都是賣羊肉的飲食攤子，可以說幾乎到了三步一攤、五步一店的程度。

在中華路上，已經有幾位攤販正在為第二天的「籬筐會」開始整理行當了。他們有一個人自己來的，也有組團來圍地搞大攤子展售的。有一位賣茶具和茶葉的黃得章先生說：「我們這種生意，是沒有店面的。那裡有夜市，我們就往那裡去。」據他說，他每星期一到左營的莒光村；星期二到高雄市的二聖路；星期三到燕巢；星期四再到莒光村；星期五到仁武電力公司前；星期六到路竹，一站一站地跑碼頭，「就像是空中的鳥，飛來飛去的。」他說。據黃得章看來，「籬筐會

」每次大概可以聚攏三、四萬人左右，這比起一般的夜市，規模就要大很多。「但是人一多，趕來擺攤子的人也就多，平均起來顧客也就和一般夜市的相差無幾了。」黃得章說，「不過，人多，看起來就熱鬧，我們擺攤子的，生意做起來也就比較有信心。」黃得章說，他一天攤子擺下來，大概可以做個萬把塊錢的生意，利潤率大概在一成左右。「利潤雖然有一成，但是扣除出外的飯錢、車子的油錢和場地清潔費，就去掉大半了。」他說，「唉，做我們這種生意的，臉皮總是皺得比別人快……。」長年累月地在碼頭上奔波，果然使31歲的黃得章，看起來提早有了一份中年人飽

賣補藥的現代江湖郎中，
以脫衣舞孃招徠趕集的農民，
形成突兀而又尷尬的畫面。

經滄桑的況味了。

這些「空中的飛鳥」在台灣全省的大小夜市中漂泊謀生。他們開著各式小貨車，把舖子、商貨和自己載在車上，在一條又一條路上，在一處又一處廟會和市集上，尋找生活和糧食。

牛鈴做項鍊，牛公做王爺囉！

九月十七日（農曆八月十四日）上午七點，岡山大趕集——「籬筐會」正式登場了。



在蕃薯攤上，一位從大社來的出家人正在商量價錢。

《蕃薯粗俗(便宜)物，再出價我連這挑工都沒有了。》賣薯的人說。

在市集上，早上的攤位稀稀落落，尚未擺滿，只看見一些賣農具、簍子、竹籃子、竹凳和青草藥頭的農民攤販們，在圓環的一隅，將貨色料理得淨爽齊整，就等著早來的鄉下人上門來做生意。

我在一個青草藥攤子上蹲下來，遞上一隻烟，聊起來了。「我這些草藥，可是跑遍全省的三山五嶽採集來的，」擺著草藥攤的陳冠傑說。「從花蓮到屏東，不論在山上或

海邊，什麼地方有藥草，我就到什麼地方去。」陳冠傑說，自早，他的父親就是採草藥、掘藥頭營生的。他從小就耳濡目染，有時候也跟著大人出門，常常一出門就是一、二個月，他的草藥知識，便是這樣一點一滴積累起來的。據他說，他來岡山的「籬筐會」賣草藥，前後也有二十年了。「我賣的草藥，無論是婦人家骨痛風啦，困仔拉青屎啦，火氣大啦，固筋活血的啦……

，應有盡有。」陳冠傑說，「其中固筋活血的藥草最多。」在他看來，鄉下人多半工作粗重，筋骨血路比較容易受損。「所以，固筋活血的一帖，在鄉下市集上暢銷得很。」老陳說。

我站起來，放眼望去，但見為數約30多個賣青草藥的攤販一字排開，形成了一條青草巷。這「青草巷」中，就有一位從大社觀音山大覺寺來的和尚，也擺著青草攤子。老



模樣，才真切地感覺到台灣傳統農具業難於再起的蕭條景況。倒是牛鈴受到客人特別的喜愛，銷路不錯。我看著幾個時髦的小姐拿起攤上的牛鈴，在胸前比劃著，聽見旁邊一位賣牛犁的中年漢子訕訕地說：「牛鈴都可以做項鍊了，那麼牛公也能做王爺囉！」招惹得大家全笑了起來。

過午以後，岡山「籬筐會」上的人潮越來越多了。市場上，各色攤販幾乎全到齊了。岡山鎮義警和警察，也出來維持交通。驀然間，中華路上萬頭鑽動，攤子上千萬種，華洋百貨雜陳，真是琳琅滿目。有一對蔡殼老夫婦也擺出了數十支手工精製的殼仔弦，價錢從500元到800元不等。蔡老先生和著從錄音機播放出來的南管樂曲，一面拉著殼仔弦，一面探看著來來往往的人潮。「籬筐會」上五花八色的百貨攤位中，數蔡老先生的攤位最有特色。蔡老太太看著我們忙著對準他們的攤子拍照，終於忍不住說：「你們拍那麼多照片，總也要問我們買一支殼仔絃吧！」我們抓抓頭皮，懷著歉意離開。過不久，當我們再度折回時，發現他們的攤位已經被一個賣「鹹酸甜」的攤位取代了。生意清淡的兩位老人，敢是提早

打從市集開張的前幾天，這陳老先生就在這廢置的競選演說台上搭個舖子過夜。

收攤回去了？

昔時，籬筐會上打搖鼓賣針線，南北來的乞丐也來拍響鼓，唱「郭子儀」和「大拜壽」討錢！

只要有廟會夜市的地方，一些浪跡全省的乞丐，就會聞風來到。就在靠小吃攤子的一個角落，我們看到一個患水腦症的孩子被擺在娃娃車上。車前擺了一個供人丟下銅板的低盒子。在「籬筐會」上喧囂的人潮裡，邀人憐憫討乞金錢。據一位當地的居民說，這個「大頭娃娃」從去年開始，只要有夜市或趕集的地方，就可以看到他和他背後的老丐。我看著「大頭娃娃」扭動著失去平衡的身體，兩眼空茫、無邪地看著向他投以奇異眼光的人潮。據說，這被買來當作行乞道具的，患了水腦症的小孩，已經五歲了。

叫賣補藥和春藥的現代江湖郎中，在市集的那一頭，以脫衣舞孃招徠純樸的農民顧客，一整個「籬筐會」上，合計起來約有2000多個攤位。但賣傳統手工藝的生活用品

陳說：「那個和尚呀，是觀音山上的隱士。他從不去跟人家化緣，全靠採青草下來販賣，修行過日。」

看起來賣竹籃子、簍子和農具的攤子上，生意最為冷淡了。當我們經過販賣牛具的攤子時，突然想起前一天在公園的老人林清池說的：「咱們庄裡就只剩兩隻牛了。那些賣牛具的，死會了，免賣啦！」我看著一位賣牛軛的小販，抱著他的孫子，百般無聊地倚坐在牆腳下的



賣竹梯的陳新基老先生，今年77歲。他說年年的「籬筐會」他都來趕熱鬧。《前後都45年囉，沒有一年我沒來過！》他說。



攤位只佔大約 5%，與現代工業大量製造出來的各色便宜的工業製品攤位相比，在價錢和數量上根本就不能與之相抗衡。賣簞子和籠子的攤販在晚上八、九點就草草收場了。而賣竹梯子的陳新基老先生還在人家的屋角一隅苦苦支撐著冷清的場面。

陳新基老先生，現年七十四歲，燕巢尖山村人。打從二十九歲開始，他就每年來「籬筐會」賣梯子，不曾間斷。除此之外，他也製作了十幾個竹架子，專門出租給籬筐會場上的攤販們使用。

「我以前在高雄是做豬仔生意的，」陳老先生說。「做了一陣子，覺得不行了，只好回老家種田，種芭樂。這些竹梯子全是我利用農閒時製做的。反正竹材也不用錢。做好了竹梯子兩百、三百地賣，賺個

像這樣擺著一個水腦症小兒引人憐憫的乞丐，常常跟著全省各地的市集和廟會行乞。

傳統手工藝品，在新的工業製品的競爭下，「籬筐會」上的生意，畢竟一年不似一年！市集結束，把沒有賣的出工藝品擺在車上，準備收市回家。

零用，買香煙啦！」問起以前「籬筐會」和現在的異同時，陳新基老先生說：「從前『籬筐會』上賣的大部份是鄉下人幹活需用的東西，還有一些平常時在街市打搖鼓賣針線、水粉的啦、拿竹尺賣布的啦、修理時鐘的……全都趕到集上來！連五路南北來的乞丐也會來拍響鼓，唱『郭子儀』和『大拜壽』討錢。」陳老漢還說以前「籬筐會」上的人和貨色，都比較單純，手工藝品、農業產品較多，社會風氣也比較樸素，不像現在，集子上什麼死人骨頭都有。「他們賣的很多東西，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怎麼用。可能到死了都還用不到哩。」他說著笑了起來。那些賣草藥的攤子也都一一打包，準備收攤子了。看來整個籬筐會上只佔 5% 攤位的傳統手工製品的攤子，至此只剩下等收竹架子的陳新基老先生一個人了。而這時，却也正是「籬筐會」最為熱鬧的時段。在輝煌的燈火下，千餘個各式

工業產品的攤子邊，穿梭著越來越多人潮，交易也越來越興旺。

將來，恐怕連一只籬筐也沒有了！

「我們這些舊貨色，已經跟不上時代了。不信，你提著竹籃子去高雄街仔賣看看，人家不笑你是『田蝸』才怪哩！」陳老先生坐在竹梯上幽幽地說。而遠遠望去，半夜的岡山「籬筐會」直如一片燦煌的燈海。這個時候，整個「籬筐會」裡，恐怕連一只籬筐也沒有了！

走在 11 點多的「籬筐會」裡，我感到如同置身十里洋場之中，現代大眾消費品成堆成山地排列著，宛如一個大型的商品展覽會，也像一座露天的大超級市場，不斷地刺激著人們的消費和購買的慾望。我想，過去傳統「籬筐會」那種配合人們生活時序，因應農需的社會功能，恐怕早已消沈在那一片燈海之中了吧。

10月7日
~
31日

雜誌文化
展現年度成果
的嘉年華會，
邀您共享
這一季的繽紛

The Month of Magazine

1986 雜誌月

全國一流雜誌的立體獻禮

文化的巨視 心靈的躍昇

策劃 / 楚雲
主辦 / 光統圖書百貨公司 · 皇冠藝文中心 · 廣播藝術坊

1. 「雜誌文化與生活」系列演講

(一) 文藝類 10月7日週二 ■主持 / 楚雲(中廣)

- 皇 冠 平鑫濤 「文藝雜誌與生活」
- 聯合文學 張寶琴 「文藝雜誌的新動向」

(二) 經濟類 10月9日週四 ■主持 / 閻大衛(中廣)

- 統 領 黃明堅 「一本財經雜誌的使命與挑戰」
- 突 破 梁雲芳 「為求突破性的業績」
- 管 理 吳福成 「你需要什麼樣的管理制度？」
- 生 產 力 郝明義 「實戰的經驗與智慧」

(三) 綜合類 10月14日週二 ■主持 / 葉樹嫻(中廣)

- 光 華 盧惠芬 「中國人看世界」
- 遠 見 王力行 「遠矚高瞻·見多識廣
——談「遠見」的創辦與理想」
- 讀者文摘 林瑞遠 「讀者文摘的故事」
- 文 星 陳怡安 「復活與祈禱」

(四) 女性類 10月16日週四 ■主持 / 田麗雲(中央)

- 女 性 秦慧珠 「那一種女性最快樂？」
- 婦女雜誌 林 芝 「婦女雜誌的回顧與前瞻」
- 黛 董明輝 「一場永不悔悟的驚艷之旅」

(五) 音樂影劇類 10月21日週二 ■主持 / 趙婉成(中廣)

- 罐頭音樂 賴郁芬 「生活中的音樂觀念」
- 世界電影 梁 良 「電影雜誌在台灣」

(六) 人文類 10月31日週四 ■主持 / 劉 屏(中廣)
凌爾祥(正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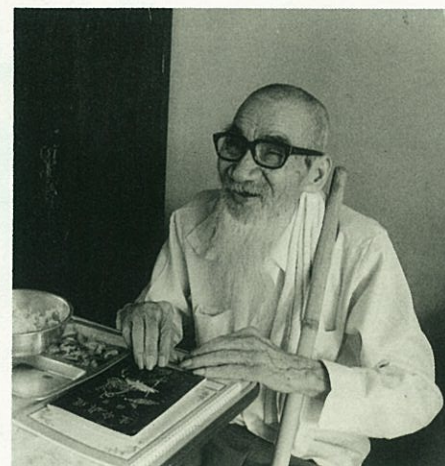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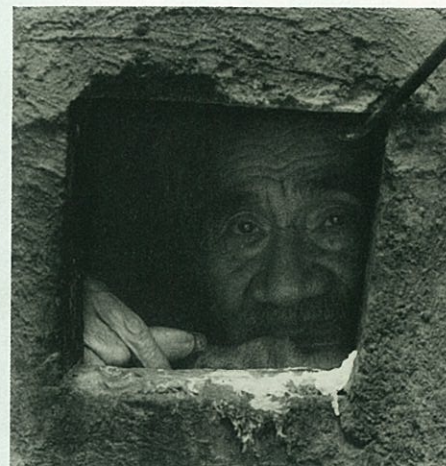
- 人 間 陳映真 「雜誌的人間性
——從日本雜誌最近趨向談起」
- 張 老 師 余德慧 「感性的關懷·理性的愛」
- 生 涯 王慧君 「工作智慧生涯路」
- 當 代 金恒煒 「『當代』出版的意義」

時間 / 晚上七點
地點 / 皇冠藝文中心五樓

2. 雜誌月雜誌特展

時間 / 10月7日至31日
地點 / 光統圖書百貨公司(北市重慶南路一段60號)
皇冠藝文中心(北市敦化北路120巷50號)

人間雜誌使幽囚21年的買主生 重獲自由和新生！



買主生，一個楠西的莊稼漢子，今年78歲。小時候讀過漢學私塾，愛讀章回小說。20多年前，精神發生了異常，燒人家的甘蔗園，任意取人家畜，有時候找人吵架滋事。無法支付精神科醫療費用的家人把他囚錮在一間水泥小屋，一住就是20年。20年來，除了和自己說話，生活在他那異常的精神世界，他唯一的朋友是另一個身智上的殘廢者跛脚宗仔……
人間雜誌第七期(1986年6月)披露了這個淒悲動人的故事，報紙和電視台爭相轉載

追蹤。一個月以後，在輿論的關切下，買主生不但被放出來，還被送到當地「仁愛之家」養老，並且接受治療……
類似這樣的真實、認真、深入的現場報告，人間雜誌上還有很多，對台灣少數民族、生態環境、文化、青年、社會和生活圖文並載的報告，不勝枚舉，充滿了對人和生活的關切、理想與信心，出刊以來被台灣文化界重鎮喻為標示台灣文化和精神高度的優良雜誌。

這本雜誌，需要您的支持和參與。現在，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雜誌。

■慶祝創刊週年·免費贈送全年新訂戶……

為慶祝「人間」創刊週年，擴大全年訂戶凡9月、10月、11月中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者，免費贈送「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1-4)及(5-8)二巨冊，價值1000元，或全年12期外另贈2期(每本只須105元)。劃撥時請註明。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1號1樓
查詢電話：(02)7027609/7056801/7040061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消失的蝶道

有誰能了解蝴蝶蛻變的痛苦

由於豐富多樣的生境，
更由於孤懸大海之中，
有400多種不同的蝴蝶生息在台灣島上，
成爲世界昆蟲學界艷稱的自然資產。
然而，捕蝶取翅製成各式工藝品輸出的「蝴蝶工業」，
每年要捕殺2000萬隻以上的蝴蝶！
美濃黃蝶翠谷的30多種蝶類紛飛的著名蝶道，
在愚昧和貪慾的捕殺中，
註定了永遠消失的命運……

攝影■蔡百峻
撰文■洪素麗



採蜜中的無紋淡黃蝶。
在美濃鎮東北的廣林村茶青角山和
廟後尖山入口，
往時每年五、六月，
是淡黃蝶最多的時期。



這

裡是美濃溪上游雙溪的源流。翻過幾座山頭，那頭便是六龜了。美濃在玉山山脈尾閭側方，像一個傾斜的盆地，終年綠色農作不輟。鍾理和寫的笠山還在，蒼老的平妹依舊可親。

我們隨小說家吳錦發兄弟來美濃。我稱錦發是「兄弟」，因為他是那種很能和人稱兄道弟的朋友。鍾理和先生的哲嗣，小說家鍾鐵民一家圍繞在果樹林的青翠中，使盛夏七月的焦渴，竟有世外清涼的况

味了。

我喜愛的美濃，一直是美得濃烈！

猛禽的噩運

次晨一大早起來，沿雙溪走，水位很淺，但還十分清澈。白腰雨燕在天空裡穿梭不停。大捲尾、小捲尾、褐頭鷓鴣、白環鸚咀鴨、五色鳥……等等開始和我結識的台灣鳥種，一一現身，令人神迷。一隻大冠鷲在頭頂上盤旋，發出「餓呀，餓呀！」類似呼救的長鳴；牠的羽翅很凌亂，大概正在換羽，扇形尾羽中間漏掉了兩根。牠是我回鄉來

後首位熟悉的猛禽。牠對我，似乎有某種特殊意義——在一個生態環境有急促傾斜的危機時，猛禽科的鳥類理應是第一類型大量驟減，以至滅絕的受害者。二十年前，美國DDT殺蟲劑盛行之時，禿頭鷹等大型猛禽鳥類瀕臨滅絕，就喚起了科學家與羣衆對DDT危害生境之烈的認識。

就一個敏銳、嚴肅的賞鳥人而言，我回鄉後頭一個關注的對象是——猛禽鳥的出現率！

老實說，情況是叫人憂慮的。對於這點，台北、台中、高雄鳥會的賞鳥人們，都比我清楚。

沿著溪畔的山坡，總是看到有人在砍伐竹林。碗口口徑大的竹林，嘩嘩喇喇地倒下來時，是一種巨大的折騰切齒之聲。我心裡自言：這塊山坡地又要「開發」了！

也許是因為不是假日的緣故，溪畔兩三家冷飲店，顯得冷冷清清，招牌上也寫著出賣蝴蝶標本，山羊肉、野豬肉等。我進去巡看一下，看到關在籠子裡的，受傷的猴子與竹鳥和畫眉等。空蕩蕩的店面，沒有蜂擁的遊客。每日進來黃蝶翠谷的班車，早晚各有一班，可見這裡還不是「熱門觀光區」，還未被「開發」，真幸運呀！

淡黃蝶的顏色，
是那麼美麗的黃色。
當她們靜靜地伏在水邊的
碎石上，
就像一灘淡黃色的影子，
只有安靜的美麗，
是大自然隨意擺置的，
只有夢裡才有的
淡黃色的小盆花嗎？



雌蝶與雄蝶的比例相差很大，
大多50-200隻成蝶中，才有一隻雌蝶，
因此雄蝶間的競爭十分激烈。
這是說不出有多幸運的雄蝶的洞房式。

然

而，不幸是這裡的黃粉蝶老早就被注意、被捕捉、殺戮、外銷出售了！使首位發現黃蝶翠谷的蝴蝶專家——陳維壽先生，悔恨不該張揚出去，以致黃蝶翠谷受到浩劫，至今猶未已。

沿著淙淙水流的溪澗，鳥在鳴唱。放暑假的孩子泡在河裡游水；黃粉蝶漫漫飛揚如薄薄紙片。牠們的顏色是那麽美麗的黃色。當牠們靜靜伏在水邊碎石上時，就像一灘淡黃色的影子，只有安靜的美麗，是大自然隨意擺置的小盆花啊！

然後牠們有如塵埃漫揚起來。零零落落的粉蝶，飛在過路人的肩膀、髮梢和背上。花瓣的零散，也不會比黃蝴蝶漫天飛揚更美！櫻花落地如雪，落英便全堆在一地了。而蝴蝶並不完全落地。牠是閃動的、低徊的；若有所思，若有所尋，一大羣黃蝴蝶漫空飛揚的色彩

景觀，得諾貝爾獎的作家——馬奎斯，或許有過相同的經驗罷？黃蝴蝶漫飛上下，確實有某種超現實的意味。然而就佛境而言，它應該比「天女散花」更入世的平凡真境罷！

斑斑蝶屍

這麼美麗的「平凡真境」，却有三十來位當地人，手持捕蝶網和錫桶，對黃蝶惟恐不能趕盡殺絕之！這捕蝶人中，有老先生、有學童、有婦人。我不會說客家話，只能用台語焦心地問我遇到的每一個捕蝶人：「為什麼要捉蝶？捉蝶收入這麼好嗎？蝴蝶讓牠飛，不是很好看嗎？不要再捕蝶，可以嗎？」

如果是純說客家話的，就對我相應不理；學童們則天真地說：蝴蝶是永遠也捕捉不完的。老先生頭一次耐心聽我講話，抗辯說，蝴蝶幼蟲吃樹葉，把樹葉吃光了。再說他只捕雄蝶不捕雌蝶。我再問中盤怎麼收購？開價多少？每天捕多少蝴蝶？



賺多少錢……他就已開始對我產生敵意，想要走避了；惟一透露的是：三隻蝴蝶賣得新台幣一塊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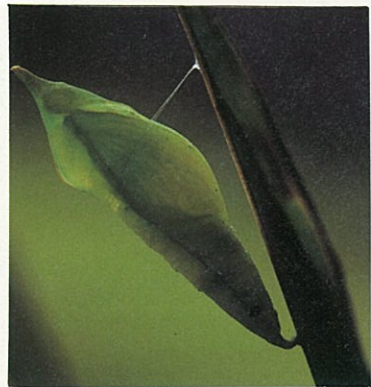
據陳維壽先生的文章裡說：美濃的黃蝶翠谷約有三十多種蝶類。其中最普遍的是「銀紋淡黃蝶」與「無紋淡黃蝶」。我也見過許多美麗的鳳蝶。捕蝶人是不管哪種稀有、哪種普遍。洒把尿在河灘上，就會有蝴蝶聚落下來。捕蝶人一網罩住，然後用手指一隻隻捏死，丟進錫桶（大號的奶粉罐）中。翅膀撕裂的，或一把丟入錫桶時跌

出桶外的，捕蝶人也不管，逕自走向他處捕蝶。但見捕蝶人所過之處，蝶屍斑斑，我拿筆記本一隻隻撿起蝶屍，壓進冊頁去，黃色磷粉沾滿了我的手指；大自然的美，原來是這麼不堪維護啊！

為戰爭造林， 帶來黃蝶世界

黃蝶翠谷之會成為黃粉蝶的優良棲息環境，乃是因為在一九三六年前後，日本開始蠢蠢要對中國大陸發動戰爭，選擇美濃溪畔為種植槍托用的鐵刀木的最佳處所。於是大

量砍伐當地原木材，廣植鐵刀木。鐵刀木是一種闊葉喬木，長得高而茂盛，正好是蝴蝶的優良棲息地。蝴蝶於是大量繁殖。雌蝶一次產卵五十到一百五十粒，集中在一張鐵刀木葉片上。蝶卵孵出的幼蟲，有強有力的大顎口器，適於咀嚼。幼蟲孵化的第一頓餐點是卵殼。卵殼吃掉之後，開始吃鐵刀木的葉子。幼蟲有羣聚性，羣集吃葉片長大。整個成長過程中要蛻皮四次，並且逐漸沿樹幹往下爬。最後爬到附近植物上，由毛毛蟲的幼蟲，蛻化成蛹。化蛹時仍保持羣居習性。



無紋淡黃蝶的幼蟲。
一年之中，淡黃蝶可以有
3-4代的繁殖(左)。
淡黃蝶的蝶蛹也很美麗。
蛹也是蝴蝶過冬的
重要生命形式之一。
春初三月，淡黃蝶，
才破蛹羽化而出(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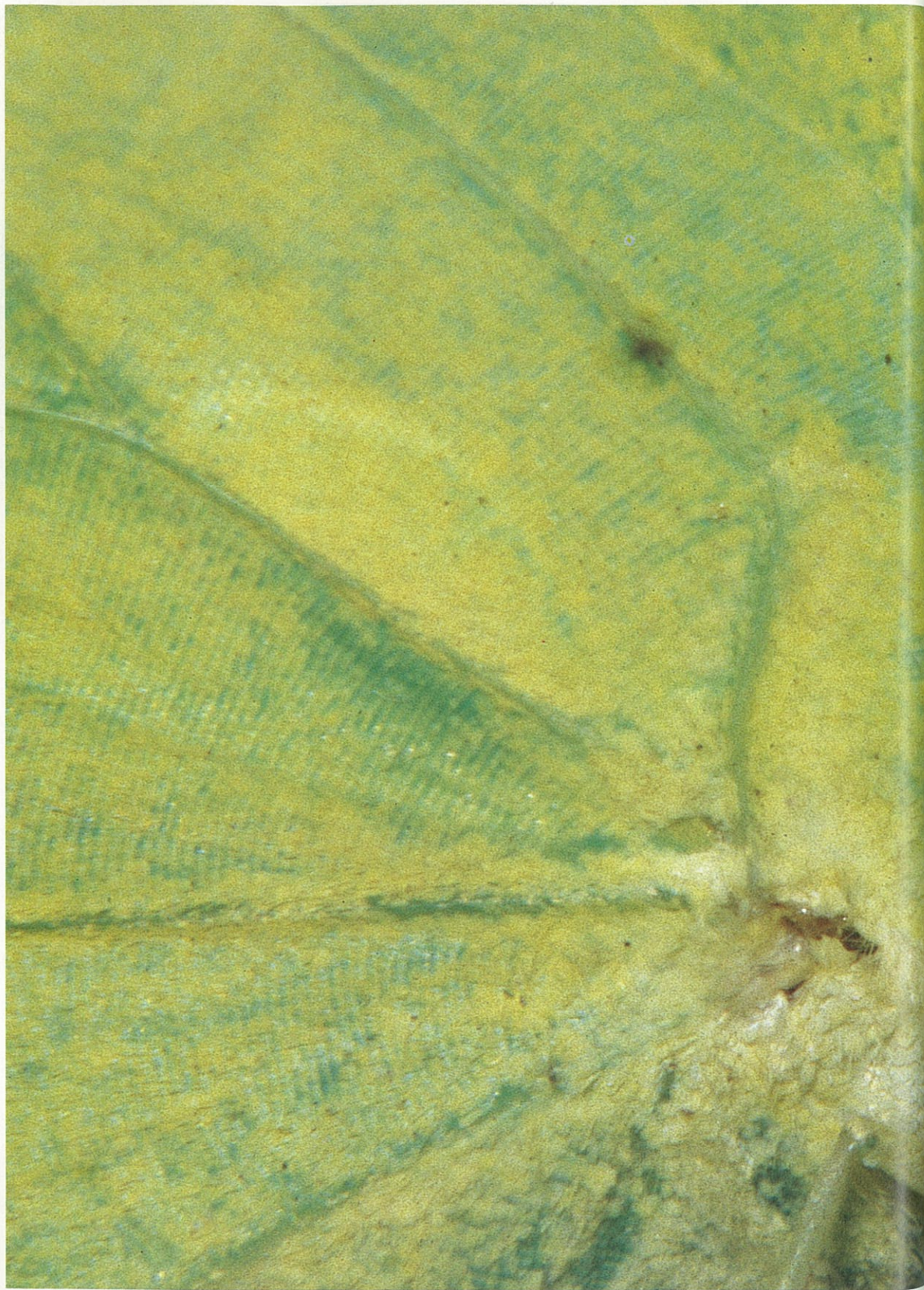
蛹

蝶渡冬時，可以
以卵的形式、蛹
的形式、甚或是
蝴蝶冬眠的形式
渡過寒冬。到春
初三月，蝴蝶化

蛹飛出，或冬眠甦醒，在初日照
射下，曬乾羽翅，鱗粉閃閃發光。
蝴蝶退掉幼蟲時期適合咀嚼的大顎
小顎等口器，形成一根細管，吸食
花蜜、露水、濕地上的水、樹幹分
泌的樹汁、野生熟果的汁液，甚至
是動物的糞便與尿液。這根吸食管
在不用之時，可以捲曲起來，收到
頭部下方。

嚴酷加上嚴酷的生存條件

蝴蝶的生活史，一般只有兩個月
至半年。在黃蝶翠谷，淡黃蝶一年
可以有三代至四代的繁殖，代與代
間有重疊現象，顯示繁殖頻密。從
卵到幼蟲到蛹到成蟲，每次蛻變，
都是一項相當嚴重的生存考驗。尤
其雌蝶與雄蝶數目比例相差甚大，
大約五十至兩百隻成蝶中，才有一
隻雌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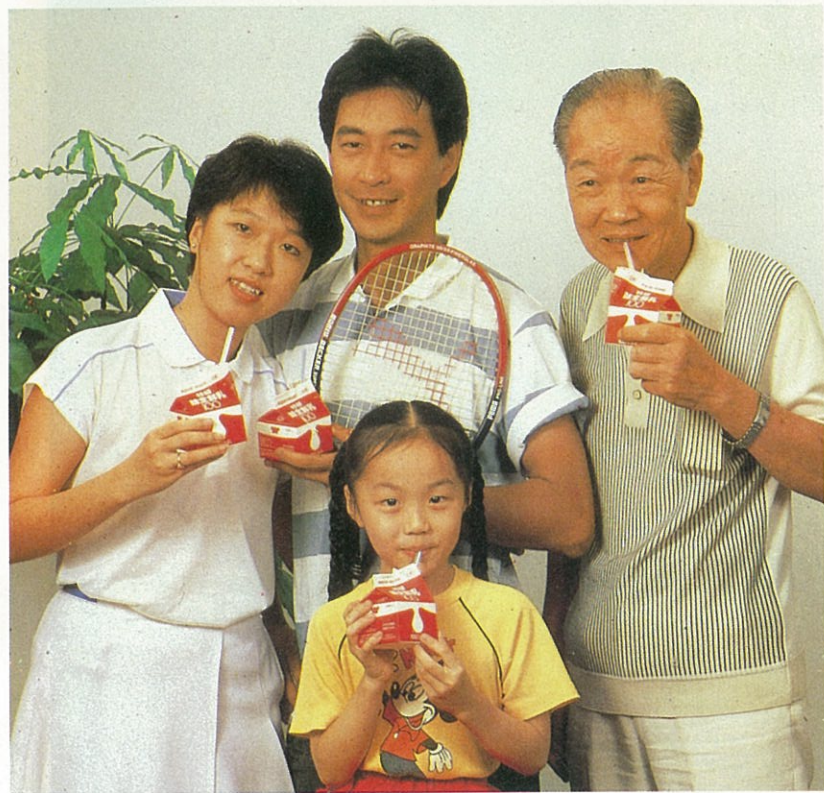


無紋淡黃蝶，
以一根細管吸食花蜜、露水、
濕地上的水份
和樹幹分泌出來的樹汁。
細管不用時，
可以捲起來收到頭部下方。



味全鮮乳·三種選擇

讓每一個人都有適合自己的鮮乳!!



味全特級鮮乳100 適合一般男女老幼

鮮乳內的蛋白質、維生素、礦物質...等營養素，以適當、理想的比率存在，是營養最豐富、最接近完全的食品。多喝鮮乳，常保健康，味全特級鮮乳百分之百生乳製造，是一般男女老幼最理想的營養食品。



味全鮮乳

味全 低脂肪 鮮乳

適合注重身材和健康的人

「低脂肪鮮乳」的脂肪含量只有一般鮮乳的一半(脂肪含量2%以下)，其它營養成份完全和一般鮮乳相同，最適合注重身材和健康的人飲用。對怕胖者而言，低脂肪鮮乳真是少一分脂肪，多一分輕盈健康，大可以放心享受鮮乳的營養。



味全 低乳糖 鮮乳

適合喝鮮乳會腹瀉的人!

國人中90%成人和部份兒童對鮮乳中的乳糖會有吸收不良的現象及有腹瀉、腹痛和排氣多等症狀，醫學上稱為「乳糖不耐症」。「低乳糖鮮乳」是在鮮乳中加入乳糖酵素，預先將鮮乳內的乳糖分解成易吸收的葡萄糖和半乳糖。經過乳糖分解的「低乳糖鮮乳」具些微甘甜味，營養成份及熱量完全和一般鮮乳相同，而更易消化吸收，可使乳糖不耐症者不必再擔心會腹痛、瀉肚子。「低乳糖鮮乳」同時適合虛弱的病患及喜愛甜味的學童，一般人也可飲用。



雄

蝶求偶競爭極為激烈，常常雌蝶羽化未乾時，等在一旁的衆多雄蝶，已經迫不及待要蜂擁上去，

強行與之交配了。

每年補蝶兩千萬隻！

蝴蝶擇偶不易、交配不易、蛻化不易，再經捕蝶人大肆捕捉賣給手工藝工廠，把羽翅拆拆剪剪，粘成圖案，作成茶墊、圖畫、提包、籃子的嵌鑲裝飾品，就是所謂的台灣著名的「蝴蝶工業」了！如此一來，蝴蝶數量焉能不年年銳減？



鐵刀木是一種潤葉喬木，高而茂盛，正好是無紋淡黃蝶大量棲息和生殖的優良環境。



台

灣號稱蝴蝶王國，大約有四百多種蝴蝶生息在這寶島上。這是因為島嶼的特殊環境，提供了蝴蝶適宜的、多樣的生境，並且也因為台灣孤懸海中，遠離大陸，使蝴蝶原有的春秋兩季遷移的習性泯滅，而世居於台灣。美麗的蝴蝶，應該是台灣得天獨厚的自然資產。不幸，據謝孝同博士的報告指出：在本世紀初，日本的昆蟲研究所在台灣南投縣埔里，正式成立昆生昆蟲採

取製作中心。這是利用蝴蝶翅膀製造及出售裝飾用的手工藝品的商業之始，也是台灣的蝴蝶工業的肇端。光復以來，蝴蝶工業仍盛行不衰，民國五十到六十年間，是台灣蝴蝶工業的外銷全盛期，捕蝶之風熾盛，全省各大蝶產地（埔里、美濃、屏東、蘭嶼），幾乎是由商家傾力僱用當地人無日無時地捕殺蝴蝶。保守的估計是：每年有兩千萬隻蝴蝶被捕捉，提供給三十多家工廠。這種蝴蝶工業，好年冬大約賺進數百萬美金外匯，提供了大約兩萬人的生計，也造就了數位以蝴



人間(75年10月)

福特第一批1500輛外銷車於台中港11號碼頭裝船運往加拿大



三十年的期盼，含淚的祝福

曾經，有一艘船，
裝滿了進口的汽車，
緩緩駛進我們的海岸。
曾經，有一塊地，
放滿了進口的汽車，
在我們的領土上。
中國人，你怎能不落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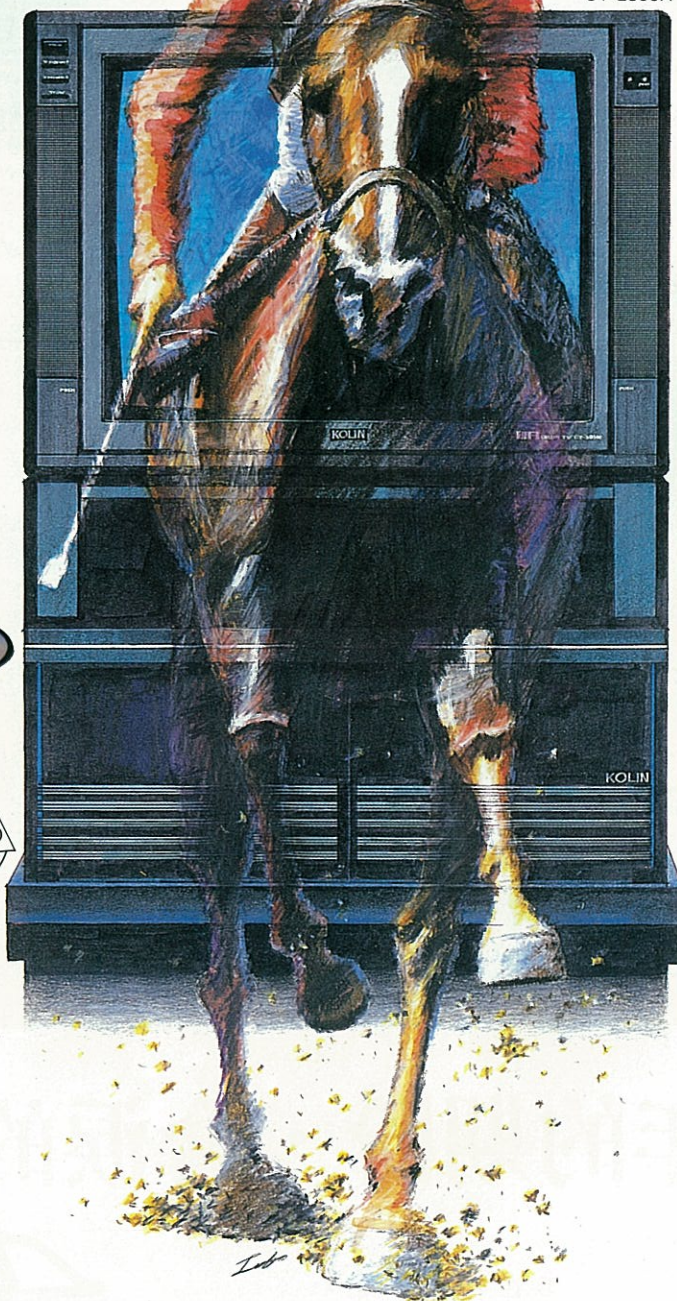
現在，有一艘船，
滿載著福特外銷車，
即將遠離我們的國家。
未來，有一塊地，
奔馳著我們的汽車，
在遙遠的加拿大。
中國人，你又怎能不落淚！



福特六和關心您

大螢幕·高畫質 **28**
World Square KOLIN

CT-2866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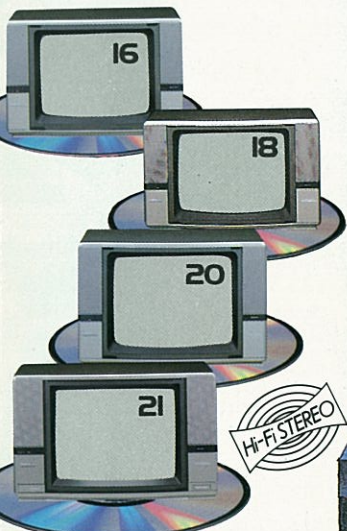
現場感

一匹匹閃電般奔馳的快馬，
讓您忍不住跟著場邊觀眾吶喊……
觀賞歌林高品位電視，
親身體驗最具現場感的視聽效果，
百聞不如一見。



1986視聽科技代表作
歌林視聽廣場系列
Sound Square

- 獨具300條水平解像能力。
- 日本原裝三基色陰極管萬能黑顯體。
- 廣闊自然的高品位音質 (HI-FI STEREO)。
- 多重微電腦文字(音量、定時開關、頻道、AV)顯示功能。
- 多元化音源A/V端子接 (AUDIO-VIDEO IN/OUT)。



High Quality
Position

歡迎光臨歌林全省經銷商、服務站參觀比較
歌林 高品位 彩色電視

歌林股份有限公司榮譽出品 保證售後服務
展示中心：台北3149973 / 台中2295072 / 高雄7224622

蝶工業白手起家的財主！
在埔里，我和一位曾經經營蝴蝶工業而致富的商家閒談過。他說，十多年前，埔里市區兩條大街全是賣蝴蝶工藝品的商店，一家連一家，現在式微了。「為什麼呢？是不是蝴蝶被你們捉得滅種了？」我問他。他却連連否認，說，蝴蝶棲息地的破壞才是主因。這點，我在謝孝同教授的一篇文章——「台灣的蝴蝶工業與蝴蝶保育」文中得到相同的訊息。他指出：「許多鱗翅目的種類，需要擁有自己獨特的、以及非常局部性的棲息環境。可預料的，當某種特殊棲息地被破壞後，生存其間的某種蝴蝶也就跟著消失——除非此種蝴蝶可以去適應另外型態的棲息環境」。

「蝴蝶工業」： 羞恥的印記

蝴蝶主要棲息在 23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林中，而全島自然環境破壞得最劇烈的，正是 2300 公尺以下的闊葉林帶。台灣的人口劇增；「保育」的觀念遠遠跟不上「開發」的觀念。全島各處，人跡所至，破壞性的「開發」也接踵而來：築路、開闢遊樂區、觀光區、發電廠、伐木、觀光大飯店……把台灣的自然景觀弄得一夕間面目全非。這是「進步」所必須的代價嗎？我極力在思索著這一個問題。還有另一個特別困擾我的問題是：為什麼中國人的「人文觀」特別強烈，馴至每每要凌駕於「自然觀」之上？好端端的一棵樹，一定要把它扭成古怪模樣，名為「拙趣」。看到好山好石，一定要「題壁留名」；好水好木，一定要築亭，搬幾個假山假石假瀑布來湊熱鬧。任

何一片無辜的山水，一定要取個無聊的名字，作為「一景」。在在都是「人文」干擾「自然」的例子，不勝枚舉。
這種對「大自然」藐視、放浪的態度，正是恣意破壞大自然的主因。正是大舉屠殺野生動物、濫捕蝴蝶而面不改色的生活態度。如果我們曾經有過「天人合一」的觀念，那只怕是個假象罷了。我們不會像馬雅人那樣敬重自然，不會像有兩千多年文化的非洲奈及利亞人那樣，和大自然和諧相處。我們的「人文主義」的觀念是利己排他的、自我中心的、沙文主義！
如果從對待大自然的觀念來檢討中國文化與民族性的本質時，會驚訝於這民族的畏天而不敬天的矛盾性格。我們對大自然的神靈有相當的感受力，會拜天拜地拜星辰拜老虎拜蛤蟆；但是吃猴腦熊掌豹膽，發展「蝴蝶工業」的我們，恐怕又是一種可以列上「世界奇聞」的特

異民族罷？
總之，「蝴蝶工業」在本世紀八十年代的自然保育的世界性呼聲中，是一項恥辱的印記。好在，蝴蝶工業式微的問題癥結，並未得到寸步的解決，那是——蝴蝶繼續在濫捕；闊葉林地繼續遭到破壞！
美濃與埔里，大概是在我飄泊異鄉中，刻畫在我心版上最鮮明的兩處台灣的美地。埔里的蝴蝶漫飛盛況，我不幸無緣親見。而美濃的黃蝶翠谷，却是一直映現在我心目中。我確實知道：黃蝶漫飛的景象，是真實存在的，不是馬奎斯筆下的超現實境域。
那條美濃溪上游，雙溪源流的蝶道，會有消失掉的一天嗎？會被伐木大卡車，以及呼嘯而來吃嚼山羌肉、野猪肉的觀光客所取代嗎？
(附註：本文部分資料取自陳維壽先生與謝孝同先生的大作。特此致謝。)



除了捕蝶人每年濫捕2000萬隻
供「蝴蝶工業」做材料，
山地開發，砍伐鐵刀木改種其他經濟植物，
根本破壞生態，
都在把淡黃蝶趕盡殺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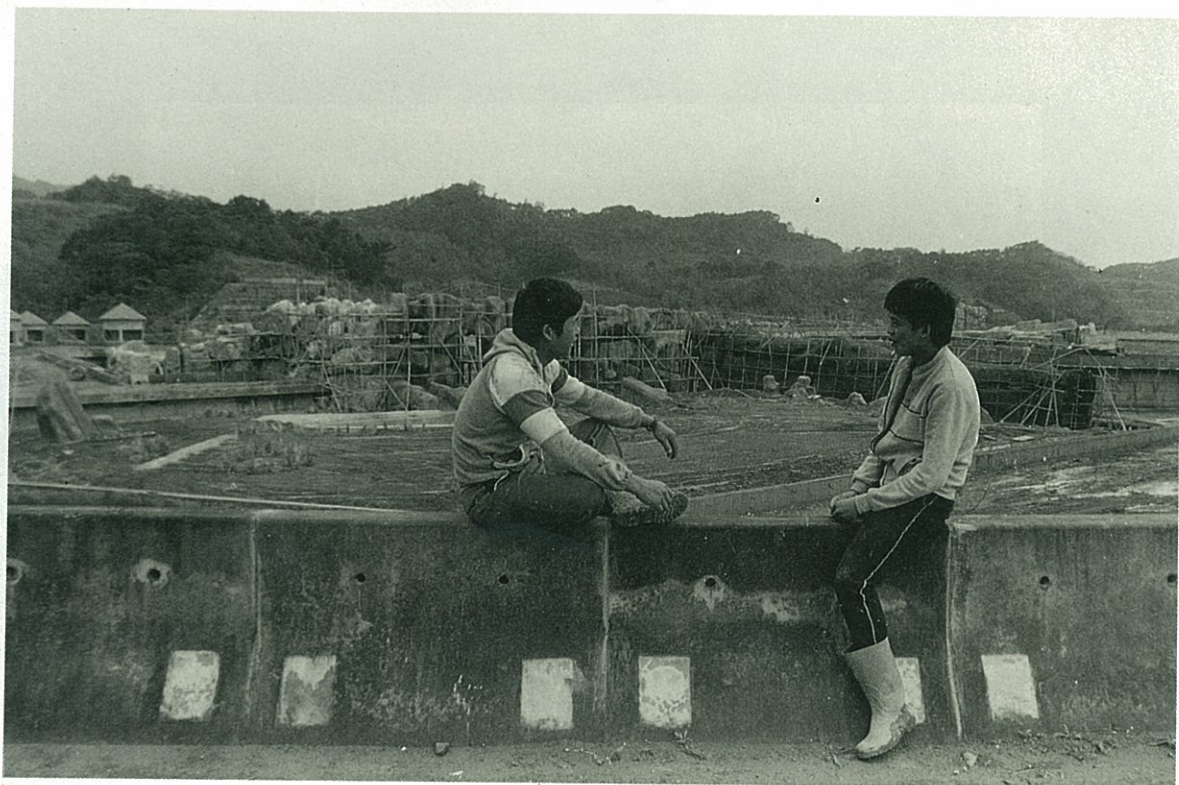
幫你們蓋那個 新動物園的 時候……

總預算70億元，
歷時13年，佔地182公頃的
台北木柵新動物園，
帶著無數規劃上、行政上的缺點，
預計在10月31日開張……
這裡以興建新動物園的山地籍轉包工人的視角
告訴您新園工程粗暴的精神面貌，
照見山地工人的自尊、挫折、鄉愁和祈願……

攝影■鍾俊陞 撰文■陳 麟



美玉從剛剛解散的舞蹈團來打工，
把她嬌小的身體懸在半空中綁鐵網造假山。
她的山地工人同伴都會為她捏過一把汗。



老喬和李文雄，中飯後聊著天。
背景是興建中的木柵動物園。

從今年春天開始的幾個月來，你們台北市的動物一直很風光。對我們這些正參與著木柵新動物園的建造的山地工人而言，那是令人十分欣羨的。

然而在這欣羨之中，我們却也隱約覺得，有些什麼更真切的東西被掩蓋了，被導向一個不太對勁的方向。

爲了動物搬家，許多傳播媒介先是報導了新園施工品質和工程一再延誤的事，並且擔心著動物們如何在短期內適應新環境，以及何時開放讓人參觀的事。然後在七月裡，所謂「台北市動物季」正式展開了。包含市政府在內的幾個公私機構，轟轟烈烈地推動起好幾項活動。負責籌劃和推動這項活動的，是一個叫做「明天創意協會」的組織。

我看過一本挺有名的雜誌上說，這個協會「集合了國內各界」的「金頭腦」，他們希望「把大家的

手，大家的心，繫在一起，藉著彼此關心動物大搬家，醞釀出社會的關心、熱心和愛心……企圖製造出『無中生有』的社會熱潮」。

於是，接連著推出了「認養動物」和「選拔我最愛的動物」的活動，並且也搞起所謂「熱情連線」，要人們熱情地沿路夾道送一批批作秀的動物遷來新園。

你們有一首歌，叫做「明天會更好」。這首歌據說也是這個協會出面企劃製作的。這首歌，我們幾個人也曾在動物園裡彈著吉他齊聲唱過。在歌聲的迴盪裡，我們曾經模糊地嚮往過歌中給我們的模糊的承諾。

只是，當我們下工回來，躺在動物園陰暗的工地裡，讓著那有著很好看的文字和圖片的報導，努力要去理解那歌詞裡的意義時，我們的心却是愈來愈冷的。我們發現，我們是孤獨的。社會的一些「熱潮」，原來却是需要去製造，去

「無中生有」的。啊，那些金頭腦！

對我們這些山地工人而言，生活應不需要那麼大的想像力。

愛也不需要。

台北木柵新動物園佔地182公頃。民國70年9月開工，耗資25億元，定於今年10月31日開幕，雖然在9九月底的時候，台北市的22位職員鑒於新園的工程缺失一大堆而緊急趕出延緩開園日期的要求。

5月的時候，我們有人打電話給動物園的王光平園長，請教他政府闢建新園的目的。

「爲了適應社會的需求，」他說。

「請問，所謂社會需求，指的是什麼？」

「就是社會大眾有這樣的需要，」這位被某些新聞記者形容爲因「操心新園的興建而白了頭髮」的園長說，語氣仍是那麼平穩。

而，我們，我們這些分別來自宜

蘭四季的泰雅族、南投的布農族、屏東的排灣族和花蓮的阿美族的數十位山地青年男女工人，正就是爲了滿足這個「需求」而在建造新園的工程中拼著命趕工程的工人。

只是，什麼又是我們的需求呢？

在熱鬧、歡笑和堂皇言詞的背後的孤寂、瘖啞和淚水，是什麼滋味？這是你們無論如何也不會理解的。

1

三月開始，春雨不時落在木柵的這個山谷裡。我們在冷冽的清晨起床，天地間常是霧濛濛的一片。我們穿起雨鞋，從住處穿過泥濘地到臨時搭建的廁所邊漱洗，然後八個人一桌圍坐著吃早飯，默默填實我們的肚皮。

八點正，我們扛起器材和工具，涉過滿地的泥濘，開始做工。

煮飯的阿桑，也是來自宜蘭四季部落的山地人。

整天裡，我們就像那些「金頭腦」一樣地搞「無中生有」。從焊鐵架和綁網到噴漿和噴漆，製造水泥灌成的假山和假石頭。

我們經常都是沾著滿身的泥漿和油漆下工的。而爲假山假石綁鐵絲骨幹的時候，雙手常常會起泡或被刺傷流血了。但這都是無所謂的；我們都是吃慣了苦的來自山地的孩子。

不少時候，我們做的並不是園內的工作。尤敏和小李就曾經數度被調去陽明山和林口交流道植樹和種草皮。那些工作也是我們的老闆轉包的。對於這種事，我們也是無所謂的，因爲在這一方面，我們已是習慣於隨意聽人使喚的人了。而且反正工資都一樣，五百元。雖然我們也知道，他們給幹同樣性質勞動的平地工人六百元以上，但這也是無所謂的啦。何況他還管我們吃住。我們的要求不多。

我們只是不能忍受一些基本性的、經常性的屈辱罷了。

有一天，康總管叫老喬和另一個山地工人抬噴漆用的發電機。老喬建議說：「多找幾個幫手比較輕



新動物園的假山假石，全是這樣「假造」出來的：
先打骨架、綁網、再噴灌水泥漿。

鬆，這樣，走到老遠的工地，就不必停下來休息了。」總管竟忽而勃然大怒：「你不想幹，可以滾蛋！」老喬繼續和他理論，康總管却說：「你想打架啊！」事後，老喬說，他原是一番好意，絕不是想偷懶。兩包水泥，他還是經常背著走。但康總管就是不能忍受我們山地人的任何不同意見。

這位康老總甚至於曾經這樣對著我們說：「我不高興的時候，你們也不准高興！」

他甚至於任意地把辱罵加在我們的整個族羣身上。你說說看，這不

是民族偏見，種族歧視，又是什麼？

有一次，尤敏坐骨神經痛的舊病又發了。他痛得沒辦法走路和上工。他也因此不好意思去跟別的工人一塊開飯。第二天晚餐，他終於拐著腿，隨大伙兒坐上飯桌時，康總管氣沖沖地對他說：「你們宜蘭來的山地工人，都是飯桶。」他把十幾個來自宜蘭四季的泰雅族男女全罵進去了。

而關於生病傷痛之類的事，我們這種臨時轉包工自然是沒有勞保的。若有急用，想向公司預支一點



工寮臨時食堂開飯中的工人。柱子上寫著：《每桌八位，坐齊開動。》

錢，當然也沒辦法。除非受傷，但頂多也只五百。而看到對方給錢時的臉色，我們總覺得自己真悲哀啊！

如非出於無奈，我們也不會下山來受這樣的日常的侮辱。

某些研究者認為，原住少數民族的落後與解體，和以漢人為主體的社會發展之間，有著結構性的相互關係。我們山地族羣淪落與崩壞的大略境況，是不是可以用這樣的認識來概況，我們也搞不十分清楚。我們只是覺得，隨著一般所謂「社會的進步過程」，我們的生活似乎愈來愈困窘了。我們活得愈來愈不快樂。我們常被逼著流落到平地城市，或者被逼上了更高的山上。我們離鄉背井，到處打零工，過起新時代的遊牧民的生活。

以我們宜蘭的四季部落來說，我們耕種的許多地，被山下來的漢人包租去種蔬菜了。因為他們的資本雄厚，市場熟。而我們山地主要特產的香菇，也因近幾年來山下漢人大規模的投資生產，發展出更新的養植技術而迅速敗壞價格了。我們自給自足的經濟破碎掉了。除了每年春來在自家保有的一些狹小的菜園裡種些青菜，或上山砍竹子或打

獵之外，在家鄉，每年差不多有四、五月的時間無事可做、無以謀生的。但日子畢竟要過，因此我們得下山去四處打工。每年的五至七月，我們有許多青年受雇去花蓮天祥附近的山中，做伐木的工作。十至十二月，則受雇爬到四、五十公

山地小學畢了業，小邱就流徙到平地城市裡討生活，因此他是台北市的「老鳥」（識途老馬），他也是代表山地工人和包商辦交涉的當然代表



尺高的危樹上，為你們森林開發處採種子。

當然，有更多的人去了海上或工廠，讀過一點書的，就當職業軍人或警察去了。

尤敏的媽媽甚至於遠赴梨山、棲蘭山、大禹嶺和大雪山做零工，做些採收水菓蔬菜以及施肥之類的事。

老邱是個典型的例子，從國小畢業，他就隨著鄉人到城市裡到處討生活了。

前年，他在萬華的茶室當過小弟，在通用電子上過班。去年，他配送過醬油和沙拉油，在三重的幸福戲院為開伙的員工洗碗。他也曾經到中和的一家豆腐店工作：早上四、五點多就起來做豆腐；中午，做包子；緊接著又做豆漿，直到晚上八、九點。月薪八千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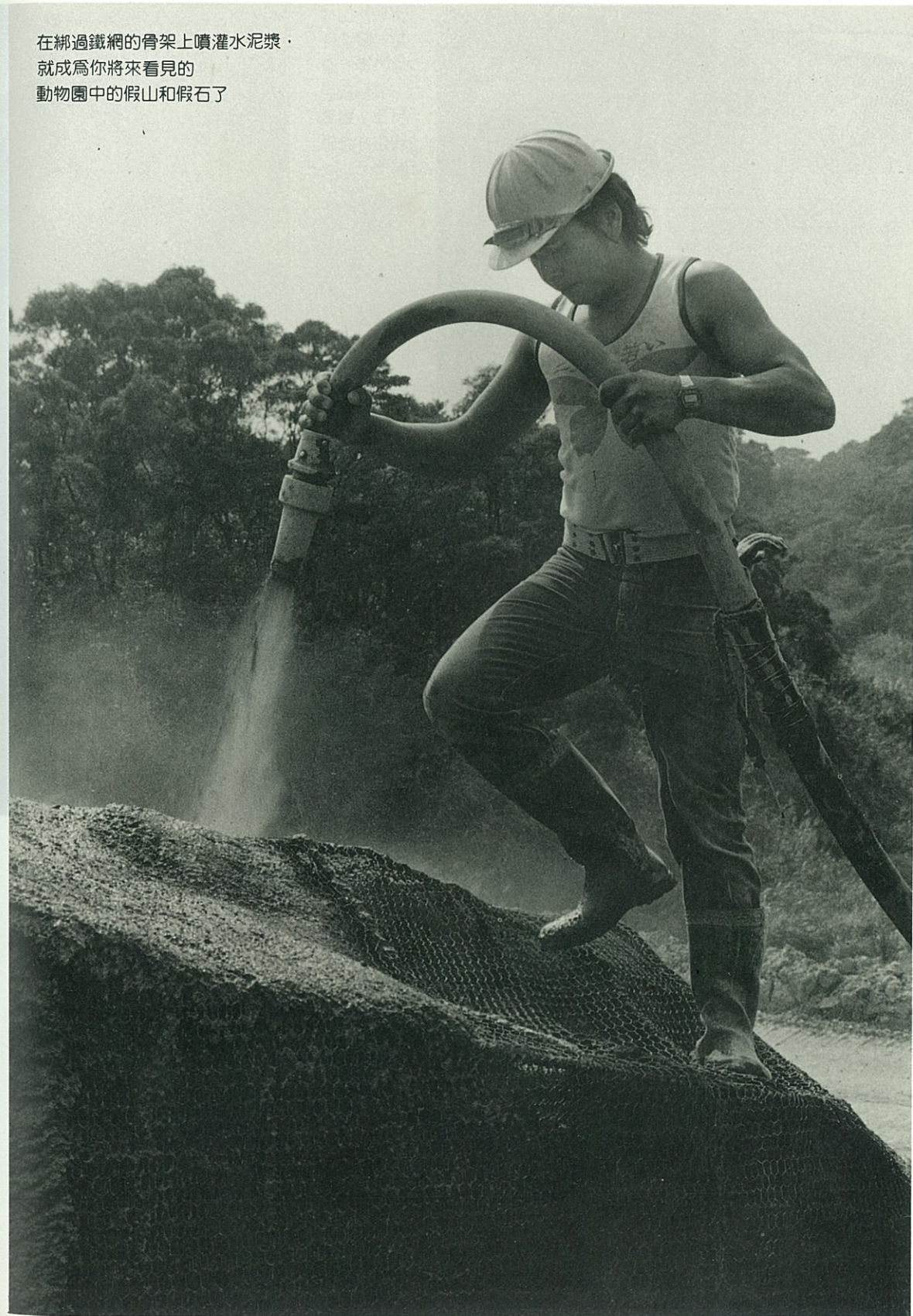
然後，這回他來到了動物園。這也是他早年在德基水庫做工時與我們這個工程包商認識的關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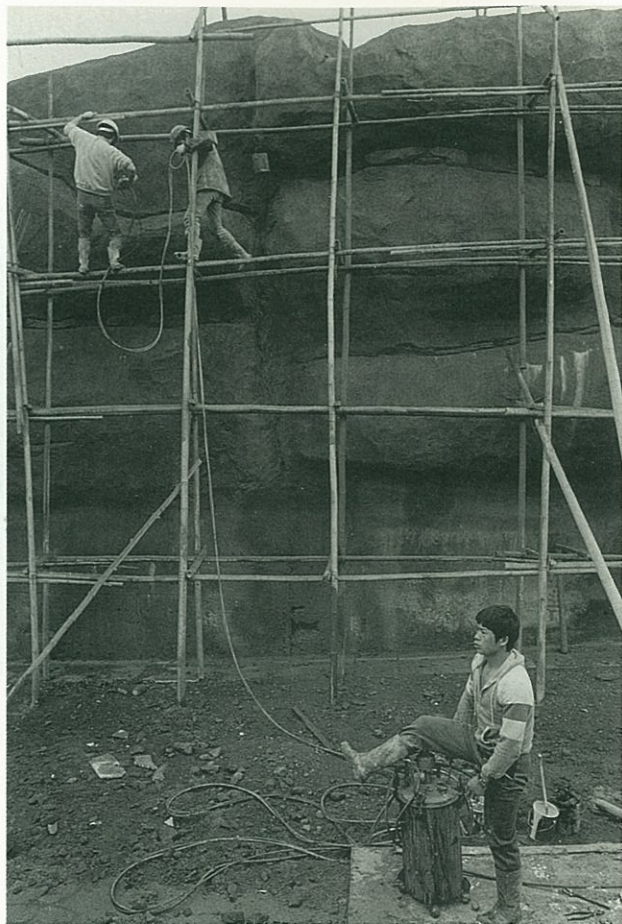
我們與我們的父母、兄弟和姐妹，彷彿都成了無根的人。我們四處為家。漂泊啊，可心裡老想着山上老家，一片天空，一片深綠……

2

在這個鬼動物園的工地上，我們

在綁過鐵網的骨架上噴灌水泥漿，就成為你將來看見的動物園中的假山和假石了





水泥假山成型，噴漆便是最後一道「造假」的手續了。老喬調色，老邱噴漆。

的「家」，先是在「非洲區」的一個山洞裡。

洞口窗口小小的，像老喬那樣的塊頭，走進走出幾乎都要哈腰低頭。但洞裡面却是頗寬敞的，大概有十一、二坪，用鐵欄隔成四個單位和中間的一條走道。洞後頭是一個小小的通氣窗，但因為木柵這個山谷風大天冷，這個通風口已經被我們用木板封住。我問過工頭，將來這個洞是要關什麼的？他笑說，要關狐狸。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但這也不是我們所關心的。反正，這個來日動物的堅固華廈，目前可以作為我們暫時的棲身處就是了。

我們通常約有二、三十個人分住在洞內的四個鐵欄內，包括四季泰雅族的全部男工人，以及來自屏東排灣族的男女工人。

春雨綿綿的那一段漫長的日子

裡，這假造的山洞也是我們晾衣物的地方。在我們的山洞附近，有一棟早就蓋好的水泥屋，空盪盪的，我們却不能把要晾乾的衣服掛到那裡去。公司說，那是屬於別的施工單位，不許我們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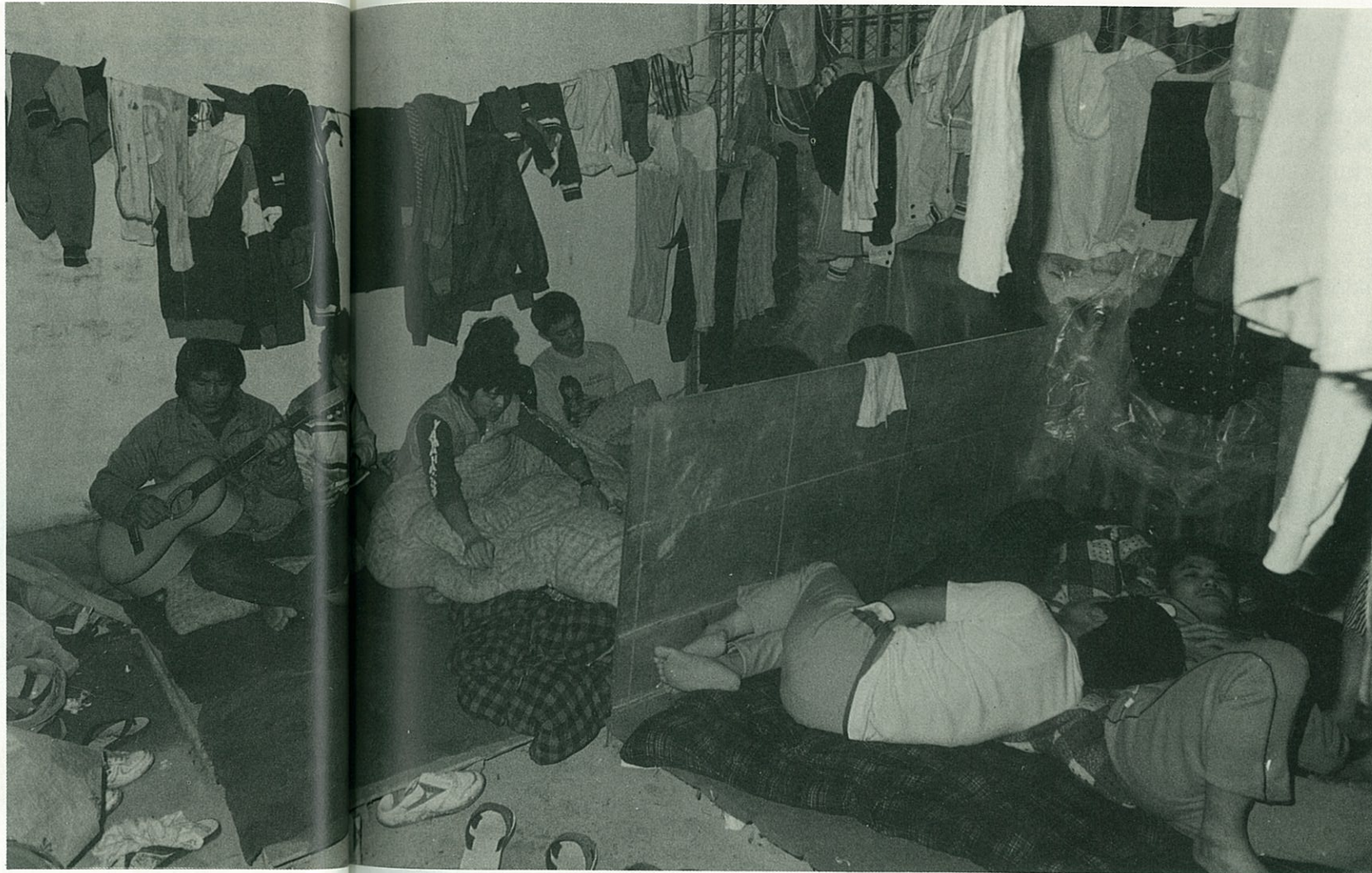
我們因此常常必須在那濕濕的衣褲下，在工作服上的油漆味和水泥漿味裡睡覺或休息。棉被當然也經常是潮潮黏黏的。

但這也是沒辦法的，無可爭議的。無論如何，我們必須習慣於在這濕霉的氣味裡睡去，以培養另一個工作日所需的體力。

其實，更潮濕的是我們的心。

四月初，清明節前幾天，我們住的那個假山洞要噴漆上色，我們因此奉命搬到一棟木板屋去。

木板屋位於一處小山腰的路邊，裡面隔成四個小室。隔間和整個周邊的材料都是三夾板，屋頂則是單



下了工，山地工人就住在他們為動物蓋好的「山洞」裡。

潮濕、窒悶、陰冷。但他們工餘聊天、唱歌、睡覺，全都在这裡面……

夜不能成眠。但久了，我們也就習慣了。

對於不同的生活環境和條件，我們適應起來特別快。這是苦命的民族生存所必要之能力吧。環境若不是我們所能逃遁的，我們就學習沒有怨言地接受吧。

3

繁華的城市則離我們很遠。晚上，從我們吃住的那片座落在動物園深處的地區北望，看見的是一團亮在天際的光暈，隔著一道森黑的，綿延的山頭。

即使是到最近的小街，摸黑用走路的，至少也需將近一個鐘頭的時

辰。

所以每天下工後，當我們洗過澡和洗過污黑的工作服，我們大抵只能倒進那侷促的住處，彈著吉他，唱一些歌，或是在縱恣的玩笑中互相取樂，或者只是靜靜地想幾回迢遠的山裡的家。累了，就睡覺。

我們深深地陷在那黑暗包圍的山谷裡，無人聞問，甚至無人知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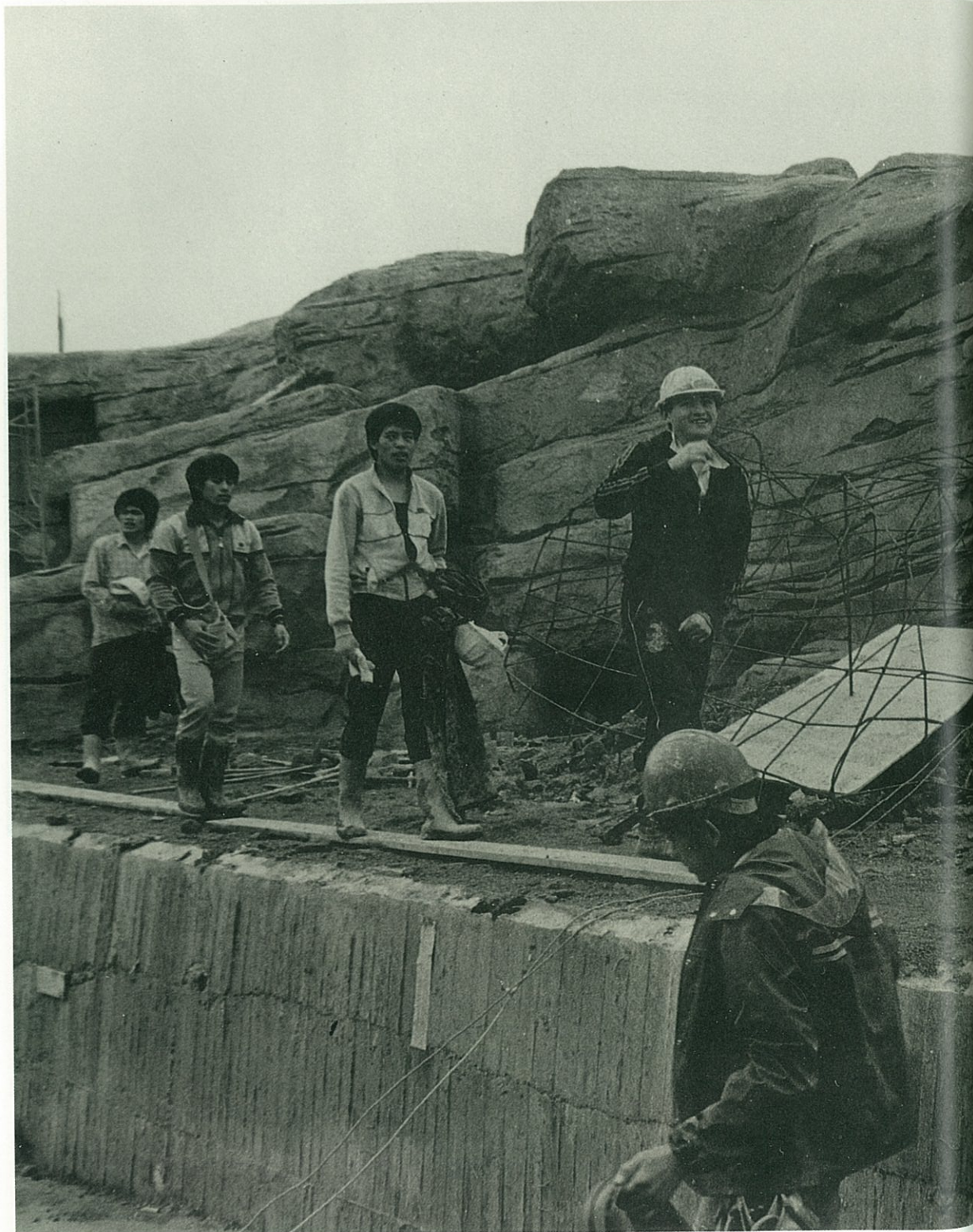
但和你們漢人一般印象不同的是，我們這些山地工人並不常喝酒。我們不需要用酒精來遺忘或排遣心中的悵結。我們互相勸著盡量存錢，然後寄回給家鄉的親人安家。

我們當中抽煙的人也很少；這又是和你們一般對我們的印象相異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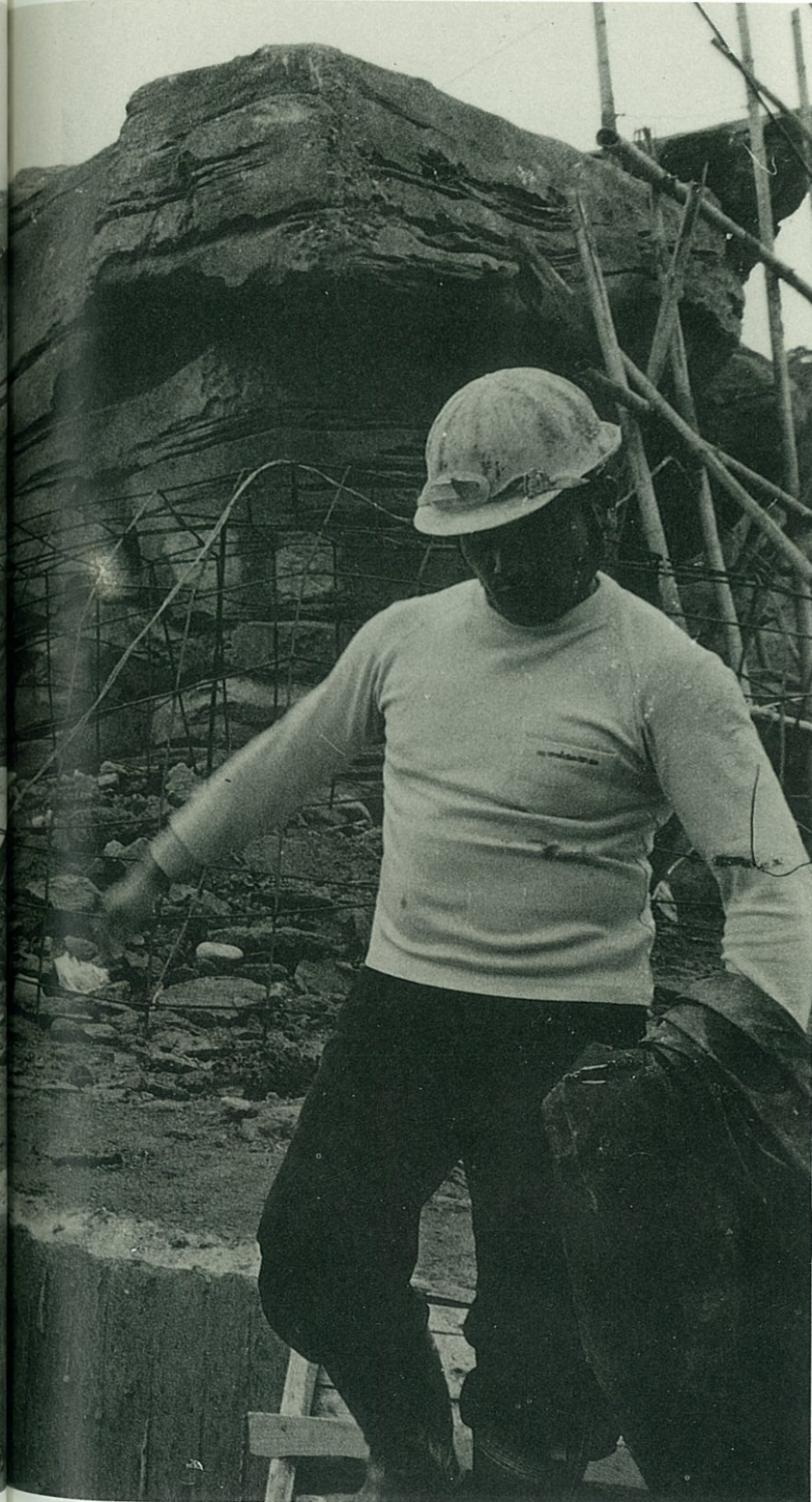
心裡的苦楚和寂寞，當然是有的。但不知道為什麼，我們大都已學會在清醒中去面對。或者，我們就用運動來消解一些憂愁、挫折，或者是憤怒。

即使是在中午下工之後和吃飯之間的短暫空檔裡，我們也用來打排球或羽毛球。那些平地的工作人員則遠遠地站在旁邊看我們打球。我們的笑聲在他們的身影與山谷間迴響。

李守龍甚至於經常在清晨四點鐘



從「野獸的洞穴」中
魚貫走出來上工的山地工人。



起床，帶著李文雄等好幾個人，在天色仍暗時，在木柵的山間小路上跑個把小時再回工寮來。他一直都是我們鄉運中一萬公尺賽跑的記錄保持人。去年他失去了他的最高紀錄。現在他決心要利用這下山打工的空餘時間，訓練自己，再奪回這一個失去的榮譽。

老喬則喜歡靠在床上看書，寫工作日記，偶而抬起頭來，說幾句幽默的話，逗出大家的笑聲。他總是說：「老是做這種零工，是沒前途的。」他努力充實著，希望為自己的將來拓展一條較為廣闊的路。

我們的苦，我們就獨自吞下去了。

但我們也有我們的尊嚴和期盼。

同時，我們也曉得，我們應該相互體貼和幫助。

因此我們也偶而會去探視座落在繁華都市裡的姐妹。

我們有四個在你們台北的酒廊上班的姐妹。從小，在老家的村子裡，我們都是玩在一起的。在台北算是個「老鳥」的老邱，終於和她們取得聯絡了。我們五個人要走進那家酒廊時，一個男服務生將我們擋住了，兩眼上下打量著我們身上粗賤的衣服。後來，酒廊裡上班的我們的朋友出來帶我們進去，那個燈光多彩卻又昏暗的室內。

她們被招待吃了一小小盤的水果。我們的心情一直怪怪的。沈重、尷尬，又深怕她們以為我們嫌棄她們。

深夜，她們下班了。我們一起去了一家火鍋店。先是被此有些不太自然和陌生。她們原已有些酒意了，却在火鍋前繼續猛喝烈酒。然後，她們一個接著一個哭了起來。紅梅飲泣著說：「讓我們仍是好朋友，好嗎？不要因為我們做這種事，就看不起我們。我們，也是為了生活啊……」

當我們要回到動物園睡覺時，八



我們來自宜蘭的四季部落。
我們這故鄉地勢高，除了夏天，幾乎終年罩著霧。
高冷蔬菜、竹、香菇是我們主要的出產。

分酒意的她們開始纏著要跟我們一起去。到了新園的大門外，她們更是硬要跟我們睡在那個潮濕的山洞裡。她們說：「我們要體驗一下你們過的生活，好不好？」

像我們那麼糟糕的住處，是不能讓她們見到的。她們的辛酸，我們知道了就好；我們的苦楚，應該只讓我們自己來承受。她們在園門外抱著我們又哭又鬧的。在那樣的吞淚的嬉鬧裡，我真切地感到了她們內心的疼痛，以及我們整個族羣的委屈和困辱了。

但無論如何，面對人間的一切摧折人的力量，面對艱苦的未來，我們最需要的是，保持我們的尊嚴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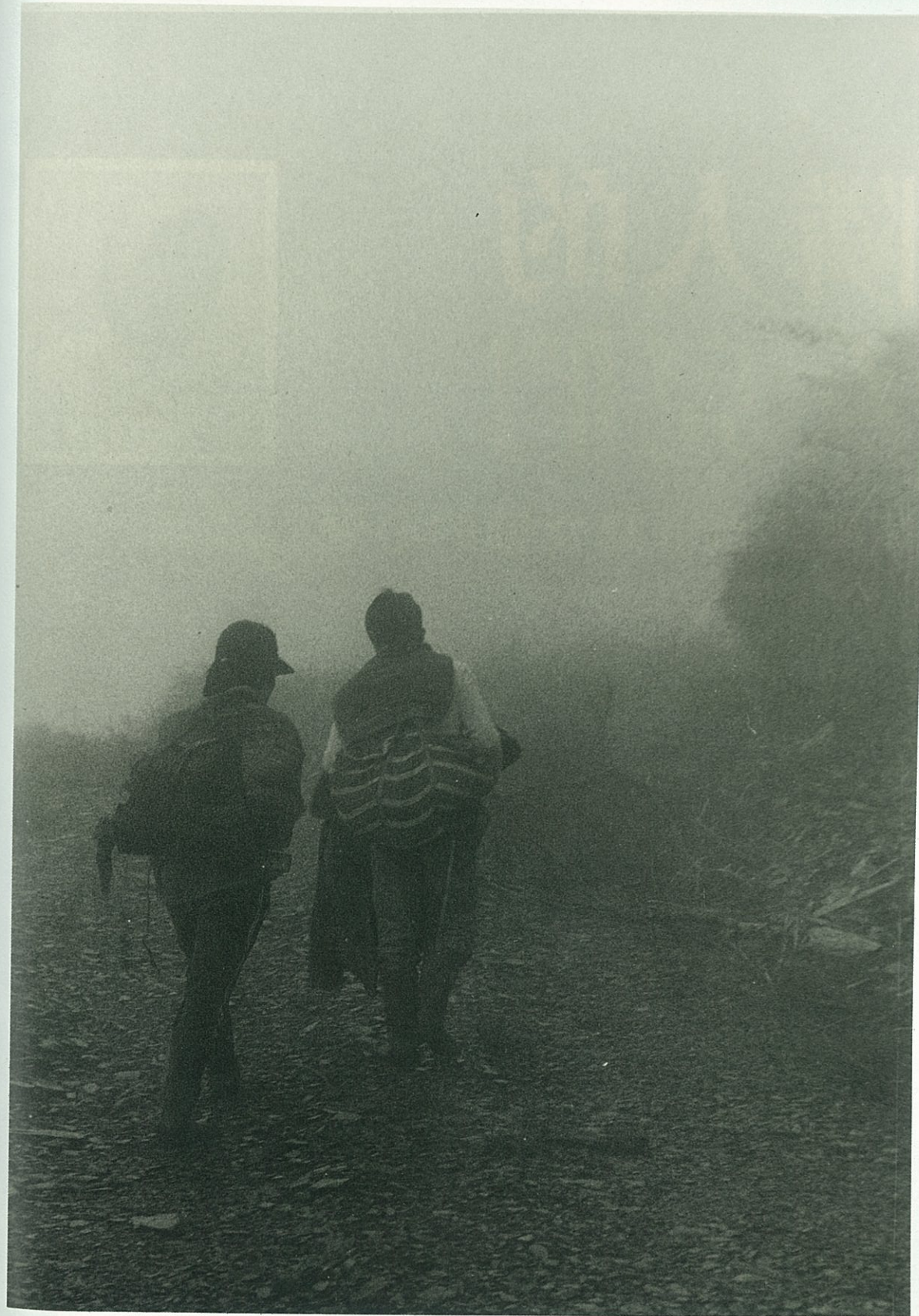
對於故鄉的記憶，或者就是在諸多的摧折中，支持我們堅強下去的最大力量了。雖然它也將永遠是我們傷痛的根源。

當我們結束工作，離開動物園，走向另一段遊戲的歲月時，我們雖然知道，在那些類似「台北市動物季」炫人耳目的一聲色俱鮮的活動中，在來日歡天嬉地地參觀動物園的大人與小孩的笑聲中，我們這些山地工人的存在，我們的勞役，以及我們離去的脚步，註是無聲無聲的；是那些所謂的「金頭腦」們不會去關心的。但這也是無需去計較

的。或者，我們會暫時回到自小熟悉的那鄉愁的山谷裡，坐著思索一些事，一些先人的叮嚀和傳說，或者只是靜靜地看雲霧山嵐的變化，並從中體會一些力量。

然後，我們將再重新出發。
是啊，我們整個民族，得好好想想，然後重新出發…… ♀

我們四處打工漂泊，
常常在全身滿心的傷痕下，
回到我們那鄉愁的山上的故鄉，
急著要再看到那一片山崗，
瞭望那一片天空，
投入那一片深綠……



隣人的女兒們

傾聽滯台菲籍女傭的心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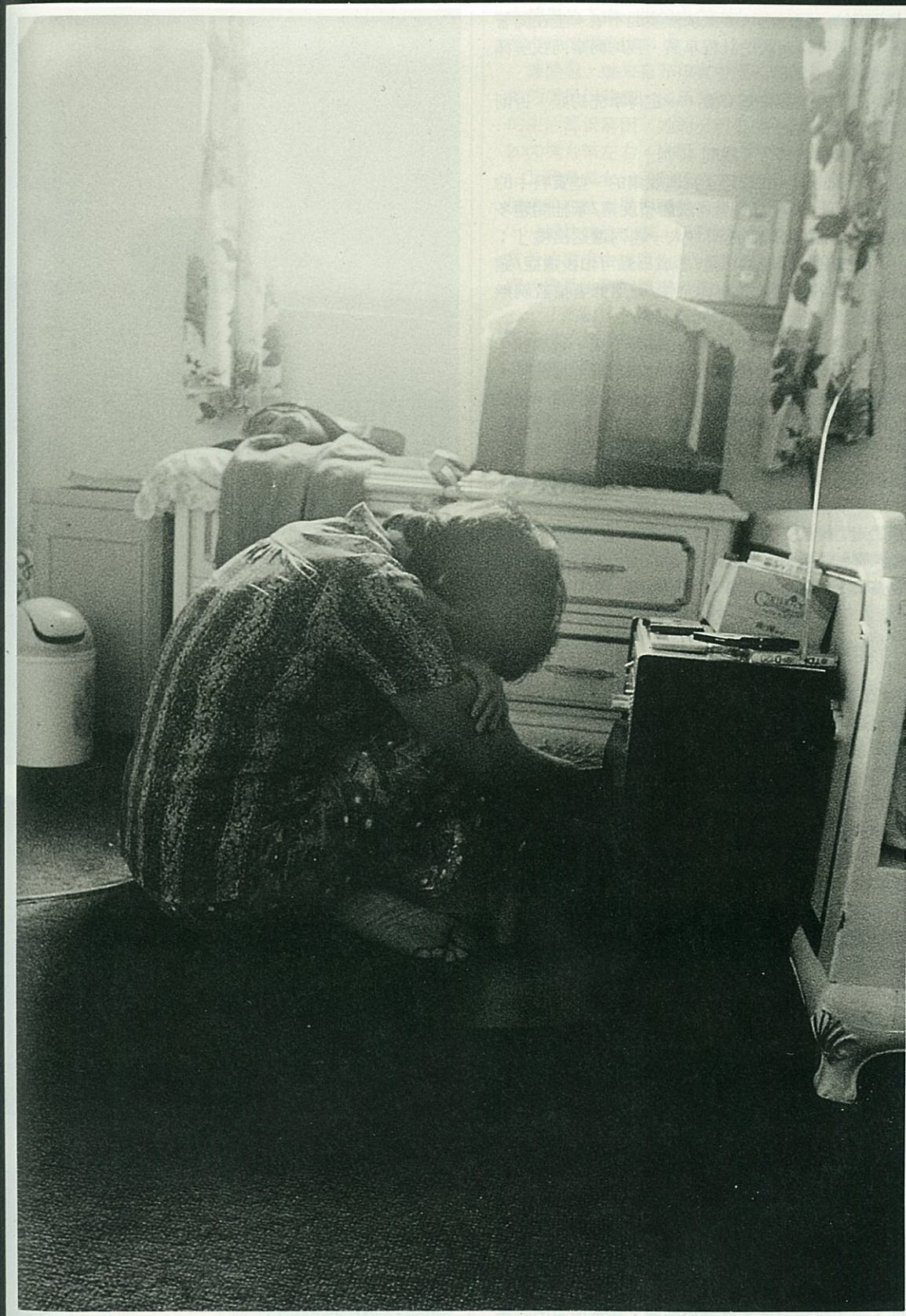
動亂、殘破、凋敝的政局，
迫使9000個菲律賓婦女，
以非法滯留，在台灣幫傭。
她們一般地馴良、和平、忍從，
卻絕不是沒有自尊、愛和希望。
非法居留的身份，
幸者遇見善良慷慨的東家，
不幸者受盡捐客、惡東家的
剝削、壓迫、凌辱和苛役。
黛西說：《現在，我們需要你們中國人的幫助，
為什麼不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呢？》

攝影■鍾俊陞
撰文■林育蓉



菲律賓籍的施修女：
《她們每天抱著
通緝犯的心情度日，
真是可憐。》

黛西的媽媽從菲律賓
寄來一卷錄音帶，
錄著全家人對她的思念、
感謝和鄉情。
黛西一次又一次地放著聽，
也一次又一次地獨自流淚。



九月裡的一個午后，天氣依然悶悶不樂。坐在開著冷氣、向著郊區疾駛的計程車裏，我的同事向我解釋道：

「要訪問這些菲律賓女傭，一定得事先約好，否則她們是不敢應門的。」

「怕警察臨檢嗎？」我問。

「嗯。」他說。我想起了我所收集的一些資料中的新聞報導：「菲人鑽漏洞非法居留就業/牽扯問題多須慎防後遺症/北縣查獲四六人一週內遣送出境」；「外人非法居留問題益嚴重/造成三點可怕後遺症/逾期者不走慕名者更多具有傳染性/待遇低者搶飯碗無事可做者犯大案」。

車子在北郊區一處高級住宅區停下來，我們按了門鈴就直接爬上四樓。原本深鎖的鐵門呀然地開了，裡面露出一張含笑羞怯的臉孔。她就是我們頭一個要採訪的菲律賓女傭「波拉」。她的個子不高，身材略為肥胖。雖然已經30歲了，因著一頭的捲髮，豐腴的兩頰和深陷的眼窩，使她笑起來就像一個可愛的洋娃娃，只是膚色略為偏褐罷了。

我們走進屋內，看到的是歐風式的室內設計，點綴著幾株青翠的盆栽。一個小嬰孩趴在地上玩耍。波拉說她整個下午都在聽菲律賓流行音樂，而且手舞足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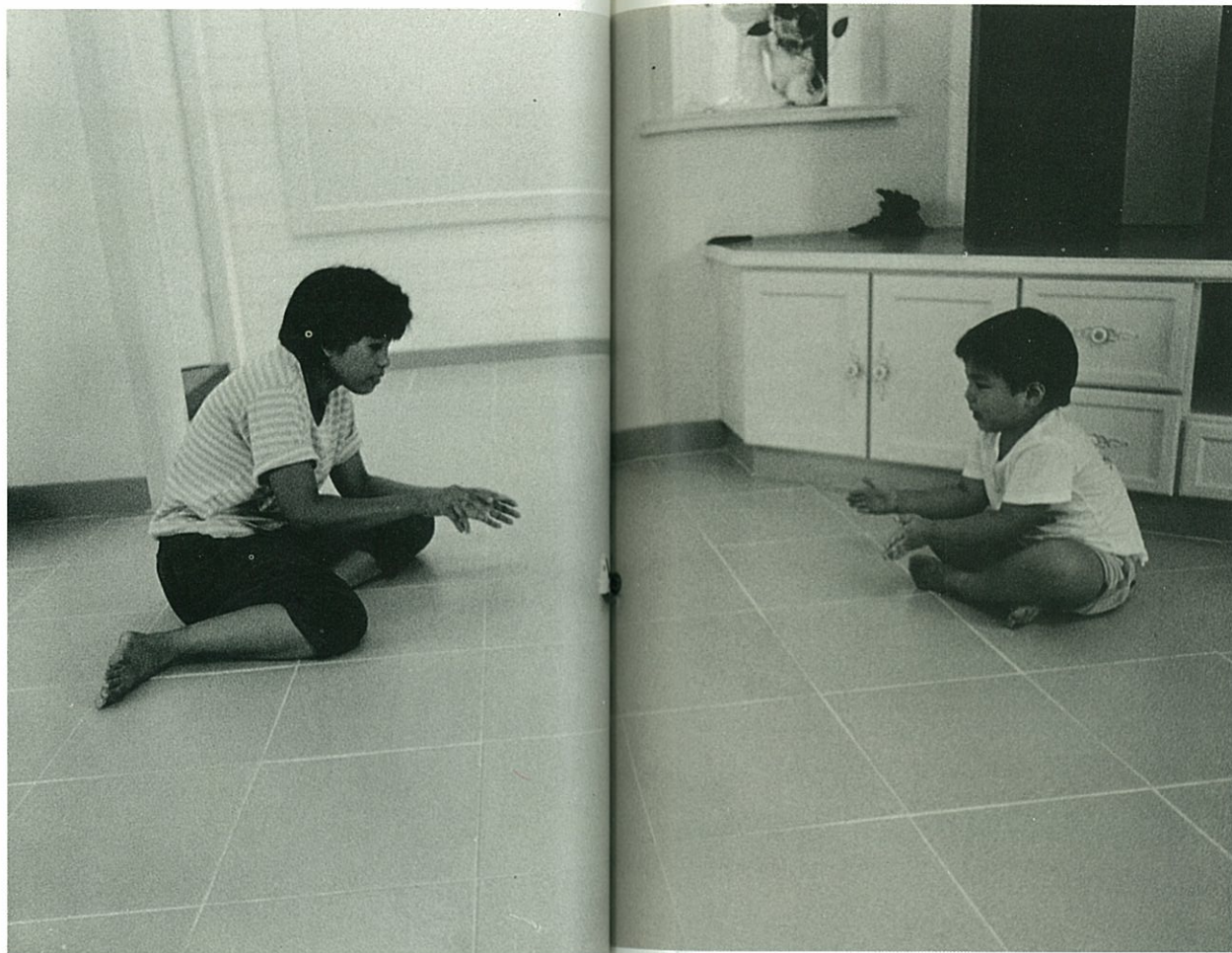
波拉和黛西

波拉忙著鑽進廚房，為我們倒茶水、準備點心。我跟著走進去，想和她先聊聊，建立友善的關係。雖然已經來台灣一年多了，波拉還只會講幾句簡單的中文，英文也不是很靈光。我們頗為艱難地談著。波拉似乎為了我們之間溝通的困難感到歉然吧，她慌忙說：「隔壁還有一位菲律賓女孩，能說英文和中文。你要不要和她談談？」我點頭表示同意後，波拉就趕到陽台上去喊她的朋友過來，然後用生澀的國語說：「等一下，好不好？」

不一會兒，一位身著藍色T恤，淺褐色八分褲的瘦小的菲律賓女孩就走進餐廳裏來了。我向她說明來意。當她聽我說起台灣近日報上刊載菲國政府向我國要求，讓菲律賓女傭可以合法在台工作的消息時，原來略顯憂苦的臉，霎時就像一朵突然綻放開來的花似地笑開了。

「那太好了，我真是太興奮了！」她說，「我本來打算明年夏天就回國的。可是如果今後能合法居留，我希望能在台灣再待個兩、三年。我很喜歡台灣。真的，這裏的人都和善……如果能夠合法居留的話，我還想在台灣進學校唸書……」

看著她那麼興奮的樣子，我趕緊解釋，消息上說的只是菲國方面對台灣的一個建議，還不是正式的決策。可是僅僅是一個微弱的，使她們的身份合法化的可能性，都足以使她興奮得近於失態，彷彿所有的防衛



黛西未婚。
但是她非常疼愛東家的小孩。
《帶小孩是我的工作，
但帶小孩却會帶出
工作以上的情感。》黛西說。



黛西在拖地板。
《我很幸運，感謝上主，》
黛西說。
《我的中國東家待我很好。》

心都鬆弛下來，把她自己來台的種種因緣和遭遇，滔滔不絕地傾瀉出來。

據她說，她來自菲律賓中部一個近海的小鄉鎮。當地的居民以務農、捕魚和製造手工藝品維生，一般人的生活都很窮困。她的父親是個小學老師，月薪只有2000塊台幣左右。她說：

「我是長女。我對我的家庭有責任。我下面還有兩個弟弟在唸大學，兩個弟弟唸高中，一個妹妹當老師，一個妹妹唸小學。我們都很努力，希望有一天能從貧苦的環境中掙脫出來，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而教育，儘量供我們讀書，是父母親唯一能夠給予我們的……」她說，「為了幫助我的父母親，我答應過，只要我畢了業，我要幫助弟弟妹妹們完成學業。」

於是，從師範大學畢業後，她就透過另一位在台灣幫傭的朋友介紹，來到台灣，忍受著離開家人的悲傷，忍受著低社會地位的工作和非法身份對自尊心的挫辱。這菲律賓女孩幽幽地說：

「每個人都希望受到尊敬的。有人嘲笑我：要當女傭，何必上了大學才來當呢？而且要是因為非法來台居留被捕的話，對我的名譽和道德都是損害。」她說，要不是菲律賓的經濟這麼糟糕，她怎麼也不願意離鄉背井，到異國當傭工。「可是我愛我的家人，我對他們有承諾……在這裏，我可以賺到比菲律賓高3、4倍的薪水。我每個月寄2000到4000塊回家。有時候我也會替他們買衣服，或者寄錢給其他的朋友，他們的生活都很苦……」她說著，眼角上閃起了淚光。

她說，初來台灣時，她根本不知道女傭的勞動內容是些什麼。上工的頭一天，她把地掃好了，就拿著掃帚呆立一旁，不知如何是好。幸好女主人很照顧她，非常有耐心地教她做家事，學做中國菜。「剛開始時，因為沒有經驗，我時常把家事搞得一團糟。」她笑著說，「那時小孩又只有兩歲，看顧起來比較麻煩。」她還必須用手洗衣服，每一天，她都忙到很晚才能休息。「那陣子啊，我每天通常是哭著睡覺的。」她說，撥弄了一下額前的短髮，羞赧地笑了起來。

現在，她已經能熟練地操作各種家事了。每天早晨，她大約在6點到6點半之間起床。「如果小孩子放假，我還可以睡到7點。」她說。準備好早餐，送小孩、主人出門，她就開始打掃房子、洗衣服。中午，到樓下去接4歲的小男孩回家，做午餐，陪伴他玩耍。吃過晚飯，偶爾她還要教教大女兒英文。通常在每天晚上8點左右，她就可以回到自己的房裏休息了。這就是她一整天的工作量。

她沒讓閒暇的時間白白地溜走。她說：「空閒的時候，我自己看書學中文。現在我已經認得30幾個中國字了。」她也聽 ICRT。「因為我發現 ICRT 電台也有教說中文的節目。」她說。

除此之外，她喜歡聽音樂。就像一個台灣的大學畢業生一樣，她聽「空中補給」、「比吉斯」、「卡洛

·金」及「老式情歌」、「熱門排行榜」等美國流行歌曲。此外，她竟也聽洪榮宏、齊秦、蘇芮的歌哩！她說，洪榮宏「有一副好嗓子。」她經常一邊工作，一邊哼著喜愛的歌曲。有一次，老闆開玩笑似地對她說：「你的聲音不錯哦！如果你沒有非法居留的問題，我就幫你報名參加『五燈獎』去！」

她也喜歡在睡前看書。在她的枕頭底下，我看見一本王方宇的「華文讀本」，一本馬克·吐溫小說集，一本美國的通俗愛情小說「Hold the Dream」。另外一本竟是去年台灣最暢銷的大眾心理學書籍——「愛，生活與學習」。「我喜歡看有關心理學的書籍，好瞭解人與人之間相處的道理。」她有些羞赧地說，「有時候，我的那些也在台灣打工的菲律賓朋友會需要我的意見。我得不斷進修才能對別人做出更多的幫助……」

想家時，她會用菲律賓文寫詩送給媽媽，傾訴孺慕之情。她會畫畫送給妹妹，祝她生日快樂；心情好的時候，她會彈彈吉他自娛。她還參加「國際筆友俱樂部」，藉著交換訊息和新知來排遣客鄉的寂寞。她原來有4個筆友，可是有的一開頭就跟她寫「我愛你」，有些人劈頭就要做她的男朋友。她不習慣這種直條條的方式，就和他們斷了連絡。目前，她只有一位巴基斯坦的筆友。「除了通信之外，他也會打長途電話來問候……」她開心的笑了。

向我們祈求友情和善意的心

在滯台的許多菲律賓女傭當中，她的遭遇要算是相當幸運的了。她的主人是一個台灣高級知識份子，視她如一家人，有時還會把報上的消息翻譯成英文給她聽。她的月薪9000元，每個月休假兩天。白天男女主人都不在，她也可以自由地邀請朋友來玩。然而她同樣必須面對其他菲律賓女傭最大的困境，那就是沒有行動的自由，也沒有免於恐懼的自由。

一般滯留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原都是拿觀光護照入境的。頂多經過6個月，她們就會變成非法逾期居留的人。凡逾期居留的外籍人，一旦被警察抓到，立刻就要遭到罰款、課稅，最後遞解出境。

有一次，她親眼看到過其他的滯台菲胞被帶上手銬，關進拘留所，心裏非常難過，因為她知道有一天當她非法居留的身份被發覺，也將遭到同樣的命運。

「我知道，我們留在台灣是違反你們的法律的。但是，我們畢竟並不是罪犯啊。有一天如果被抓到了，我們不會賴著不走的。」她憂悵地說，「為什麼要這樣對待我們呢？」

她說她完全理解任何國家都有一個限制外國人居留的規定。但她說：「現在，我們需要你們中國人的幫助，為什麼不能給我們一個機會呢？」她說沒有人能夠預測未來，或許有一天，我們中國人也會需要菲律賓人的援手。「只要有機會，我們一定會回報的。再

說，菲律賓現在也有很多中國人。他們在我們國家居留，並且賺大錢。如果我們盲目地排斥在菲華人，他們又怎能在菲律賓繁榮發展下去呢？」她說，「菲律賓和台灣這麼靠近，我們應該建立更親密友情的，是不是？」她的話，也許失之單純吧。但是，正是從她那單純的心田裡，我聽到一個亞洲人向另一個亞洲人訴求友情和善意的聲音。這樣的聲音，在「高成長」經濟中不知不覺對亞洲傲慢起來的台灣，竟是絕無僅有的。這瘦小的菲律賓女孩，意外地在這訪問中，使我向亞洲張開了眼睛。

聊著聊著，天色漸漸地暗了。窗外的景緻一點一點地隱沒在黑夜之中，但我的心卻因著這來自她苦難的祖國的菲律賓女孩，一點一點地明亮、溫暖起來了。相對於某些生長在富裕環境下，習慣於安逸享樂或者失落了人生目標、虛無而犬儒的台灣的大學生而言，這瘦小的菲律賓女孩的自重、上進、勤勉和善意……在我的心中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為了她所深愛的家族和朋友，她漂泊到我們的地方，避開警察的耳目，打工賺錢，為了使她所愛的人們過得更好些……才二十年前，我們也有很多這樣的女兒和姐姐來到城市為改善故鄉的家族的生活，在台北打工掙錢。這麼熟悉而感人的故事啊。可是這回我遇到的却是一個菲律賓女孩。一個質樸、勤奮，一顆心永遠向著熱帶南方故國的親人與友人的菲律賓女孩。她比任何一本我過去讀過的有關菲律賓的書都生動而深刻地使我認識了菲律賓，活生生的，充滿了苦惱、困難與希望的菲律賓啊……

整個下午，我幾乎忘記她是一個「非法居留者」。我面對的是一個和我相同年齡的來自另一個亞洲國家的大學畢業生，聆聽著她喃喃重覆的對家人的愛，對未來的期望，我不禁深深地尊重和喜愛起她來。告別時，我才想起，忘了問她的名字。

「Daisy」她說。

黛西，Daisy——小雛菊。果真人如其名。但是，她能像路邊的小雛菊一樣，無憂無慮地盛開在台灣土地上，和台灣人民親切地交往嗎？

對於黛西來說，這種非法居留幫傭的窘境，使得她失去和外界接觸的機會。她略帶無奈地說：「教育是一個不斷學習的過程，像我這樣整天關在屋子裏，怎麼會有成長和發展呢？」

「大姐頭」的故事

和黛西的苦悶比起來，波拉的煩惱就顯得單純多了。

波拉的家在馬尼拉，她有6個女兒，從最大的13歲一直排到兩歲。先生當警察，一個月台幣2600元的薪水，顯然不足以養活這一家子人。於是在生下最後一個女兒不久之後，波拉就透過一個僱傭集團的安排，來到了台北。她的主人付了50000台幣把她從居



波拉和黛西在各自東家的屋後陽台上打招呼，聊聊天兒。

中非法引進菲傭的捐客手中接到家裡來。她最初3個月的薪水，也同樣被中間人取走了。

現在，波拉一個月可以賺 8000 元台幣。她把這些錢全部寄回家去。幸虧她的主人極為仁慈，除了月薪，看她把月薪全部匯回家，怕她身邊不方便，常常會額外給她一點零用錢，有時並且還買衣服、戒指送她。

波拉生性開朗、樂觀。每天忙完了家事，她就放菲律賓的音樂帶，一邊隨著輕快的節奏，自得其樂地跳舞。有時候，她會找黛西串門子，或者打電話和別的在台北的菲律賓傭人聊天。因為害怕被識破身份被捕，一般菲律賓女傭平常都不輕易出門。因此打電話就成為她們結交新朋友，聯絡感情的最佳方式了。波拉說：「我比較快樂，我的朋友說，和我講講話，也會變得開心些，不再那麼想家了。」她來台北最久，有經驗，心地好，人開朗，年紀也大些，很樂意幫助別人。在同等淪落在台北的菲律賓朋友之中，她成了她們的「大姐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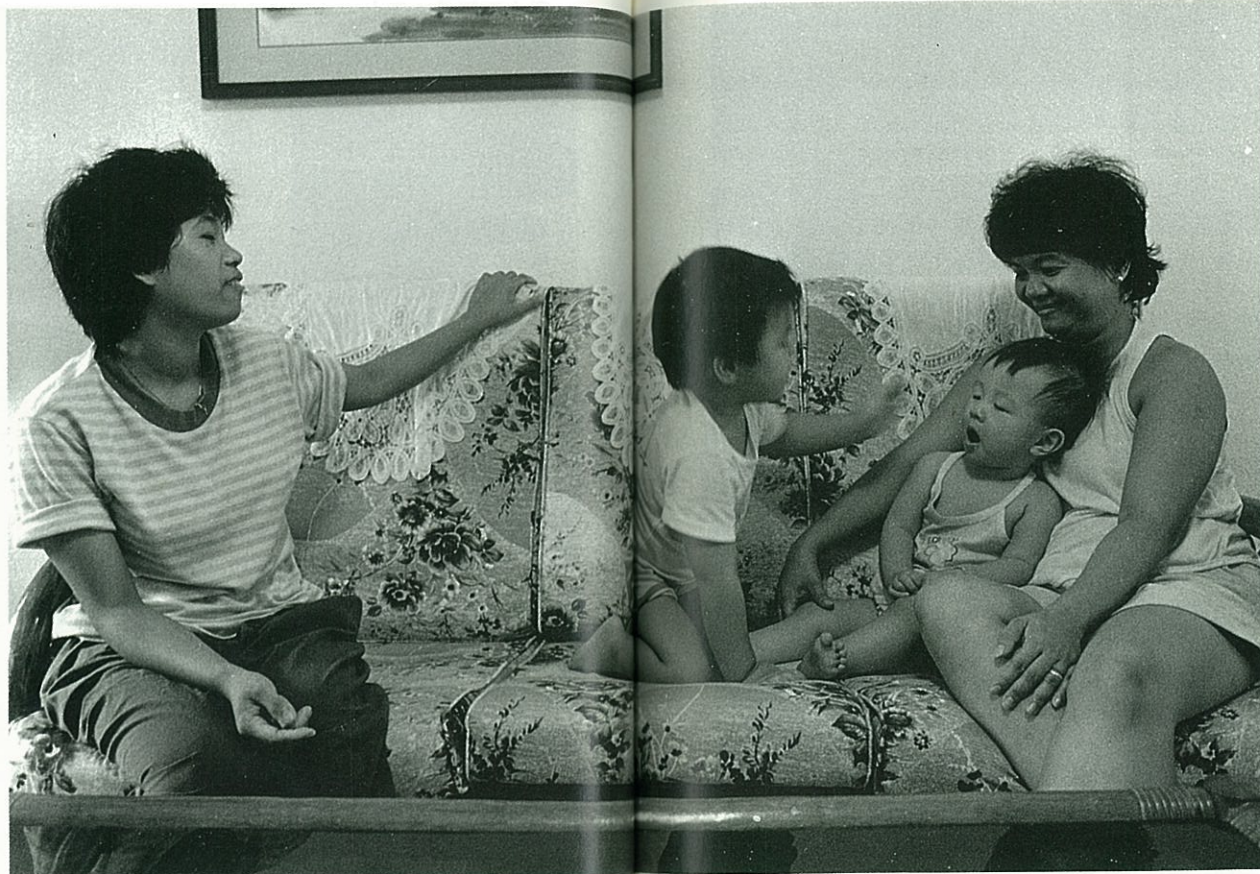
偶爾大家都休假期時，她們會一塊出去游泳和吃東西。聚在一塊時，談的話題不外是如何多存點錢好回家；在生疏、困難的現實中，她們藉著交換彼此的夢境互相安慰、激勵自己撐持下去。波拉的願望是攢一點錢，回馬尼拉開一家小雜貨店，養活她那 6 個女兒。

波拉說，在台灣，工作機會多，掙錢的機會多，人也都很好。可是她最大的遺憾是不能出去上教堂望彌撒。因為她擔憂一大羣菲律賓人聚在教堂，容易被識破非法居留的身份，比較危險。她曾聽說，有便衣警察埋伏在教堂周圍的情事，因此她不敢去上教堂。篤信天主的波拉，禮拜天只能一個人關在家裏聽她從菲律賓帶來的彌撒音樂帶。「天主一定能悅納我這樣望彌撒的方式。」波拉說。菲律賓人大部份都是很虔誠的天主教徒。禮拜天不能望彌撒，對她們而言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使她們失去了在困境裡尤其需要的宗教生活所能帶來的力量。

在採訪的過程中，台灣發生了「泰國新娘命案」，報上刊出我們的「政府將加強管制外人非法居留工作」的消息。這消息復又經過英文中國郵報的轉載，這新聞就透過電話線的網絡，很快地在菲籍女傭之間傳佈開來了。她們有如驚弓之鳥，彼此告誡著：這段期間可不要隨便出門哦！然而透過波拉的引介，我們還是參加了一次她們的「秘密聚會」。

我參加了她們的「秘密聚會」

因為人生地不熟，菲律賓女傭在台北相互約會的地點都很固定。兩三個人台北街角等人的時候，只要有旁人經過，這些女孩馬上噤若寒蟬，生怕她們使用的菲律賓話會洩漏了她們的身份。波拉談起有一次她抱小孩出門，回來時看到有警察在大門口走動，嚇得她臉色發白，不敢回家。而嬰孩卻又肚子餓了，她只



好任他哭泣，抱著他在附近兜圈子……

可是當我們將她們帶離市區，來到一個大學校園，在假日沒有學生來往的草坪上，這些菲律賓女傭熱情、開朗的本性立刻流露無遺了。她們吃著美國速食，彼此戲謔，大聲笑著，鬧著，彷彿離家的孤寂、生存的憂懼都已暫時消失了；彷彿在這短暫的相聚，她們的神思已經回到了那個南方的故國家園。

這些在草坪上曬太陽、唱歌的女傭之中，雪莉是年紀最大的一個。她已經有一個 20 歲的大兒子了。13 年前，雪莉和丈夫離婚，開始獨立撫養 3 個小孩。她原是馬尼拉一家著名書店的店員。兩年前，她聽說在台灣可以賺到更多的錢，另一方面也想嘗試體驗不同的生活，於是就興緻沖沖的來到了台北。

第一年，她在一位女演員家幫傭。「這主人的家裏幾乎天天有牌局，經常我得服侍客人到凌晨 3、4 點才能休息，睡個一、兩個小時，早晨 5 點又得爬起牀，開始一天繁忙的工作。」雪莉說。長期的睡眠不足，使得雪莉眼圈烏黑，工作中常常頭痛，手脚發抖……經過了一年的煎熬和爭取，她才如願地換了主人。

雪莉的第二個主人是一個生意人，對她很好。因為雪莉不喜歡與人交際，主人家甚至為她買了一個小電視，讓她可以在自己的房裏觀賞。兩個小孩也都很喜

在黛西東家隔壁幫傭的波拉，帶著她東家的孩子過來找黛西串門子，兩家小孩也成了好朋友。

歡她，主人 9 歲大的男孩子幾乎是如影隨形地天天跟著她。可是雪莉依然沒有自由。她不能隨便外出，也不能使用電話。

雪莉說：「我只希望能在台灣再待兩、三年。我需要賺錢讓我的孩子完成學業。我的大兒子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

年輕的琳達有一頭烏黑發亮的長髮，臉龐俏麗可人。由於難得出來透透空氣，她興奮地直要別人幫她拍照，還拉著每一個人合照。她穿著一條花彩的長裙，當她在草坪上走著、跑著，她的長裙就會像蝴蝶般滿地翻飛。琳達 15 歲就結了婚，生下 3 個孩子以後，為了維持家計，她來到台灣幫傭。短短的一年之間，她就換了好幾個主人。問她為什麼，「我不知道，」琳達說，「我想換個較好的環境，找個月薪較高的地方……」

雖然她們每一個人都異口同聲地表示喜歡台灣，但是她們也都希望早點回家。畢竟拋夫別子，離鄉背井，失去行動的自由，語言不通，為擔憂被捕而焦慮的日子，絕不好受啊。然而當我問她們，回去以後，家裏的經濟怎麼辦時，她們又都茫然地搖搖頭……

為破落的祖國四處幫傭

這都該怪馬可仕吧！20 年前，菲律賓的國民所得是 650 美元，她的經濟發展在亞洲國家中僅次於日本。20 年後，當台灣的國民所得竄升至 3000 美元時，菲律賓卻降至 600 美元。加上財富分配極不平均，由一千多個豪族壟斷菲律賓的巨大財富。今天的菲律賓人有 70%~75% 是處在三餐不繼，居無定所的貧窮境地。尤其在馬可仕執政的晚期，由於政治腐敗，使得國內外的工商投資幾乎完全停頓，百業蕭條，失業人口陡增。菲人在自己國境內找不到工作，無以營生的情況下，有一部分人紛紛向海外求「發展」。據統計，「出口」菲傭為菲國掙得數億美元的外匯。大概從 70 年代開始，菲律賓女傭就聞名於世了。

事實上，會來台灣或隻身亡命天涯到外國打工的菲律賓女孩，教育程度都不低。她們有許多是大學畢業生或小學老師。想來也只有像她們這樣具備了文化，有點條件和見識的女孩，才有勇氣和語言能力，自己

黛西有一個巴基斯坦筆友。她在一張紙上畫像。《他大約就是這個樣子。》她笑著說。



找門路，到一個陌生的國度去討生活。一般而言，菲籍女傭在台灣雇主中的口碑是相當好的。她們辛勤、乖巧、服從，而且因為人生地不熟，身份非法，很少出門。她們休假既少，薪資要求也低，同時她們有些人英文不錯，可以幫忙生意人接待外國客人，或者教主人的孩子英文。再加上家中雇用菲傭，有一點提高身份的作用吧，有一點像過去的白人雇用黑人、阿拉伯人和亞洲人為傭的味道，使某些我們的中產階級家庭寧可冒著違法的危險，去雇用她們。由此也衍生了越來越多專門搞中間轉手，牟取暴利的僱傭集團。

令人心酸的遭遇

這些非法輸入菲傭的集團，有些就是旅行社兼營的副業，有些則是因為經常出入菲律賓，動起搞輸入菲律賓過剩的勞力賺錢的腦筋來了。每一個集團營利的情况稍有出入。大致說來，每一個菲籍女傭的代辦費在4、5萬元台幣之間，包括手續費、機票等。言明工作兩年，護照扣在主人手裏。有些比較沒有良心的中間人，還會向菲律賓人榨取她們來台上班後前幾個月的薪水。

不過，由於菲律賓女傭漸漸在台灣廣為人知，現在有些台灣的中產階級生意人為了不受菲傭捐客的剝削，就自己去菲律賓，站在街頭物色合意的女孩子，只要條件談妥了，就把她們帶回家來幫傭。也有些菲律賓人會自己「組團」來台找工作。

因為是非法居留的身份，這些菲律賓人來到台灣之後，遭遇之幸與不幸之間，相差很大。有一家旅行社介紹的傭工，男性傭工一個月只能拿2000到3000元，女傭是3000到4000元。如果言明需要陪男主人睡覺的女傭，才有6000元月薪。幸好菲律賓人在台灣的人數漸漸多了，時間也久了，彼此互通訊息之後，多少能為自己爭取到一點利益。現在菲籍傭工一般的「行情」是6000到8000元，偶爾也有一萬二、一萬五的例子。為在台灣的外國人工作，則普遍可以拿到一萬元以上，甚至高到一萬八。比較來說，替外國人做事的菲傭算是最幸運的，除了薪水高，一來語言溝通容易，二來休假多，三則外國人也比較信任她們，不會像防賊似的處處限制她們。有些台灣主人會在她們留守時把冰箱、電話鎖起來，甚至在主人出門時將門反鎖，讓她們覺得很難堪。

當然，這也不能全怪中國雇主。的確有過少數菲律賓人偷東西，或者利用主人的仁慈，穿戴女主人的衣飾，擅自打長途電話等，造成不少的糾紛。

由於非法居留，一旦被發現就要被遞解出境，這些一般地善良若馴羊的菲律賓女傭，在受到不合理甚至非人道的遭遇時，經常是投訴無門。不，有些居心不良的人甚至抓住她們非法居留的把柄，百般壓迫和剝削她們。雖然苦於找不到實例，我們聽說她們受到主人的酷使苛役，有些人被迫為娼，有些人被賣給人家

當老婆……事實上，我們也接觸到幾個令人心酸的例子：

喬治是一個26歲的大男孩，他以每月4000塊台幣的代價為人幫傭。主人每天給他繁重的工作量，却只讓他吃一點剩菜剩飯，可憐的他整個人迅速地消瘦下去。冬天來了，也沒有禦寒的衣物。工作了6個月，他終於忍耐不下去，想要回家，身上却連機票的錢也沒有……一度他痛苦地要在台北跳樓自殺，幸虧靠著一些菲律賓朋友的幫忙，勉強湊足了錢，送他回家。

瑪玲達的主人是一個大珠寶商。家裏開著兩輛賓士轎車，但是瑪玲達辛勤地為他工作了6個月，卻不曾領到過分文薪水。一年之後，當瑪玲達更換了工作，想討回被扣的護照回去時，主人家幾個她盡心盡力帶過的小孩一看到她，就離開母親的身邊，跑過來緊緊地抱住她，不讓她走。可憐的，好心的瑪玲達，也跟著哭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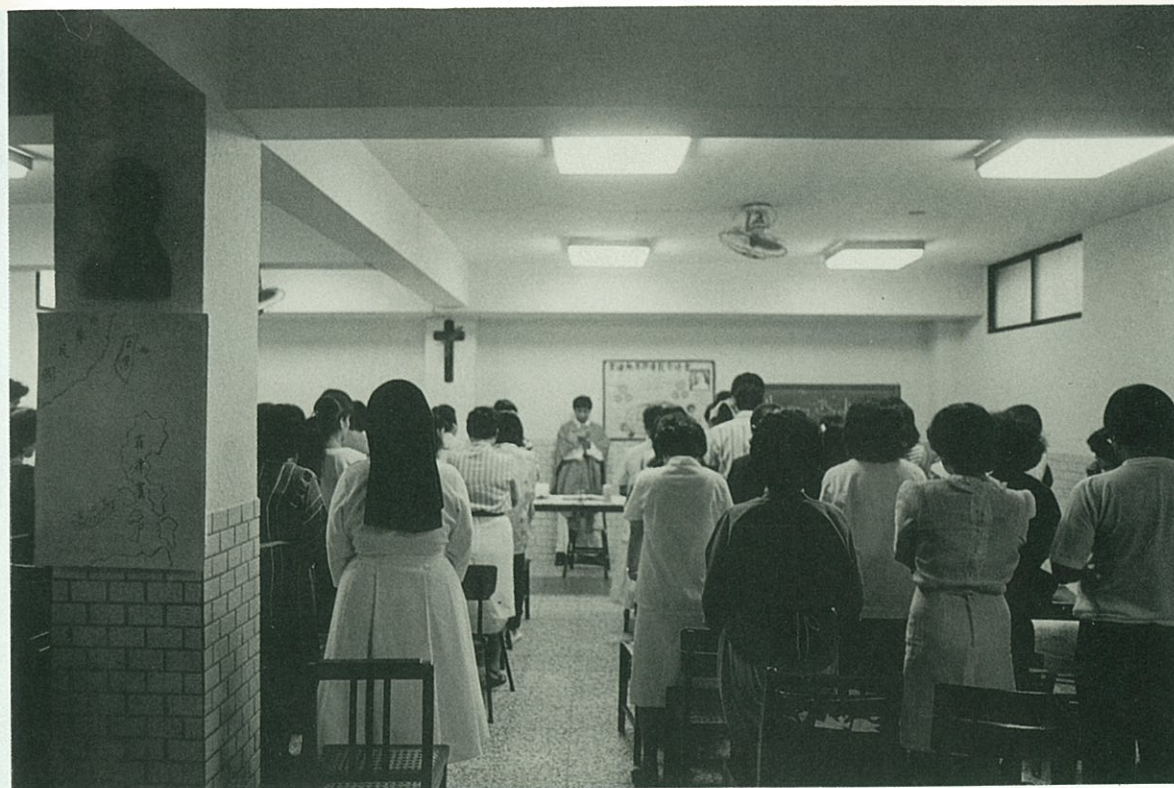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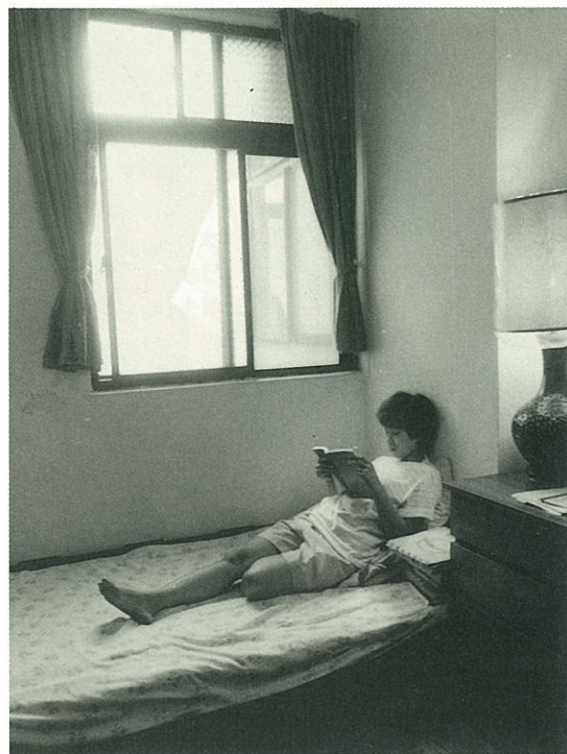
伊黛只有21歲，她在一個六口之家幫傭。每個月薪水是4000塊台幣。兩年來，不要說沒有上過大街，連樓梯都未曾下過。好不容易在最近，趁著主人帶小孩出國渡假時，她哭著打電話給一位朋友，說：「

平時喜歡在自己的床上看書。

黛西大學畢業，

〈一旦身份能合法，

我想在台灣上學讀書。〉她說。



某天主教會每月定期一次用菲語專為在台北附近的菲籍女傭舉行彌撒，使得她們得以相聚、仰望天主、祈禱、相互安慰和傾吐……。



彌撒過後，她們自己為這月份的壽星辦慶生會。一頓道地的家鄉菜，一首懷鄉的菲語歌曲，用鄉音交換彼此的鄉情……將她們的歡樂帶到了頂點。



人間(75年10月)

請你帶我去教堂，我已經兩年沒有望彌撒了。」當神父問她需不需要幫忙時，她却搖搖頭，因為她害怕主人會為此更苛待她……上個星期，她終於忍不住逃了出來。可是護照被扣在主人手裡，她又不願意空著雙手回到菲律賓。在這樣一個陌生的環境裏，在一個冰冷無情的都市叢林裏，伊黛要如何求生存呢？

有些主人出門，不留下任何食物的例子也不在少數。還有更惡劣的，則是讓這些菲籍女傭再出去接工作，為主人賺錢。有時這些女孩子受不了苛役逃走時，主人又會誣賴她們偷東西，不肯把護照還給她們，讓她們無法找到新的工作……

麗莎和老士官

由於居留上的非法性，也由於她們都是虔誠的天主教徒，菲籍女傭在遇到這些困難時，唯一能在台灣求救的對象就是天主教會了。

滿頭白髮的古神父來台已經30多年了。15年前，他在新竹社會服務中心，設立了一個勞工關係研究室，開始了他和台灣勞工深厚的淵源。古神父以清晰的中文說：

「大約在4、5年前，我才開始接觸到滯留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問題。根據我的經驗，百分之八十的僱傭關係都很和諧，尤其菲律賓女傭和主人家小孩相處得非常好。另外有百分之十是雇主不公，還有百分之十則是菲律賓人自己有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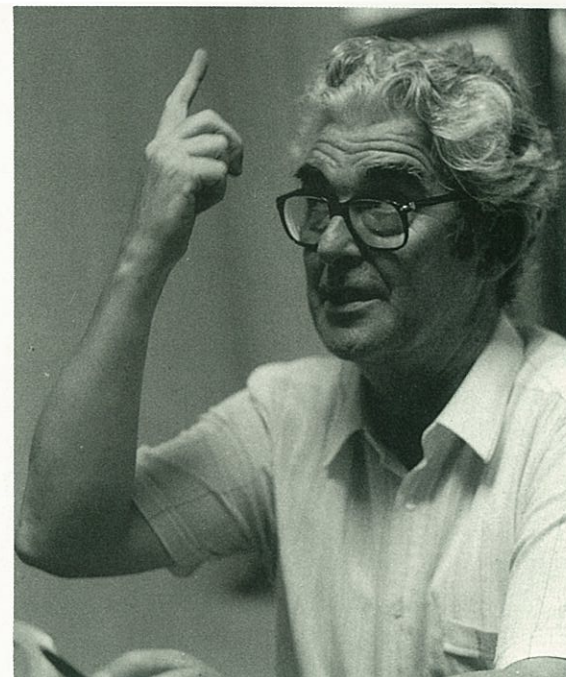
在接到有人投訴時，通常古神父就會依照中華民國的「勞動基準法」的規定，來到雇主家裏，為這些菲籍女傭爭取比較合理的待遇。「有時候，交涉會很成功，特別是遇到雇主本身是教徒的時候。」古神父說，「但是吃閉門羹的時候也不少。」有好幾回，古神父得設法拿出4、5萬塊錢來「買回」被扣的護照。「沒有辦法呀，不能和警察說的。因為她們的居留本身就不合法，我無法用這兒的法律保護她們。」古神父無奈地說。

幾年下來，最讓古神父傷心的例子是麗莎。

麗莎是一個結過婚，30多歲的菲律賓女傭，育有3個子女。為了躲避警察的追捕，透過第三者的介紹，她認識了一個六、七十歲的退伍老士官。有一天，麗莎跑來問古神父：「可以結婚嗎？」敘述到這兒，神父彷彿跌回了記憶之中，在我跟前連連地搖著手說：「不可以，不可以，犧牲太大了。」但是對於貧苦無告的人來說，麗莎是沒有多少選擇餘地的。麗莎還是嫁給了那個老士官。一個不會說半句中文，一個不會

在台灣的菲律賓女傭們，
偶爾會互相約在不被注意的地方，
用故鄉的母語說話，
交換近況，跳舞、唱歌……

〈75年10月〉人間



古神父：有時候，
我得花4、5萬元
幫她們買回被東家扣押的護照。

說半句英文，兩人根本無法交談，然而他們總也成了一對夫妻。

幸而這位老士官並不是一個恃財而玩弄女人的惡棍。不，他其實是另一個良善卻寂寞的老人。他同意讓麗莎每個月寄錢回家。「他說，只要我陪他兩、三年，到時他會讓我回菲律賓，和丈夫、兒女團聚的。」麗莎對古神父說。

這些都是從她們居留身份的非法性衍生出來的悲喜劇。不過，從我們採訪幾個天主教會的過程中，我們也發現，台灣的警察其實並不會很積極主動地去搜捕菲律賓人。古神父感覺到台灣警察的某種善意。「可能他們也體諒這些窮苦婦女被迫離家，非法在台居留賺錢養家的困境吧！」他說。也有人說，因為有不少的雇主是政府官員和民意代表，使警察不好認真。總之，通常是在查戶口，或者有人密告時，警察才會採取行動抓人，交外事單位遣送回菲律賓去。

令我們驚訝的是，有一些「檢舉」電話，竟是菲律賓人自己打的。她們有的在互相競爭的情況下，嫉妒別人賺的錢多；有的則因為起了爭執，氣憤之餘就出賣了自己的同胞。「但絕大部份，她們是團結而互相幫助的」古神父說。

我們從另外一位專門為滯台菲律賓女傭服務的菲律賓籍的施修女口中，聽到這樣一件令人難過的故事：有些在外國人家中工作的菲籍女傭，每個星期都有

休假，於是她們就在外面合租一間公寓，每逢周末就到那兒相聚、過夜。不幸的是她們的住址被人密告到警察局去了，於是這些女孩，只好冒著生命危險，跳窗逃走，有人則躲在牀底下，幾個小時不敢動彈……。

像通緝犯似地度過每一天

施修女說：「每天抱著好像罪犯一樣的心情度日，真是可悲啊！」

除了幫助菲籍女傭解決生活上的困難，施修女也主持一個60個菲律賓女傭的宗教成長團體，她們每個月在某一個天主教會聚集一次，做菲律賓語的彌撒，在那兒讀經，禱告，彼此給予信仰上的鼓勵和安慰，保持心靈上的潔淨，同時獲得繼續奮鬥下去的勇氣。

施修女表示，會來上教堂的，大都比較虔誠，她們不會做「壞事」；可是她也聽到過不少菲律賓女孩淪落賣淫的事情。

是啊！我們這次採訪中所能接觸到的，也都算是她們當中比較幸運，或者竟是最幸福的例子吧。在她們身份非法這個陰影下，是否還有一些菲律賓女人，蜷縮在陽光照不見的角落，過著黑暗、苦痛的生活，與這陽光曝曬下的人間，竟是完全失去了連繫呢？

報導這樣一樁在「非法」身份下生活的一羣異國婦女的故事，我們的心情是矛盾而沈重的。曾經有人詰問過我們：「在台灣的菲傭問題，早已是一件眾所周知的事情了。但你們一旦報導出來，對這些可憐的菲律賓女孩又有什麼好處呢？或許反而使警察當局不能不出面執法，她們可不想一無所有的被趕回去啊！」

這樣的責問，其實在同情滯台菲籍女傭的立場上，和我們是一致的。然而，在做完整個訪問之後，我們有這些感想：

善待異鄉人的中國人啊，你在哪裡？

這二十年來，台灣的經濟有長足的發展。曾幾何時，我們和香港、新加坡甚至其他先進國家一樣，成為亞洲貧窮隣居的人民選擇投奔的對象國家。不要說在過去兩百年間，中國破產農村的農民，也曾為生計所迫，離開自己的祖墳和鄉井，漂洋渡海到南洋、到東南亞、到北美洲當苦力、開鐵路，飽受艱辛，為的也是在僑鄉掙錢寄錢回老家安家，即使現在，除了脫產逃亡的台灣富戶，也還有不少中國人在北美「跳機」、「跳船」，當非法移民。中國人素有善待異鄉逃荒人的優美而又溫暖的傳統。我們採訪的菲傭中，有不

少人受到台灣東家的善待。但是也有受到惡待、苛使和欺凌的。目前菲傭在台居留的非法性，至少是她們受到惡待的原因之一。日本因成功的「現代化」而崛起於亞洲，却因而仗勢欺凌亞洲的窮隣，終至在二次大戰中和戰後，在亞洲成為令人憎惡的加害者。台灣在世界經濟中的境況，不過小康。以小康而睥睨亞洲窮隣的人民，不是中國人民的風格吧。

其次，20多年來，台灣的現代商人辛勤馳奔於全球市場，創造了一個豐足的社會。但是就整個社會來說，台灣的中國人有對西歐白人的崇拜、自卑或者至少是尊重的態度，却缺少對亞洲隣國文化和人民的理解與尊重，從而一般地缺少對亞洲的連帶意識，不知不覺間，對亞洲窮隣產生卑視甚至歧視的情感。從凝視滯台菲傭的問題上，嚴肅思考和反省我們對亞洲人民的態度，便關係著我們富裕、飽食的品質。台灣富而不仁，富而不文，是今天有識之士所憂慮的傾向。這表現在環境破壞和污染，表現在文化心態上的庸俗、閉塞與自大，表現在文化出版物的官能化和逸樂化。在這個視角上，如何正確對待滯台菲傭問題，就很重要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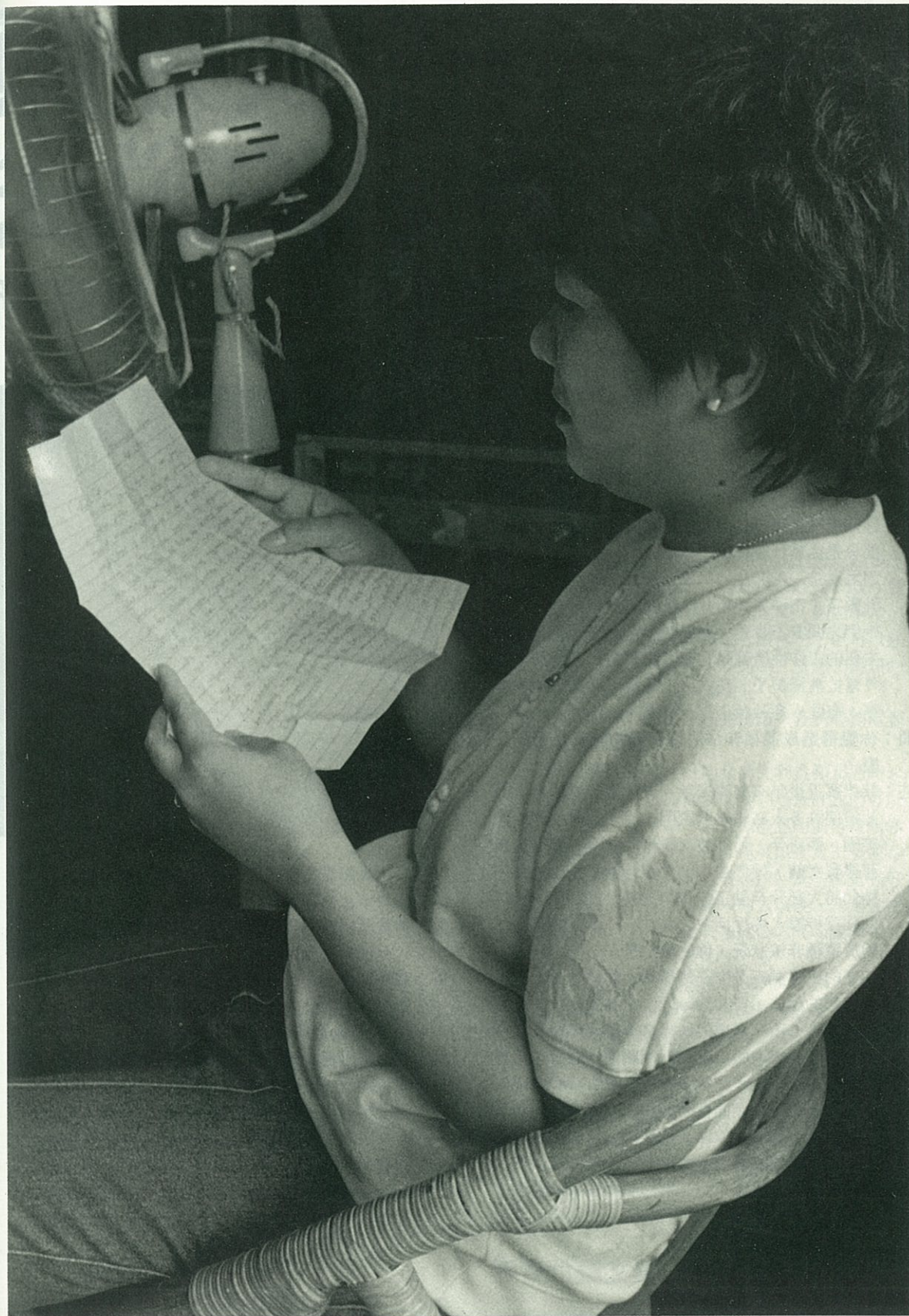
最後，與其說我們關切滯台菲傭應不應該合法化的問題，不如說我們更關切目前滯台菲傭做為人的處境。我們正視這一批一般地善良、勤勞、和平的亞洲隣國的女兒生活在我們社會的事實，從而關心她們的處境，也從她們具體處境中，反省我們富裕的本質。任何國家都有管理外籍滯留人口的法律。但是如果香港、新加坡都能有現代管理政治出發的，合法化菲傭問題的規定和立法，我們也應當能訂出一套符合我們自己利益，又兼顧善隣原則的法律來正確處理滯台的菲律賓婦女，使她們善盡義務，守規守法，也使她們能在台灣享受她們做為人的權利和做為勞動者的福利，使她們能受到中國人善恤異鄉逃難客人的溫厚的傳統。

祝福

在我們的法律還不能正面保護這些滯台菲傭之前，在我們的警察還不放棄逮捕你們之前，親愛的黛西、波拉、雪莉還有琳達啊，請妳們好好照顧自己吧！讓我衷心祝福妳們，也祝福妳們的親人，祝福妳們的國家，畢竟解決這個難題最佳的方式，就像聰明的黛西所說的：「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停止內戰，人民團結起來，好好合作、努力，讓菲律賓的經濟儘快復甦，這樣，我們就不必遠離家園了……」

♀

波拉讀著菲律賓寄來的家書。
她的家裡有兩歲到13歲的6個女兒。



你們說做事要兼顧「情·理·法」， 這是有智慧的說法

訪問菲律賓「亞洲交易中心」主任羅賽斯

爲了更深入瞭解菲律賓女傭在台的工作情形，以及菲律賓政府對這件事情的立場，在中秋節的前夕，我們特地走訪了菲律賓駐華機構——「亞洲交易中心」主任羅賽斯先生(Director Joaquin Rocas)。以下是這個訪談的主要部分。

問：你知道在臺灣有多少逾期居留的菲律賓人嗎？大部分是從事什麼樣的工作？

答：因爲這是一種非法的狀況，我們也缺乏正確的統計數字，不過據我所知，大概有9000人左右。她們之間有不少是大學畢業生。然而她們在臺灣主要的工作性質都是在家庭裏幫傭，勞動內容不外幫忙清掃房子、洗衣服、煮飯、帶孩子……等等，有些人還教教小孩子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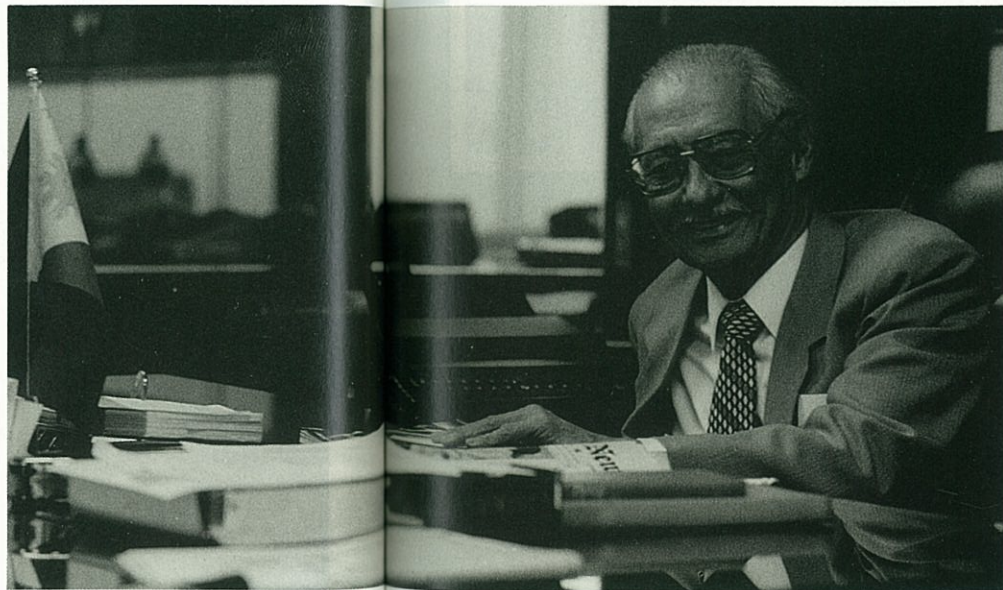
問：你覺得造成這種非法居留幫傭的主要原因是什麼？

答：菲律賓近幾年來經濟凋敝，失業率非常的高，因此迫使許多人必須離開國門，出外去討生活。像美國、西班牙、新加坡、香港……等，都有很多菲律賓女傭，她們之中大多數是結了婚的婦女。她們將大部分辛勤工作賺來的錢，寄回家去，以勉強維持家人的生活。

問：對於這種非法狀況，你的看法是……

答：成文的法律並不是唯一的標準。你們中國人有個了不起的說法，要「情、理、法」兼顧，法還是擺在最後一項，這種說法極有智慧。有時候，我們也應該站在人與人之間互相關懷、體諒的基礎上看事情。例如，在很多年前，也有許多中國人來到菲律賓，他們同樣是非法居留。但是菲律賓政府並沒有死板地依法逮捕他們，將他們驅逐出境，仍然讓他們變成合法的居民，留下來工作、賺錢。即使到今天，還是有許多中國人「非法」移民到世界各地。所以，我覺得你們中國人應該

羅賽斯：《我希望有一天，我們的婦女不必到處去幫傭……》



特別能瞭解到現在菲律賓人的處境，以及他們在台非法工作無奈的心情。

問：你是否已經向我們政府當局提出要求，讓菲律賓人合法的在台工作？

答：我們還沒有提出正式的要求。整件事情還在研議當中。我們必須先估算成功的機率有多大，並且等待一個適當時機才提出來。

問：在你提出正式要求時，你將以什麼樣的理由，說服我國政府接受？

答：第一點，我想菲籍女傭是一個供需的問題。你們有許多家庭喜歡用菲律賓人，因爲菲籍女傭要求的薪資比較低，一般夫婦都在工作的中產階級家庭都付得起。而且她們都很勤勞工作，誠實又不惹麻煩。況且，你們有許多婦女出外工作，需要

人看家，帶孩子。而一般台灣女孩子都喜歡到工廠上班，不喜歡爲人幫傭。菲律賓女傭剛好可以滿足這個需求。事實上，許多中國人都要我幫他介紹一個菲律賓女孩。

第二點，在台菲籍女傭已經是一個既存的事實了。你們有些中國家庭享受到了雇用菲律賓女傭的好處，可是這些菲律賓人卻處在無助的狀態，整天擔憂會被警察逮捕。在引進更多的菲律賓人之前，我希望能先幫助這9000人。他們並不會製造社會問題；如果他們違反了貴國的法律，我們也會要求他們迅速離境的。

問：有人認爲，如果我們接受了菲律賓政府的要求，來台的菲人會越來越多，因而影響了我們自己勞工的就業機會……

答：我也同意，如果菲律賓人越來越多，漫無限制，對貴國會造成不利的影響。但是，現在已經有9000人在台工作了，您覺得她們影響了貴國的勞工市場嗎？事實上，以貴國的經濟力量，已經很少有人願意被雇幫傭了；而你們也已經有能力提供少數機會給菲律賓人來工作。

至於有人擔心人數會越來越多，我們可以在雙方協商下設定一個配額，例如每年500到1000名，並且規定她們在臺灣的停留期間，例如兩年，讓這些菲律賓人能夠輪流來，這樣，不但可以控制人數，而且方便管理，不是嗎？當然，這類的細節，我們彼此可以再協商。

問：如果我國政府接受了這樣的提議，我們能夠得到什麼樣的回報嗎？

答：國與國之間的往來，一向是講究利益和互惠的。如果你們願意在這方面幫助我們，或許我們可以向你們多買一些產品，或者以優惠的價格賣給你們一些東西。實際上，這樣還可以實質上增進菲國人民與台灣人民間的實質關係。這些都是有可能的。此外，這些菲律賓人回去以後，一定會極力稱讚台灣，這不也是一種絕佳的國際宣傳和外交嗎？

再說，如果貴國政府答應了我們的要求，這就是肯定中菲兩國之間傳統友誼的最佳表現了。

問：最後一個問題，你喜歡台灣嗎？

答：噢，當然喜歡，停留得越久，我就越愛這個地方。台灣人民都極爲友善，政府官員也非常幹練、親切、有禮。希望有一天，菲律賓政府也能像貴國政府，提供菲律賓人民這樣繁榮的經濟發展，這樣高的生活水準。那麼，我們的婦女同胞就不需要到處幫傭了。

攝影■鍾俊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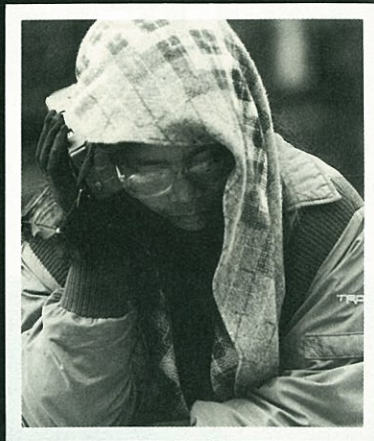
撰文■林育蓉

失棲的 漂鳥族

漂泊在香港和新加坡的 菲籍女傭

每天從事14個小時的家務勞動，
在身份、種族和性別歧視下，
工作機會受到泰國和中國大陸女傭的威脅，
漂泊在香港、新加坡的菲籍女傭，
對苛役吝嗇的中國東家說：
《我們都是東方人，應該互相幫助吧…》

攝影 / 周惠民
撰文 / 丘延亮



菲律賓人酷愛音樂。
這位在廣場上「休假」的香港菲傭，
一個人沉浸在
菲律賓熱門音樂的音樂帶裡。

乍到香港來尋找工作的菲律賓婦女，
有早到香港來的菲傭來接人照應。
祖國殘破，
四處到異國幫傭的菲律賓的女兒們，
為菲律賓掙了數億美元的外匯。



象徵港英殖民主義的巴特爵士銅像下，香港菲傭在假日聚會，晒香港的太陽，用故鄉的母語交談。



談起故鄉的現況，目前工作上的艱難，有人流淚，就有人為流淚的人拭淚……

「啊！塵世這一羣小流浪者，在我文句裡留下你的足痕吧。」——泰戈爾《漂鳥集》第二首

前面是世界性人貨交通孔道的維多利亞海峽，後面，直楞楞豎起的是青筋畢露、機器人般木然的滙豐銀行全球總部。在這個香港權勢和財富象徵、號稱世上最昂貴的高樓俯視之下，中間，是一個日形猥瑣的皇后像廣場。米字旗仍然在海風中飄揚，彷彿向英帝的落日娓娓惜別。

這兒，就在這兒，每一個週末和假日，自早晨到中夜，在廊下、地邊、梯間、地上，坐著、貼著、倚著、歇著，十個八個、三三兩兩的婦女。她們有的孑然獨處。有的在談，有的在想；有人在吃東西，有的在喝著什麼；有的一遍又一遍地讀著家信，一個人微笑著，或者邊讀邊讓眼淚靜靜地淌下；有人在幫別人梳頭理髮、或修著指甲。有人圍成一堆，爭著看故鄉寄來的照片，有的人在相互交換著小飾物。那邊的人似乎悲從中來，依在朋友

的懷中哭泣；這邊的人似乎喜從天降，讓朋友分享她的喜悅。遠處的提了大包小包正在跟朋友道別；近處提著旅行袋四處尋找熟人……這些個充滿了人間戲曲的景像，也就是香港某移民局商官所說令他受到「驚駭」(frightened)的場景。

失棲的漂鳥族

廣場上這幾千張臉孔，看起來既不屬於半山上居統治地位歐美血統的白人，也不屬於恹恹惶惶不可終日的，操廣東話的香港市民。她們那微褐的面色，雕削似的輪廓，時而透亮晶瑩的大眼，乍見和我們台灣泰雅族、排灣族的姊妹非常相像，她們正是香港數逾兩萬，來自菲律賓諸島的女性家庭傭工。她們做著各樣繁瑣的家事，却不屬於任何一個香港家庭的一員；她用比母親更多的時間去照顧小孩，却是每一個小孩的「下人」。在她們勞作

的時空裡，她們是——或者人們希望寧可是——一種「非存在」(non-existence)，一種料理家務的「影子」。她們雖然都有個英文名字，但大多時候，對她們「主人」而言，她們是「我的菲傭」或乾脆「My Filipina」。她們是這個階級森嚴、拜物成狂的社會中的「非人」(non-person)，一種維持某些人的身份和生活方式的道具。儘管關係了兩、三萬個中上家庭生活的一分一刻，她們只是家庭中的用具，一種活的家庭必需品罷了。

近幾年來，香港勞工省局終於在壓力下接受了女傭的僱主每週最少給「假」一天的規定。但是這個「人道」的規定，却把兩萬多個香港「菲傭」帶進了進退不得的困境：這個「假」到底意味著什麼？家事「一脚踢」(意即全部包辦之謂)，放了「假」，還得航在

「家」裡。這個「假」，真的也變成假的了；再不幹活兒，總不能叫人侍候吧。另一方面，只要人在主人家裡，就算不幹活兒也算是幹了！好，「假」既有了就不能是假的。要弄「假」成真，就得晨早離開「家」這個勞動場所，夜半始回。可是，她們能到那兒去呢？是朋友，情況都跟自己半斤八兩。是人家的下人，就不能有訪客。朋友也是人家的傭人，當然就不能去探訪。就算有可訪之人，總也不能訪上十幾個鐘頭，也不能每個禮拜去探訪……。

於是，這些獲得了每週一天假日的滯港千萬名菲傭，每週日禮拜之後，自然的聚會到這巨大吊架工事地盤前的這一小方空地上，在這公有空間，找到見朋友、交換消息、讀家信……的地方，試著從全然被剝奪的疏離中鬆一口氣，也在過去一整個禮拜及緊跟而來另一整個禮拜之間脫臼般的時刻裡，盡力鬆弛、什麼都不做，好贖回些少自己。她們在這兒用鄉音交談，交換故鄉的訊息，認識新朋友，彼此分享喜悅和悲哀，互相支取在異地淪為傭奴所需要的生活的信心與力量……。

如果把滙豐大樓比作香港的拜物宗教的、死的殿堂，堂前失棲的「菲傭」們則恰似殿前庭中匆匆落腳的、活生生的漂鳥。為了自存、為了持家、為了存續一個希望和明天，她們成羣的離鄉遠行。她們默默地在異鄉苟活，所取不過極其微薄的錙銖遺穗。但是她們用以交換的是她們的青春代價、她們背井離家的傷痛。廟祝門房先生們那裡有趕盡殺絕的必要呢？

尼革洛斯島的妮娜

認識妮娜（Nina），是去年12月8日廣場前舉行為菲律賓尼革洛斯島飢民募款的義賣會上（BAYANIHAN FOR NEGROS）。她在發散飢民實況資料的攤位上，用口音濃重的菲式英語大聲狂呼，至於聲嘶力竭。我從她那兒知道了又一

個人為的天災，她也成了我第一個深入訪談的廣場漂鳥族。
妮娜現在在近跑馬地的一個華人家庭為傭，已經是第三年了。三年來她一直和「主人」的兩個小孩一起、睡在不到一百平方呎（四疊不到）的房間。她每天主要的活動空間是二疊左右的廚房。她典型的一天的工作，大致如下：

- 午前
- 6:45 起床、自己吃些東西。
 - 7:00 煮開水、準備早餐。
 - 7:20 為大孩子（現已七歲）穿衣準備上學。
 - 7:30 餵大孩子早餐。
 - 7:50 帶大孩子下樓送上學校交通車。
 - 8:15 給小女孩穿衣、餵早餐。
 - 8:30 洗廁所、整理主人臥房、掃地、拖地，抹傢俱，用雞毛帚清潔門窗等等。
 - 10:00 清洗茶蔬，將肉自冰箱中取出解冰，為做午餐準備。
 - 10:30 洗一家五口（連自己）的衣服，在窗口外晾。
- 午後
- 12:15 去學校接回大孩子，回家後為他清洗、換下制服。
 - 12:45 煮午飯。
 - 1:30 開飯。事後自己在廚房吃預先留下的一份。
 - 2:30 洗碗碟，收回晾曬的衣服，整理燙好，分放各人的抽屜。
 - 4:00 上菜場買菜或其他雜事。
 - 5:00 給兩個孩子洗澡。
 - 5:30 給兩個孩子準備點心。自己有時也吃一點。
 - 6:00 開始做晚飯。
 - 8:00 開晚飯。
 - 9:00 侍候完晚飯，自己吃晚飯。
 - 9:30 洗碗碟，並收拾妥當。



- 10:00 清洗廚房、拖地板，給大孩子準備明天的點心盒。
 - 10:30 如果孩子們還未上床，趕他們上床，自己洗澡，準備上床。
- 妮娜的這個每天工作固定而死板，一週六日週而復始。此外每個禮拜她還得換全家人的床單和枕套，拖洗床底下，煮毛巾，清洗廚櫃，擦洗抽風機。每隔兩個禮拜，妮娜得清洗一次電冰箱，換廚櫃內的襯紙。每隔一個月，要洗所有窗戶；大洗床單和桌布；打光餐具，



清洗冷氣機。每三個月則要換洗全部的窗簾。「家」裡的洗衣機規定只有在洗大床單、床單、浴巾或窗簾的時候才能使用，其他一概用人力洗。
一天又一天，一個月又一個月，妮娜在香港的三年就這樣過去了。我問妮娜她的感覺。
「我是沒有什麼抱怨的，我知道家裏的情形，他們需要我寄錢回去。只有我到這兒才吃得飽，才有錢可以寄回去。」她說。
「妳家住菲律賓的什麼地方？」
「尼革洛斯島。就是那天我們為

快餓死小孩子籌錢的地方。」
她的家是菲律賓中部的這個曾經叫做「糖碗」的大島。島上幾乎全是莊園主屬下的蔗田，佔全菲蔗田面積的70%。島近五十萬的農業勞動者在莊園中勞動。五年多前，世界糖價開始從七〇年代的高峯直瀉到谷底。今天，成本每磅14美分的蔗糖，在產地只能以2.6美分賣出。美國自菲進口蔗糖的配額，却從每年160萬噸減到20萬噸！當年不惜借債擴充蔗田到每一角落的莊園主，現在乾脆徹底停工。但是，在這個惟蔗糖是賴的單作經濟

在超國界銀行門口的滯港菲傭。
和莊園經營控制之下，尼革洛斯島失業的蔗工，是沒有其他任何出路的。土地經過近百年不斷的單作消耗，地力衰竭，多已不適合其他的作物的種植。土地所有人的莊園主，靠過去積累的資財維持而任地荒廢，却不願把地借給自己的農工去自力維生。於是，島上70%蔗農工人的小孩營養不良，平均每個月一百零八個的兒童餓死。島上蔗農工人本身，有五分之三有肺病或胃病，150萬人面對嚴重的飢饉。

「三年前我來香港以前，我爸爸在甘蔗莊園裡當工人，把甘蔗裝上卡車，每天賺十披索（港幣4元，台幣20元）。我媽媽幫人洗衣服，每天賺八披索（港幣3元2角，台幣16元）。我在莊園打零工，每禮拜賺二十五披索（港幣9.36元，台幣50元）；生活是維持不下去的，非出來不可……我從小都做的，現在可以有錢寄回去了……」妮娜說。

問及她的家族，妮娜說：「感謝上帝！他們到現在都還可以……我的兩個外甥，另外一個表妹運氣就沒那麼好了。妮娜才九個月大，她們家最小一個嬰兒，上個月死了。阿曼多和利奇，一個四歲一個七歲，我接到的信上說，他們腹部脹起、眼睜不開，整天都得躺著。」妮娜的眼圈紅了。

妮娜說，為尼革洛之飢荒募捐的那天，每一個滯港菲律賓傭人都最少捐了他們一天的工錢。「我們已經轉給佛提克天主教的『餵養中心』了。對了，也要謝謝你們中國人，除了來義賣攤子買東西的，也有捐錢的，他們真是好人，感謝上帝……」妮娜說。

在新加坡的菲傭

「請曼朵札小姐聽電話。」我在電話的這一頭說。

「什麼！？曼朵札小姐？」一個英國口音的女孩不耐煩地尖叫，「沒有這麼一個人。」

「對不起，我想找莉莉·曼朵札。」

「哦，你要找莉莉……」

話筒中傳來那一女孩恹恹的聲音，「莉莉，有個什麼人打電話給你，是個男的，還不快點！」

這是我打電話約曼朵札小姐見面的經過。一見面她的第一句話就說「叫我莉莉吧！省得麻煩，也免得叫人不舒服，我們這種人是沒有姓的。」

莉莉看來已三十出頭，目前在港島南端消暑勝地淺水灣的一個英籍大戶人家當傭，出來見人，得上個

把鐘頭公車。在快餐店，她先佔了個位子坐下，我端了飲料回來。她帶著幾分頑皮的神態瞅著我，看著我笨拙地放下端盤，取出大杯小杯，擺到桌上，嘲諷地忍住笑。

我還沒坐下。她就劈頭問：「你找我，有什麼事？」

我重述電話中我的來意。「好了，我做女傭做了7年。老資格了。頭四年在新加坡，這三年在香港。香港的情形你可以問的人很多。問我新加坡吧！在那兒，我們的僱主也是你們中國人。」莉莉說。

我請她比較一下在新加坡當女傭，與在香港有什麼差別。

「要比你自己去比吧。我只負責把新加坡的情況跟你講。」莉莉說。她說新加坡政府對發工作證給外來的女傭——特別是能照顧小孩的——是很大方的，因為他們新加坡政府要鼓勵家庭主婦外出工作。「但是政府的僱傭條例中都不包括有關家庭傭工的規定。他們認為家事很難定義，也很難定時間，哈！所以，我們女傭居然沒有最低工資的規定。僱用合約也多是口頭的。」莉莉說。

那麼新加坡政府怎麼去管理這種僱傭關係呢？

「當然有辦法，每一個僱主僱用我們都得交5,000新幣的定金。同時因為我們是『非技術工人』，在他們經濟發展的分類中，屬於『被淘汰』的一類，我們的僱主為此每個月要付120新幣給政府。」莉莉說，「至於我們的工資和福利，算是僱傭雙方的『私事』，他們說，工資應該由『自由市場』來決定。」

據莉莉說，在新加坡，外來女傭，規定只准做家務。她們不准在農場、工廠幫忙，也不能幫主人守貨攤或者賣東西。新加坡勞工局抓人抓得很勤。抓到了就把老闆的定金全部充公，「還要把我們趕回去，再也不准來。」莉莉說。

「妳在新加坡時工作範圍包括些什麼呢？」我說。

「包括什麼？煮飯、買菜、帶小



孩、洗衣、燙衣、餵狗、照顧花園、縫紉、陪小孩做功課……」

其他在新加坡的菲傭，還做那些家務勞動呢？

「有的還要給女主人拔白頭髮（大笑）。說真的，從哺奶到清洗癱瘓的病人，什麼工作都得做。有時候，老闆叫去幫工或賣東西，萬一被抓，自己倒楣。」

據莉莉說，在新加坡，菲傭最大的困境，是被迫做兩重或多重勞動。很多菲傭一到新加坡，她們的回程機票就給介紹所收回去賣掉。有些僱主逼人接受以20到25新幣（台幣400到500元）的代價放棄每兩個禮拜一次的假期。

「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菲傭在新加坡呢？」我問。

「為什麼？因為菲律賓的經濟壞。因為最少要投資一萬六千披索才有辦法出來打工。不少人都是到



「家書抵萬金」。



在廣場水池旁，休假的菲傭閒話家常。

處借債才湊到的。最後，是因為我們怕，怕被趕回去，再也來不了，我們就沒辦法在外頭賺錢或接濟家族……」莉莉說。

「你曉不曉得，在新加坡，我們只要結婚，不管是不是嫁給新加坡公民，我們就會被趕走，老闆的5000塊就要充公。因此，老闆管我們比管他們的女兒還嚴」莉莉說，「老闆娘在僱人前千萬叮嚀介紹所不要長得不錯的菲律賓女孩，免得她們的先生同我們搞三捻七。我們每半年還要去政府衛生所檢驗有沒有懷孕，哈！他×的！」

「你在菲律賓有自己的家嗎？」
「我爸爸、媽媽，他們都還健在。」

「不，我是說，有沒有你自己的家？」

「丈夫？我沒有。真的沒有。不像很多年紀大的，老公孩子一大堆，全賴在家張著嘴要吃。她們把工錢全部都匯回去還不夠家裡用，自己一個都不花。而且她們還不敢給主人家知道這一切。她得謊稱沒有家累。看家信得偷偷躲起來哭……」

「我問一個問題，希望不會冒犯你」我說，「不過，如果你不願意，可以不答，好不好？」

「OK。你問吧！」莉莉說，偷偷抬起手看她的腕錶。

「像妳在香港，感情方面的事，或是性的方面，是怎麼處理呢？」

「這個，我跟男朋友找個地方happy, happy 是有的。別人怎麼樣我不知道。這裡幾萬個我們菲律賓女的，只有兩三千個菲律賓男人。他們多是音樂師。中國人，你是知道的，他們用什麼眼光看我們？他們會像你在公共場合和我坐這麼久的，真是沒幾個。如果交上個白人，保管人家不當你是姘女也會當你是吧女！真是豈有此理，要當吧女我們不會在菲律賓當，要來到這個鬼地方丟人現眼？我們好像連自己身體的需要都不能有似的。」莉莉連珠炮似地說，「抱歉，我要走了，就談到這兒吧！」

最起碼，我們全是亞洲人啊……

多洛蕾是聖約翰天主堂，菲籍工人服務中心的菲籍義工，長長的黑髮，斯文的舉止。我認出她是那一回為尼革洛斯飢荒義賣會上白衣黑裙、演唱民歌詩班的吉他手。

「妳常來這兒幫忙？」我問多洛蕾。

「只有週末才有空來。平時我也得打工。」

啊，連她也是香港的菲傭嗎？

「我是女傭，我知道你要問什麼。」她微笑著說：「其實，像我這樣的很多。據這裡的統計，菲傭裡頭差不多40%到一半是有各級學校文憑的。不少的人有她們的專長。我們有教師，有護士。做女傭可以說是超夠格（over-qualified）了。」多洛蕾說，「誰叫我們國家窮，只好出國打工；我們現在每個月拿香港政府規定的最低工資1,800港幣，可是算起來，這待遇比菲律賓的律師、教授的收入都好！」

「1800港幣在香港算很少了……」

「我們吃住都不要負擔，過去馬可士規定不能少過收入的70%（即所謂的『總統行政手令E.O.857和E.O.925』），每年全球七十幾萬菲律賓男女工人，匯回菲律賓的約美金十億之多，確實是不少的。」

關於她們本身在香港的花費，多洛蕾說，她們平時花費不大。最大的負擔是付給介紹所的費用。

「我們最少花6000港幣，僱主方面也得上2000港幣。換句話說，我們第一年，除了匯回家，就是付介紹費，一個銅板都剩不下的。」多洛蕾說，「如果來港的路費和其他費用是高利貸借來的，不少人做個兩三年還在還高利貸（Loan Shark）的錢呢！」

「你們出來打這樣的工，像你放棄——最起碼暫時放棄——自己的



所學；有什麼比較長遠的打算呢？」我問。

「這要看自己能有多少錢，要看菲律賓國內的情況有多少改善。我們知道在這兒是極不穩定的。」不是中國婦女情願上工廠打工不想幫傭，不是因為我們比中國阿媽便宜、聽話；因為是外鄉人，平時無處可去。」多洛蕾說，「我們是沒有多大機會的。當然，有的人家想請到像我這樣比較有文化的傭人，可以教小孩英文。但是報上不斷都有趕我們回去的意見。建議泰國的華裔前來；或者像廣州還成立了女傭訓練學校，準備外銷……我們的機會當然是隨時會消失的。」

最近香港立法局秘密會議中已再度否決了從中國進口女傭，多洛蕾的看法是——「他們害怕的是政治問題，怕一放不可收拾。大陸女傭來了，將來賴著不走，香港可一點辦法也沒有。因為她們走在街上，完全是你們中國人。雖然滑稽，事實因為我們菲律賓人一眼看上去就和中國人不一樣，一旦要去香港社會逃亡，極不可能。我們這才成了進口女傭的上選，沾了『種族主義』的光了！」

為人幫傭，中國主人和白人主

菲律賓人篤信天主教。假日上教堂望彌撒，是滯港菲傭最重要的精神生活之一。

人，有什麼差別呢？多洛蕾說——

「我做過中國的人家。現在在一個白人家庭幫忙。我覺得兩種主人是不太一樣的。不過這只是個人的觀察，不一定對，隨便講講。菲律賓文化和中國文化是很不一樣的。人也不一樣。你們中國人比較拘謹嚴肅，我們比較輕鬆頑皮。你們理智、冷靜、善於計算。我們比較情緒、衝動、不在乎。最要命的是我們很愛哭。我們是哭起來驚天動地的民族（笑）。大事小事，好事、壞事，感情來了沒有不哭的。特別是在外鄉異國收到家信，我們非哭不可。那裡知道中國人家庭最恨人哭，特別你外人在家哭，好像是很不吉利或者很沒有面子的事。我們常常哭過就忘了，中國主人却始終耿耿於懷。」

多洛蕾說，工作方面，中國人家，特別是女主人，一般就是看得傭人一刻閒下來。中國主人一看傭人工作做完，手上閒下來，就開始挖空心思，要找些零活給傭人忙。白人的家庭，主傭關係可能



「慈悲天主，萬福瑪利亞……」。

分得更清楚。「但是我們的工作範圍也劃分得清清楚楚。在白人人家，只要我們做了大家同意規定要做的，就很少有額外要求。他們比較清楚僱我們是做事；我們不是賣給他們或是屬於他們的。」多洛蕾說。我問她，何以白人和華人僱主有這樣的差別。「有些中國人認為，你們有些人自認是半個白人或半個美國人，態度不像個傭人。你的看法呢？」我問。

「我覺得差異來自不同的文化上。文化上，你們中國女人在家庭中似乎比較沒有地位。她們一身兼妻子、母親、廚子、傭人於一身。因此，我猜想她們有一肚子怨氣。現在他們上班去了。我們菲傭成了她們留在家裡的那一截。我想她們不是要故意把氣發在我們菲傭身上吧。她們只是用過去怎麼被對待的

方式，來對待我們。」多洛蕾說，「或是拿她們在外工作如何被對待的方式，回來對待我們吧。」至於菲律賓人「半個白人、半個美國人」的意識，多洛蕾不否認她們之間，在潛意識中或許有些人因殖民的記憶而有這奇異的認同。「我認為那很無聊。最起碼我們都是東方人，都是亞洲人啊。我們應該比較容易相處才對。最起碼，我希望如此……」

多洛蕾的希望，說真的，也正是我的希望。然而，這希望是不是一個一廂情願的東西呢？在階級、文化、性別等種種偏見與歧視的包袱下，「東方人」對一些飽食的中國人而言，恐怕是輕如浮塵，脆若蟬翼的觀念吧。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下人」的稱呼，恰好是一個心態的具體反映。在中國「丫環」、「妹子」（港語），恰好是封建的過去和勢利的現代的階級輕蔑，在

用語上的證據。

20世紀90年代下半葉，世界都市核心的香港中環；赫然出現這樣的廣告辭：

「舊時代隨近身侍婢耀家聲
今日特聘海外菲傭顯身價」

這樣的廣告辭，它所污辱的到底是誰呢？

在這同樣一個地方，幾十萬的家庭主婦清晨離家，入廠生產；日暮回「籠」，理家課子。賠掉了與菲傭月入相等的1800港元無償家庭勞動，貼上了還少過菲傭月入的次等工資，換來的又是什麼？

香港菲傭的境遇，強化了香港中上階層家庭動態中的男性沙文主義。這固然表面上是拜經濟力懸殊的所賜，但深一層去看，這不也反映了漢人社會經濟發展聲中的封建再造、西化表象下父權變本宰制，女性又一次被邊緣化的過程嗎？

永恆的 聖山 康拉·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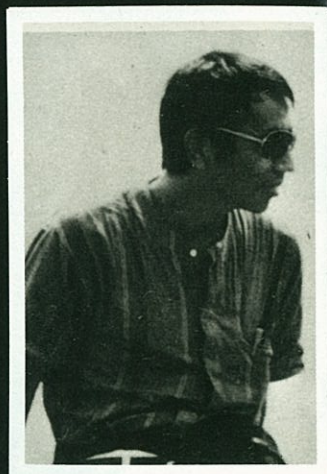
尼革洛斯島大飢採訪筆記

菲律賓的尼革洛斯島，
是個美麗而又肥沃的島嶼，
因盛產甘蔗而被稱為「砂糖之島」。
新殖民主義的甘蔗莊園體制，
1983年以來世界糖價的暴落，
使今天的尼革洛斯島有15萬個幼兒在飢餓中喘息，
去年有1000個幼兒因飢餓與營養不良死亡！
這是一篇不會在台灣任何媒體上報導過的，
戰慄·熱淚的現地報告！

撰文■高橋章三

攝影■高橋章三

譯寫■荆 果



高橋章三 (Takahashi Shozo) 1945年生於日本京都。高校畢業之後，做過鐵路職員、家電產品服務員、計程車司機和新聞記者等工作。1975年，任日本賤民組織「部落解放同盟」中央機關刊物記者，為北海道愛奴族、琉球白保地方機場等問題奔走於全日本各地。1985年，辭職成自由投稿記者，專心於東亞各國問題的採訪。

用甘蔗暫時緩和飢腸的
尼革洛斯島上的小孩





尼革洛斯島上，在甘蔗農莊勞動的貧困農民的家。不但居所簡陋，室內沒有任何水電衛生設備，而且人口眾多，食指浩繁，使家庭的飢餓問題更形深化。

在菲律賓的尼革洛斯島上，至今還流傳着這樣一個故事：

有一天，一個外國人來到康拉·翁火山的山麓，尋找金礦。他在山的周圍放置了許多測量用的記號。突然間，從火山山口，出現了一隻背上騎着巨人的大黑馬，把那些記號全部吃光了。

那位巨人，就是這康拉·翁火山之王，他對白人說：「即使你願意用兩個你們的國家拿來交換，我也

決不會把這個山出賣給你們的。」這個故事，可以說明那世代和尼革洛斯島的豐沃自然共生下來的島民們的共同信念、情感和願望。

聽到這個故事後，我就極想能到近處去觀賞這個火山。今年4月，再訪尼革洛斯島，我請了一位菲律賓 NFSW（「全國砂糖工會聯盟」National Federation of Sugar Workers）的青年當嚮導，攀登

了這康拉·翁火山的山麓。

康拉·翁火山的英姿，遠遠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美麗，看來偉岸而又崇高。可是，那山脚地方，却是政府軍和 NAP（新人民軍）的戰場。當我目擊全副武裝的政府軍在康拉·翁山搜山的時候，不由得深刻地感覺到菲律賓這個國家，在她國家建設的道路上，還存在着著多麼艱巨的困難！

現在，尼革洛斯島被稱為「苦澀

的砂糖之島」。她也簡直可以說是「飢餓與虐殺之島」；是「否定人類生存的悲劇之島」吧。這種冷酷而非人性的現實，即使在今天艾奎諾新政權下，也不會產生基本的變化。寧可說，「撒爾培基」（「消滅」的意思）有比馬可仕時代更增高的傾向。或許這是因為懷有危機感的尼革洛斯的層統治階級，為了保護他們自己的支配性地位而行使強權的緣故吧。但無論如何，馬



甘蔗農莊主人的宅邸。莊園主和蔗農間的社會差距之大，由此可見。

可仕時代所建立的鋼鐵般的支配體制，至今仍然在尼革洛斯島上屹立如故。

但是，對於為求尼革洛斯的解放而戰鬥的人們來說，這次上演的艾奎諾夫人「政變劇」，確實帶來了些許改革可能性和希望的萌芽。這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十四萬人徬徨在飢餓線上

現在，讓我們來看看這尼革洛斯島的飢荒狀態吧。

據說，去年（1985）一年之間，尼革洛斯島上有一千名以上的小孩，因為營養不良而死亡。根據報導，目前正掙扎在飢餓線上的兒童，多達十數萬名。筆者訪問過巴哥羅特州立醫院。這家醫院收容的是情況最壞的小孩。那些飢餓的幼童們已經極度衰弱，連吃東西的氣力都沒有。手脚異常地細瘦，腹部却脹得很大。據醫師說明，目前雖然以點滴注射補給營養，實際上已無回生可能。一個接着一個，我目睹著那些寶貴的幼小的生命，在還來不及為自己留下任何回憶之前，在極微弱的掙扎中，無聲地死去。

另一方面，住在「亞仙打」（農業莊園）的窮苦的孩子們，多數根本無法住進醫院就死去。這些貧困的半農奴的孩子們，連每日的食物

都成問題，家裡根本不可能有餘力送因飢餓而瀕臨死亡的孩子到醫院。

另一方面，在巴哥羅特市中心的市場，出售着極為豐盛的各種食物。想想那麼多的、只要有一點錢就不必死掉的孩子們！當我們面對這種非情、慘酷的現實時，實在怎也排遣不了這無可名狀的悲傷。我並且也切膚地意識到：屬於飽食之國的自己，和這些農園住民們之間，的確存在着一堵幾乎永遠無可跨越的，冰冷、無情而又殘酷的牆啊！

蔗糖工人的失業與貧窮

尼革洛斯島大飢，直接的原因，在於這個島的主要輸出產業蔗糖業，遭逢了嚴重的不景氣。那是當前國際糖價大暴落帶來的必然結果。1984年，國際糖價陡降了八分之一，已經不敷成本，全體蔗糖莊園主相繼實施減產。

長期以來，尼革洛斯島的這些莊園主，以令人無法置信之低的工資，酷使着糖業工人而獲致致富。然而一旦遇到經營危機，則只知道把工人當做害蟲一般，從甘蔗園或製糖工廠趕出去，以減少負擔，確保利潤。

為此，尼革洛斯島的失業者不斷暴增。估計大約44萬工人中間，



從援助尼革洛斯島飢荒的組織領取救濟食品的母親和女兒。

約有七成(根據 NFSW 調查)失去了工作。在倖能保持工作的工人中,據說一週能保有兩天的工作機會的,便算是幸運兒了。工資一般而言,雖然各家莊園水準不一,大概是一天 10 披索(合台幣約 20

)到 17 披索(台幣 34 元)。這樣的低微的收入,連買米都成問題(1 公斤米是 5 披索到 7 披索,即 10 元至 14 元台幣)據規定,尼革洛斯的甘蔗工人的最低工資應該是一天 8 小時 32 披

索,但幾乎所有的甘蔗園都無視於這個最低工資規定,沒有人遵守。

深夜兩點鐘開始勞動

我訪問了一位從小在尼革洛斯島上的甘蔗田工作,在甘蔗農莊度過大半生的老工人,我才對尼革洛斯島甘蔗勞動者的困窮原因,有了概括的理解。

拉克洛思老先生(56 歲),是尼革洛斯島上聖羅撒利奧莊園的老工人,生於 1930 年 8 月 4 日,是六個兄弟中的老三。一家生養五、六個孩子,可以說是本地標準的家族構成。他出生的時期,剛好是 1929 年世界大恐慌波及菲律賓,帶來蔗糖業的大不景氣的艱苦時代。原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降,尼革洛斯島的甘蔗生產成長得極為順利。大恐慌一旦來襲,1935 年的

在地上擺報紙雜誌攤的小兒。



精美典藏版 人間雜誌合訂版問世!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後,「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從去年十一月創刊以來,以她真誠的人文關懷,透過報告攝影和文字,報導台灣的人和生活中自有的尊嚴、智慧、愛和力量。旅日歷史學者戴國輝先生說:「人間」這樣的雜誌,能受台灣社會熱情的支持,使我看到台灣的希望。」生物科學家林俊義博士說:「許久以來,我們……缺乏……愛、疼、親、慈的真情。看完了「人間」,我深深地感動。」日本社會派攝影家樋口健二說:「在日本,「人間」這樣的雜誌已經絕跡。「人間」令我們羨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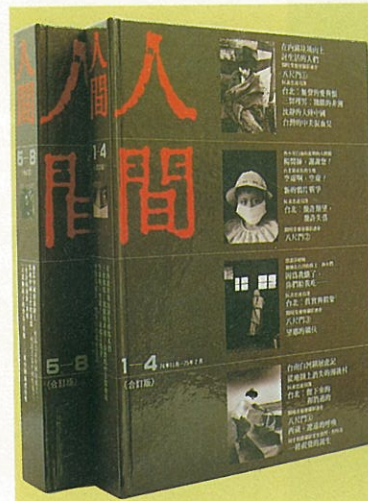
■慶祝創刊週年· 免費贈送全年新訂戶

為慶祝「人間」創刊週年,凡 9 月、10 月、11 月中訂閱「人間」雜誌一年者,免費贈送「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1-4)及(5-8)二巨冊,價值 1000 元,(所剩冊數不多,請及早訂閱,送完為止)或全年 12 期外另贈 2 期(劃撥時請註明)。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的 4 大優點

集中裝幀·不易散失·折損
合訂版把 1~12 期「人間」依序分卷裝訂,使您所珍愛的「人間」不易因外借、零置而散失、折損,有利於長期完好的保存從內容到印刷、裝幀都極值珍藏的全套「人間」。

細目完備·查考方便
「人間」的內容,包羅有關台灣社會、生活、文化、少數民族、民俗、環境、生態等各方面深刻的報告文章和生動珍貴的圖片、歷久常新、永不過時、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合訂版有各期細目,封面、書背有各期要目,查考起來十分方便。
裝幀精美·書櫃增輝
「人間」的藝術編排和裝幀,精淨、從容穩重而富創意,從封面到內頁,風格獨具,受到出版品設計界和廣泛讀者的推獎。合訂版發揮「人間」優秀的設計風格裝幀,莊俊綸雅,使您的書架增添文化之美。
華貴的品質·經濟的價格
每一本人間都是文化和印刷上的極品,經過精美合訂裝幀後,以經濟價格供應。定價謹及原價的 84%;預約價又僅為原價的 60%。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預約大優待●
合訂版把 12 期「人間」分〈1-4〉〈5-8〉〈9-12〉三卷合訂
每卷 4 期定價 500 元, 3 卷計 12 期 1300 元
預約期間,每卷特價 360 元, 3 卷(12 期)特價 980 元!

冊數不多!請從速預約

●預約期間:民國 75 年 9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截止,郵戳為憑
●供書時間:人間〈1-4〉合訂版 9 月 25 日寄書
人間〈5-8〉合訂版 11 月 5 日寄書
人間〈9-12〉合訂版 76 年 2 月 5 日寄書

●郵寄:高級瓦楞紙掛號交寄
●劃撥帳號:1008791-0 號 人間雜誌社
●查詢電話:(02)7027609 / 7056801 / 7040061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 2 段 107 巷 11 弄 17-1 號 1 樓



尼革洛斯的工會運動家出示抗議文宣資料。

產額就自前一年的 148 萬噸驟減到 87 萬 7 千噸。那時候的甘蔗工人們的生活，立刻陷入極度的貧困和絕境中。

拉克洛思自幼便能做工。他的父母在稻田裡工作，他也幫忙下田幹活。「記得那時的收入還比今天好一點呢。」，拉克洛思這般回憶。農民把收穫量的三分之一當地租繳給地主，另外栽培一些果樹和玉米等市場作物，同時也自己養豬。他說在他小的時候，農人的孩子還可以打打棒球、釣魚、打籃球等，玩得還很開心。

他只上到小學二年級就輟學了。剛上三年級那年，日本侵略軍打進

菲律賓。戰爭立即帶來了食物的缺乏。在混亂中，他的父親失去了佃農的工作，他本人則被日軍強迫徵



用；為日軍建築巴哥羅特飛機場。十七歲，他在甘蔗農莊上當甘蔗工人。

「每天凌晨兩點鐘就得起床做工。那時候可不怕沒有工作，一工作便有收入，可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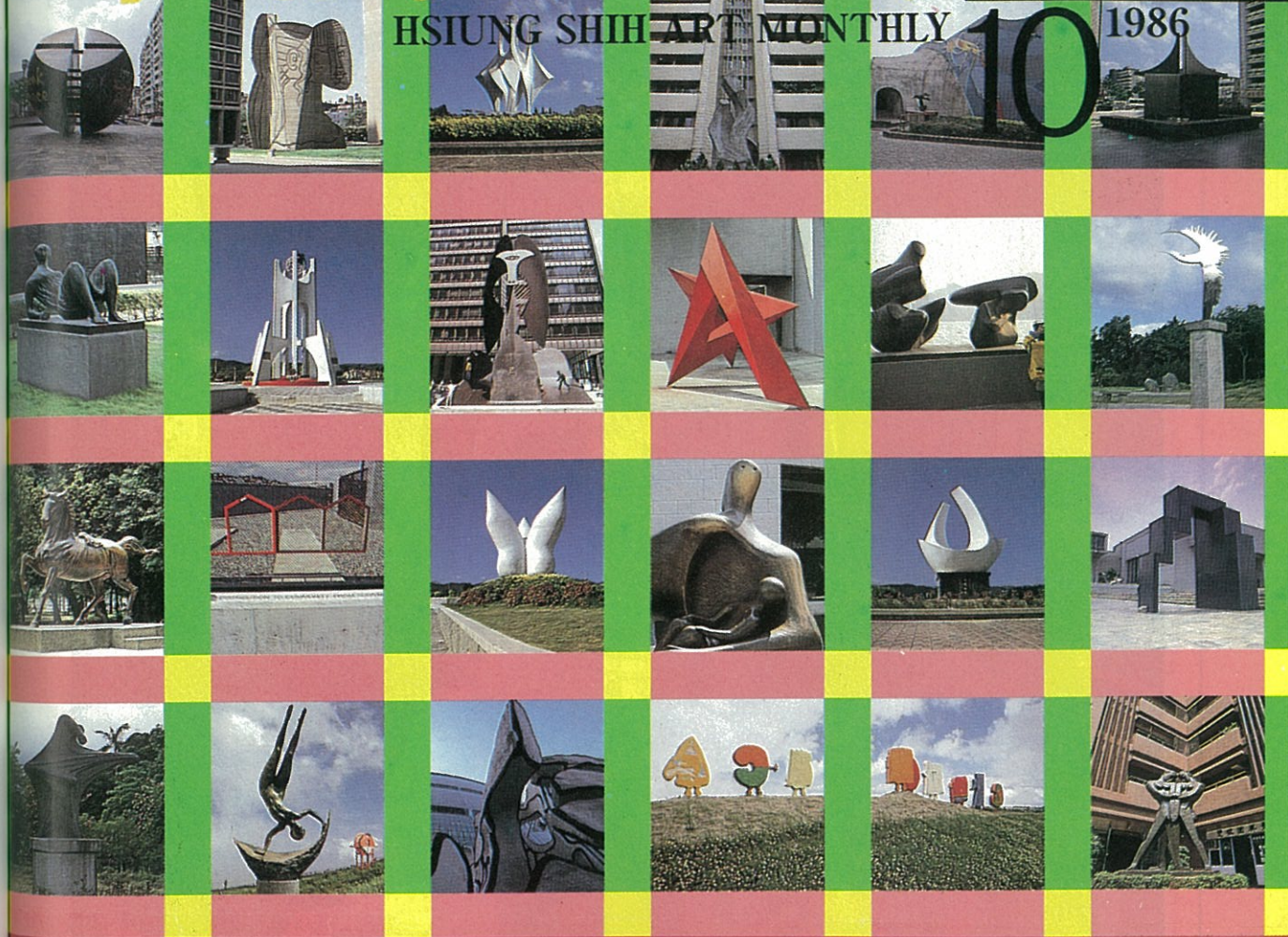
1946 年菲律賓獲得了形式上的「獨立」。美國對菲律賓的實質統治，卻比戰前更有實質上巨大的利益。虎克黨游擊隊被徹底彈壓，一方面施行對甘蔗、椰樹等主要產業的保護政策，兼用蜜糖與鞭子的兩手策略，來鞏固美國對菲律賓的支配基礎。就甘蔗而言，1956 年，美國與菲律賓訂立了「勞利爾·朗克萊協定」，保證以高於國際價格

目前，有 1500 萬幼兒在飢餓線上掙扎。去年一年，統計有 1000 個幼兒因營養不良致死。

雄獅美術

台北公眾景觀雕塑
許水德市長談公眾藝術
焦點藝評新登場
楊三郎老當益壯勤寫生
李義弘的畫

HSIUNG SHIH ART MONTHLY 10 1986



十月號要目

- 公眾藝術問題點：景觀雕塑與 1% 藝術基金
- 是都市美化？還是視覺污染？
- 獨家訪問台北市市長許水德談公眾藝術
- 焦點藝評新登場
- 替你看天下藝術雜誌
- 楊三郎老當益壯勤寫生

雄獅美術每本零售 90 元，書報攤有售！

長期訂閱·特價優待
全年 12 期訂價 1080 元
現在訂閱優待價 900 元
二年 24 期訂價 2160 元
現在訂閱優待價 1700 元

雄獅美術

關心公眾藝術問題的月刊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 216 巷 33 弄 16 號
TEL / (02) 772-6311 ~ 3



郵撥帳號 / 0018886-2 號



甘蔗莊園農民住屋內室。家徒四壁，在飢荒中，農民以蕃薯與香蕉為主食。「記得上一回吃米飯到現在，已經好幾年了。」主婦說。

的代價，把砂糖輸入美國。

但由此協定獲取利益的，只是那些甘蔗莊園主。蔗糖勞動者仍然在低工資制下喘息。一有旱象，尼革洛斯島就立刻出現飢餓。況且甘蔗勞動只在10月到翌年4月之間需要，5月到9月幾乎無工可做。蔗糖工人在長達5個月中毫無收入，只能對莊園主借貸度日，到生產期時再從工資中扣回去，成為長期工資借貸下的半農奴。

「1960年代的情況最好了。那時候，工人一天可以吃三餐。現在我們只能一天兩餐……」

拉克洛思緊鎖着眉頭這樣說。不過所謂一天三餐的米食，是以深夜開始的長時間艱苦勞動換來的。

拉克洛思在1960年結婚。太太叫愛利妮娜。她住在巴哥羅特市內，據說兩個人是在一年一度的村祭活動中認識的。

「他做工很勤快。工餘的樂趣，只是偶而喝一點酒。」愛利妮娜這樣說。亞仙打的生活很刻苦，幾乎沒有什麼娛樂。前面所提到的村祭，是唯一的全村共歡的節日。即使在聖誕節或新年元旦，也不過全家吃一點米糕餅和肉類而已。

尼革洛斯島的貧民窟一角，蜷居著飢餓而貧困的甘蔗工人。

夏日炎炎——

要“解渴”更要“健康”

這時候——你需要“工研益壽多健康酢”，喝一口，消暑解渴！再一口，增進健康！

酸甜又好喝，解渴更健康！

新的鹼性健康飲料——工研益壽多健康酢，特選薏仁酢、多種水果加蜂蜜調製，酸甜夠味，清涼無比，不但能立即消暑解渴，更能均衡體內酸鹼值，促進四季健康！



請冰涼於10°C飲用最佳！
不含防腐劑、人工色素、香料



消暑、解渴、好處多——

益壽多健康酢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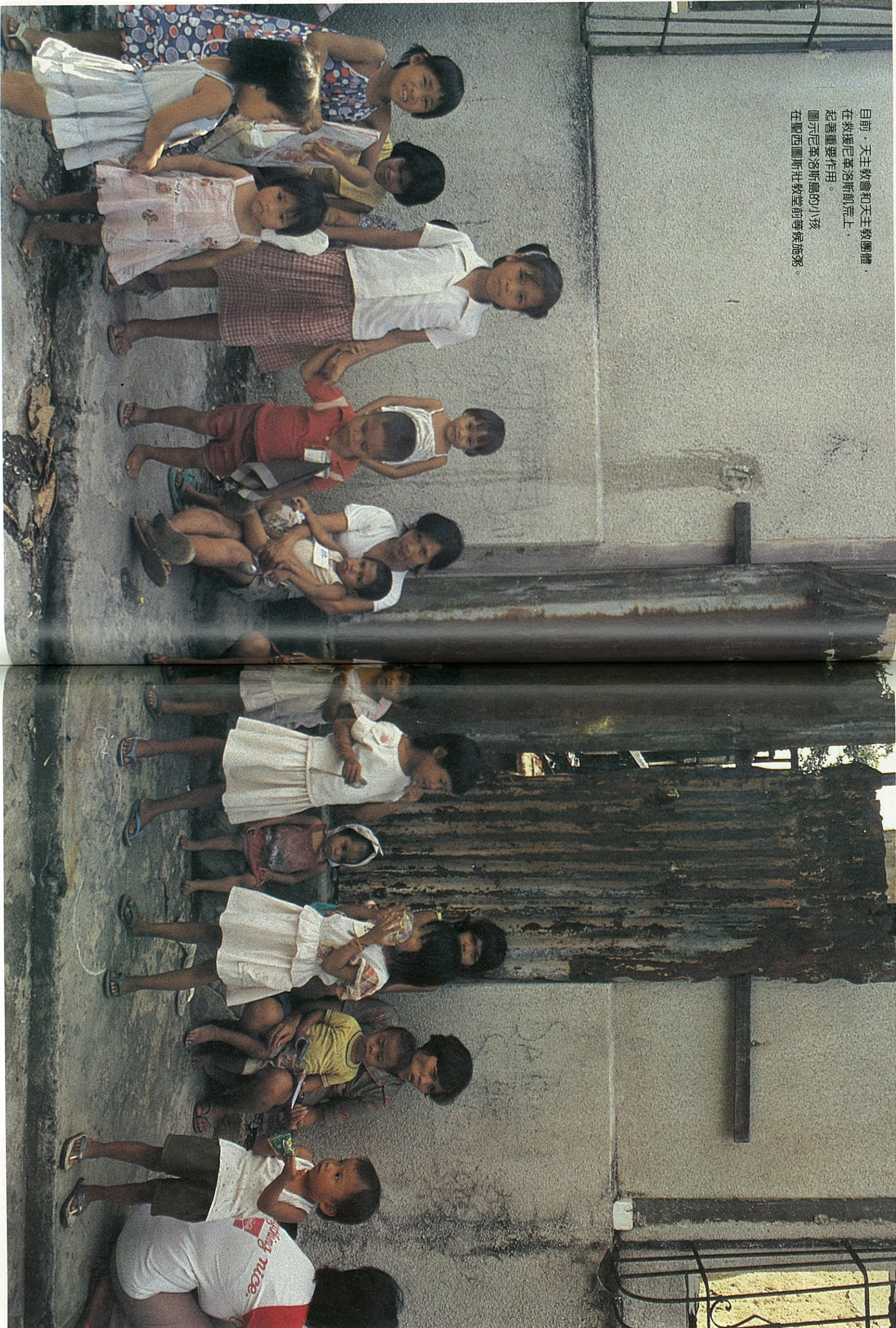
工廠：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公司：台北市南陽街11號 服務專線：(02) 751-2112

台北門市部：台北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 (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高雄門市：三民區九如二路418號 ☎：(07) 321-9540

目前，天主教會和天主教團體，在救援尼革洛斯飢荒上，起着重要作用。
圖示尼革洛斯島的小孩在聖西圖斯壯教堂前等候施粥。





世界各民族的小孩
看起來都一樣可愛、純真，
但尼革洛斯島的小孩
却面臨著飢餓、
夭死的深刻危機。

像這樣，尼革洛斯島上的甘蔗莊園勞工，可以說被註一生過着貧困生活，無處可逃。

大約百年前，亞仙打制度被帶進尼革洛斯島。那是當時的英國的殖民地主義者看上了這個豐沃的島，和土著的上層階級連合，建立了亞仙打這個大農莊制度。島上的悲劇從此開幕了。特別苛酷的是菲律賓的亞仙打。在印尼那一邊，荷蘭、英國和美國的資本也建立了甘蔗農園，但他們支付地租，甘蔗的種作面積也限制在全面積的五分之一。當然，這些形式上的規定不一定都能發揮約束作用，至少比尼革洛斯的亞仙打算是稍有良心的作法。在尼革洛斯是少數大莊園主支配了亞仙打，其對甘蔗勞工的剝削性往往不顧工人的最低生存錢。

「現在要緊的一點是確保土地。尼革洛斯是一個肥腴而豐沃的島，只要自己擁有土地，人們就可以活下去。」拉克洛思老人感慨似地說。他的臉看來比實際年齡還老些，臉上滿佈的皺紋，代表了他的一生勞苦。

1974年，「勞利爾·朗克萊協定」因國際糖價的暴落而失效，從此菲律賓的甘蔗產業的黃金時代便一去不復返了。當時是馬可仕獨裁的時代，政府的中樞要津可以說多數是與甘蔗莊園主有關。為了尋求新市場，曾經有過各式各樣的暗中活動。1975年，全輸出額的60%輸往日本。糖蜜輸出量的平均90%以上，也由日本購進。

可是後來由於代替甘蔗的化學製品的開發、砂糖需要量的減低等因素，造成1984年糖價的大暴落，使尼革洛斯島的砂糖產業遭遇到甚大的打擊。事到如今，甘蔗中心的產業構造，已經失去了未來的發展性了。

在這樣的現狀下，由NFSW，天主教教會等所推動的自立運動，已經在尼革洛斯島展開了。在聖羅撒利奧，人們開始利用甘蔗的休耕地種些玉米、地瓜和米等市場作物

尼革洛斯島

位於菲律賓馬尼拉南方約480公里，菲律賓中部比撒亞諸島中的一個島嶼。分為以椰果生產為主的東部，和砂糖產業為主的西部。該島的甘蔗種植面積佔菲國全部蔗作總

面積的68%，素被稱為「砂糖之島」。西部人口210餘萬人。西部糖業佔該州總生產的85%，扶養着75%以上的州民。

菲律賓

面積：30萬平方公里。國土的95%由11個較大島嶼所構成。

地形：大小不一的7100島嶼，散布在南北1800公里的範圍內。境內多火山，土地的起伏很大。國土的一半以上是森林。

氣候：因為地近赤道，一年分兩個季節。12月至翌年5月是乾旱期，6至11月是雨季。

首都：馬尼拉。獨立後首都被移

置隣接的奎松市，但隨著首都圈的發展，包括馬尼拉、奎松市在內的4市13鎮聚聯形成了大馬尼拉。

人口：現時大約4840萬人，正急激增加中。人口集中在北部，而擁有豐富的地下資源的南部，則仍然停留在未開發狀態。南北人口密度的差距繼續擴大中。

通貨：披索。1披索約值台幣2元（86年1月現在）。

菲律賓的歷史

民族主義的時代 1898年6月12日，艱苦的獨立鬥爭終獲成功，發表了獨立宣言。但同年12月10日，美西戰爭的停戰條約（巴黎條約）規定，菲律賓主權由西班牙轉讓美國。

獨立戰爭的時代 1901年，亞基那爾特被逮捕，抵抗運動趨於瓦解。羅馬教皇許可以美國人替代西班牙籍的高級聖職者。美國總督開始統治。1934年，制定了「戴丁克思=馬克搭費法」，成立了美國高等公務官監督下的菲律賓聯邦。

太平洋戰爭的時代 日本軍佔領了菲律賓諸島中的要地。激烈的戰

爭帶來了嚴重的災禍。特別是，馬尼拉市幾乎變成灰燼。

1946年7月4日，以菲律賓共和國國名獲取完全獨立。但政治上經濟上的混亂未獲改善。嗣後，美日等系統的多國企業趁機在菲推行經濟侵略。

1965年，馬可仕就任總統。1972年，馬可仕總統宣佈戒嚴令。

1981年1月，解除戒嚴令。1983年9月，反對派領袖艾奎諾被暗殺。

1986年，馬可仕在政變中倒台，艾奎諾夫人就任新總統。

。在幾處農園，也看到豬羊、鷄等家畜的共同飼養。

最後，把農園生活再介紹一點。農園的住民們都工作得很勤奮。早晨，初昇的太陽把甘蔗田染成一片金紅，人們便開始一天的勞動。幼童牽着老人的手，幫他做晨間散步。搗米的少年、運水的孩子們，都參加生活的勞動。

在日本，這些都是已經沉沒於歷史陰影中的景觀。農民為生存而共同扶助的精神，還鮮明地脈動在艱苦的尼革洛斯島上，這是農村高度資本主義文化以後的日本鄉間所不能一見的人文傳統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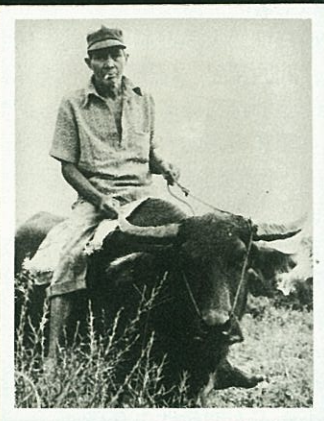
美麗的自然，溫柔的人們。筆者由衷祈願，尼革洛斯島人民不受飢餓逼迫的日子早日來臨。 ♀

苦澀的 砂糖之島

充滿失業·飢餓·死亡 和憤怒的尼革洛斯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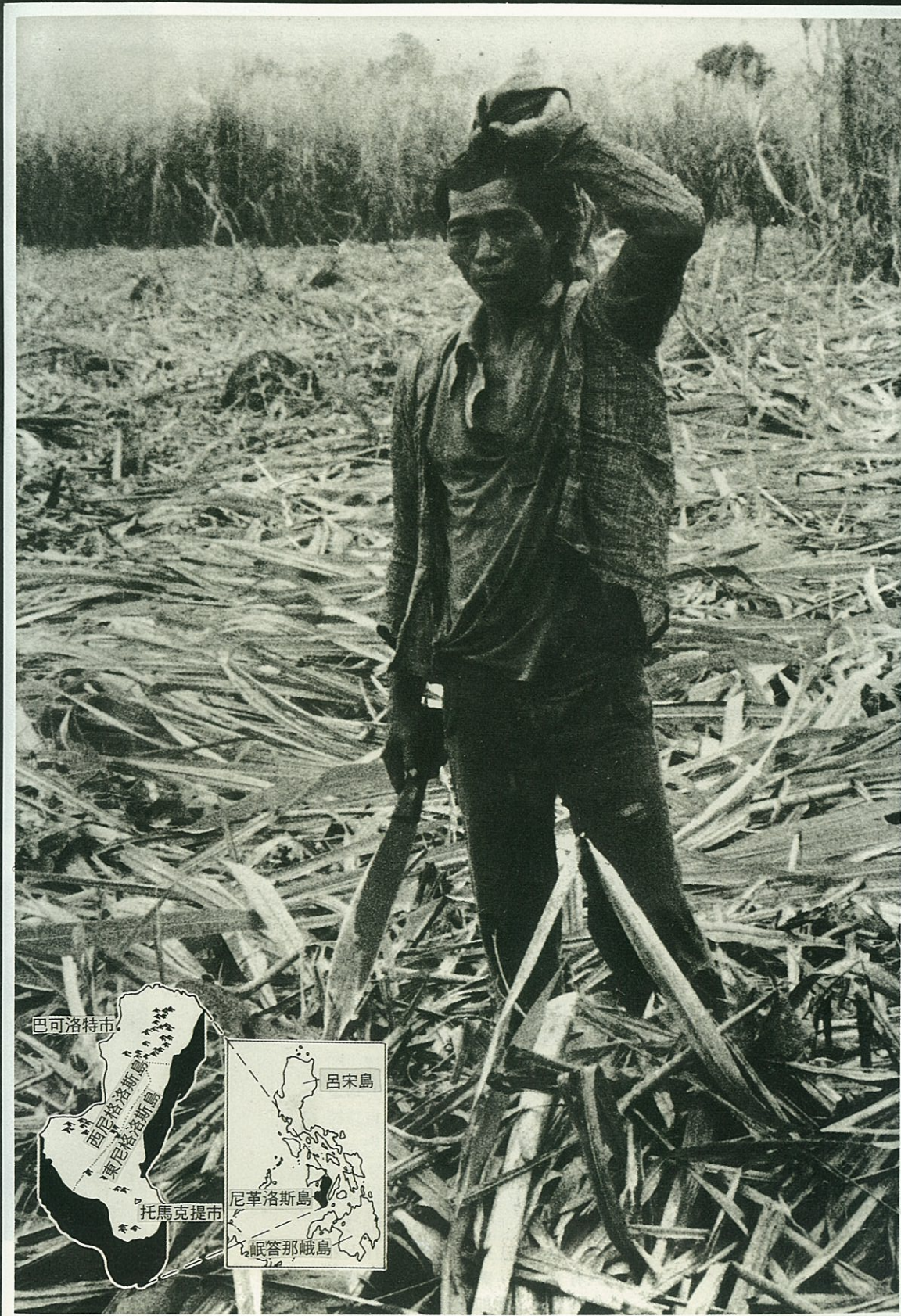
一百多年前，殖民主義者
以大莊園制度和單一種植，
把菲律賓尼革洛斯島變成砂糖之島。
國際糖價暴跌，和豪族·軍人支配的結構，
使失業、貧困、負債、死亡和憤怒在島上燃燒。
爲了爭取生存、土地和正義，
支配者和工人、農民展開了激烈的戰鬥……

攝影 / 高橋章三
/ Photobank, Phils.
撰文 / 井三一久



尼革洛斯島上的農民。

尼革洛斯島的甘蔗莊園工人。
工資低微，
長達五個月的農閒期
靠向莊園主舉債度日。
1983年世界糖價暴跌了7%。
使島上甘蔗莊園工人
立刻陷入嚴重的貧困與飢餓之中。



前言

菲律賓是位居世界第十位的砂糖生產國，其砂糖輸出總量居世界第六。從 1920 年代起至 1977 年的半個世紀中，砂糖是菲國最大的外匯收入項目。雖然自 1979 年起，因為國際市場價格的低迷而使菲國砂糖輸出額退減，然砂糖業之成為菲律賓經濟命脈，由來已久。砂糖工業的盛衰與消長，至今仍然對菲國經濟的整體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

此一龐大的生產組織中的人口構成，包括約 35000 人的甘蔗莊園主（亞仙特羅）和超越 50 萬人的甘蔗工人。甘蔗生產在亞仙特羅所經營的莊園（亞仙打）進行，而菲國亞仙打中的 54% 集中在民答那峨島北邊的尼革洛斯島。

本來蔗糖工業並不是菲國土生的產業，而是西班牙、英國和美國的近代殖民強權，利用這一區域的天然條件和低廉勞力所建立的。因此可以說，菲律賓經濟的殖民地性格的剝削性和壓制性，最鮮活地表現在蔗糖工業部門中。而菲國蔗糖產業的結構性矛盾的種種特徵，則集中表現在尼革洛斯島蔗園工人的具體生活之中。因此，教皇約翰·保羅二世，在 1981 年訪菲之際，特地到尼革洛斯島上的巴哥羅托市，面對着大羣亞仙打工人們，發表了如下的談話：「土地是上主賜給全體人類的禮物。土地所生產的恩惠不應該僅僅由少數一撮人獨享，而排斥其餘的大多數人」；「工人為了保衛本身的利益，而且，為了做為負有責任的社會一員，而參與公共社會福祉，他們就應該享有自由的組織團體，及自行團結之權利。這是教會一貫的啓示和教諭。」

尼革洛斯島的砂糖工人運動，爭議的激烈，已不僅是地方性事件。這爭議的意義，在於揭示菲律賓的人民何以必須起而鬥爭，同時也顯明菲律賓革命在該國特有的具體條件下，正進行着踏實的準備。

蔗糖工人的超低工資

尼革洛斯島甘蔗農莊生產工作的特點，在於農閒期漫長，而在收穫期却需要大量而密集的臨時工。收穫期是每年十月到翌年四月的乾旱期。由於農閒期特長，使莊園中的工作機會相對減少。而收穫期臨時雇用的大量人手，更使工資水平被分攤而壓低。住在亞仙打（農莊）的工人，菲語叫做「杜馬安」。收穫期的臨時工，則叫「撒卡搭」。他們的工資都依照「巴基奧」制，亦即按各人勞動的結果給付工資。如農閒期的整畝作業，是一公頃一百披索（台幣 200 元），這工作大約需要 4 個成人的 5 個工作天、則一人一天只可領到 5 披索（台幣 10 元）。收穫期砍採一噸甘蔗 2 披索，一人一天八小時大約可以砍三噸，則一天工資 6 披索（約台幣 12 元）。政府雖有農業勞動者的法定最低每日工資的規定，如尼革洛斯的法是最低工資是每日 7 披索（台幣 14 元），但幾乎所有的亞仙打都採用這種低於法定水準的巴基奧制。據調查，尼革洛斯的砂糖工人中的 58% 支領着法定水準以下的低工資。只有少數勞動項目採用日給制，勉強維持法定最低工資水準。

勞動日數與貧困

「巴基奧」制下的工資，在法理上是一種基本給付。因此，還應該支付幾種津貼和退休金。如果按照 80 年代初所訂的實質工資法定標準，日薪應有 12 披索（約台幣 24 元）左右。然而遵守該項規定的亞仙特羅可以說絕無僅有，根據一項調查，89% 的工人根本領不到這個數目。在工作機會方面，自種植到收穫的三年成長期間，平均一公頃一年需要 142 單位的勞動。1977 年共有 38 萬 7 千個亞仙打工人在 5 萬 3 千 6 百公頃的亞仙打工作。則一個工人一年間的工作天數只有 196 天，剩下的 169 天是無工作的日子，亦即沒有收入的日子。

在慢性飢餓中嚴重營養不良的尼革洛斯的孩子們。



這還是數字上的就業情況，可是在現實上還有撒卡搭的雇用，機械力的利用，或本人健康上事故等因素的影響，一個杜馬安一年能有180天的工作機會，就算是幸運的了。即使有妻女孩子們去當撒卡搭，一戶杜馬安家庭的年收入大約1300披索（台幣2600元），一天平均僅得3.56披索。杜馬安家庭的平均口數是8，一人一天的購買能力只有0.45披索，8人家族日需米糧為1甘打（約2.2公斤），80年的米價是一甘打5披索。以上就是亞仙打住民的貧困實相。

農閒期如何過活

在漫長沒有工作、沒有收入的農閒期，尼革洛斯島近山區的工人們到山裡去尋找野生食物，海邊的工

人幹些漁活，主要還是啃甘蔗充飢，一方面也在空地種些椰樹、香蕉、地瓜等。有些家庭在半年之間只一天吃一餐，以香蕉為主食。

利用這種爆發性的困境，亞仙打設有一種叫「空思莫」的借米制度。專以杜馬安為對象，以收穫期領到工資時還債為條件貸給米糧，當然利息訂得比市價高。其他的生活必需品則在農園主經營的店裡除賬。即使在收穫期手上有錢，要到鎮上購物還有交通費問題，因此亞仙特羅的店舖有獨佔性質，價格總比市價高出兩倍。平常的工人即使到了收穫期也無力清償債務，只有年年加翻，終其身無法擺脫亞仙特羅的控制。說是吃香蕉、地瓜過日，其實也不簡單。有的亞仙打不准工人隨便利用空地。北部一處亞

仙打，工人們耐不住飢餓在小河堤岸上種植香蕉。香蕉收成不錯，除了自用外還能出售，於是有些平日不滿低工資的工人們不去參加蔗園的工作了。結果亞仙特羅大為光火，下令把那些香蕉樹統統砍光，使工人們不得不重回那一天5披索的低工資生活。

工人對「亞仙特羅」的隸屬

這樣窮困生活，使得尼革洛斯西州78%的幼兒在誕生後三年之間因營養不良而死亡，平均每一家杜馬安都有一個死嬰記錄。29%的家庭失去了兩個嬰孩。死去的孩子中間只有40%曾經看過醫生。有一位學生運動家告訴筆者，他看過一位父親讓一個6歲和4歲的小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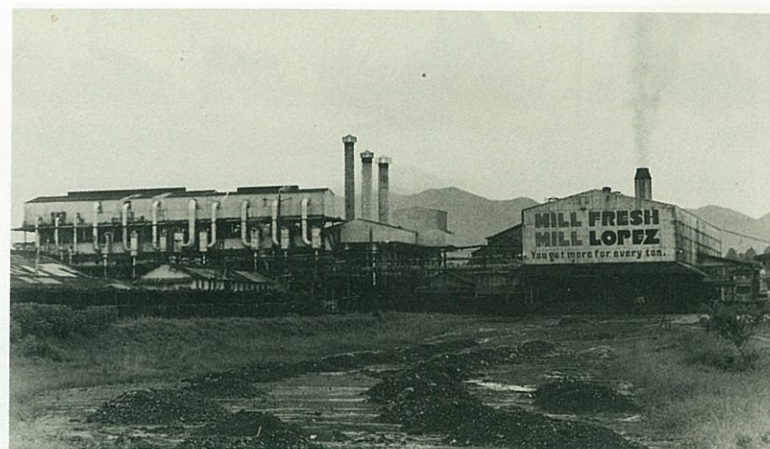
在尼革洛斯甘蔗莊園中的小孩。
甘蔗工人家庭平均每戶都有五、六個孩子。



鎮壓尼革洛斯工人
抗議遊行的菲律賓軍隊。

妹喝幾口劣酒來代替晚飯，「好讓她們空着肚子也能入睡」那位搞學生運動的青年憂愁地說。

按規定，所有正式被雇用的工人都要參加社會保險制度（SSS），



(Photobank, Phils. 供稿)

尼革洛斯島上的糖廠。牆上標語：
《每增產一噸砂糖，你就增一分收入》

項目包括醫療，退休和人壽保險。杜馬安自己負責25%保險費，由工資扣除；亞仙特羅則負擔75%，向政府的SSS事務所登記繳費。可是實際上一個杜馬安害病、

受傷，通常還是無法接受治療，因為絕大多數的亞仙特羅都把杜馬安的25%保費中飽，不按規定向政府登記繳費。有一位當司機的杜馬安，得病被免職，幸而他持有SSS的登記卡，就到指定醫院去掛號。結果發現，他原來工作的亞仙打，雖然所有的工人都按期被扣保費，也都持有登記卡，但在SSS事務所却不曾登記。事務所的律師勸他到勞動局去請願，同時打電話給那位亞仙特羅求證事實經過。亞仙特羅一怒，那個離職司機即時被逮捕。司機要求來抓人的警察出示逮捕令，警察却拿不出來。三天後，警方才把逮捕令讓他過目，而他被逮捕的罪狀竟是說他偷竊一隻鴨子。一個禮拜後，指控他偷鴨的鄰居太太來接見，才說出了真相。原來她因為一次開刀手術向亞仙特羅借了錢，亞仙特羅以此要脅她誣告司機。後來工會和一些同伴籌了二千披索保釋金才把他保出，他立刻參加了工會活動。但不久他的單位同事多被軍部暗殺，他本人從此轉入地下活動。

為了爭取工作機會，杜馬安必須絕對服從亞仙特羅，還要從事種種規定外的無酬勞動。即使在農閒期也不能隨便到別的亞仙打去臨時打工，否則有被趕出住所的危險。他們的住屋是亞仙特羅的財產，使他們對亞仙特羅懷有深沈的依賴心理和畏懼心理。

亞仙打的工人在菲律賓全國所有



尼革洛斯島甘蔗
農莊的工人



(Photobank, Phils. 供稿)

尼革洛斯甘蔗莊園中的甘蔗、台車和工寮。

的勞動者中間，所受教育最低，小學畢業的杜馬安只有 16%，目前他們的孩子上學的也只有 70%，但多數只有學籍而長期不上課。這是因為除了學雜費難於負擔，這些學童還得做些工作貼補家用。工人和他們的孩子都沒有機會接受更好的職業教育，擺脫不了亞仙打的羈

絆，只好一生受盡非人待遇。他們可以說是被束縛在最底層的階級。其基本原因，除了農莊地主階級的直接剝削外，應加以指出的是，輸出導向的經濟作物農莊經濟下的勞動者，無法擁有自己的土地。這樣的新殖民地制度，才是最最大的關鍵。

工會運動的展開

菲國的砂糖產業的工會運動，於 1971 年，在最艱難的條件下開

始。72 年正式向菲國勞動部登記，名稱是「全國砂糖工人同盟」(NFSW)。筆者曾經親眼看到尼革洛斯島上某一鎮鎮長的通告文，說：「查經常在甘蔗農場惹事生非的 NFSW 的活動，近來有加劇的趨勢。我們為了過和諧安定的生活，必須對這些不必要而可能帶來麻煩的工會活動，加以密切注意，並採取有效對策……」云云，足以顯示菲國社會統治階級對這一工會組織的憎惡和恐懼。1971 年



尼革洛斯甘蔗工人在準備極為粗鄙的晚餐。

小兒不知愁滋味。等待施粥時對著鏡頭嬉笑的飢兒。



底，NFSW 首度在尼革洛斯西州中部的幾處亞仙打組織了罷工；要求提高工資，要求 SSS 的完全登記，以及工人住屋周圍空地的利用權等。後來他們一直遭到亞仙特羅集團和政府的打擊，在戒嚴令發佈的翌日，事務所遭到軍部突襲，許多工會幹部被捕。政府設立勞動關係委員會 (NLRC) 來操縱勞資爭議，片面保護亞仙特羅集團的利益。而不肯屈服的工人多被投獄甚至慘遭暗殺。NFSW 在彈壓下仍然在 72 年着手組織撒卡搭工人，74 年組織糖廠工人。這中間工會活躍分子被暗殺的事件層出不窮。1976 年的勞動節，NFSW 在巴哥羅特市首次舉行了大示威。78 年勞動節，示威大眾提出「砂糖之鄉需要土地改革」的口號，在會場用紅旗祭奠死難的工會會員。同年 8 月，近四千羣眾集合巴哥羅特市教堂，通過支持糖業工人的鬥爭，抗議軍部的非法拷刑，為救濟尼革洛斯飢民轉換栽培農作物等決議。這一年的示威達到空前的兩萬人規模。1978 年 7 月底，包括工人，神父在內的 128 名工會關係者，在和經營者，鎮長，警察首長等舉行團體交涉時全數被軍方逮捕。這一次的「巴哥事件」引發了國際間的激烈反響，以至政府不得被迫放人。現在的 NFSW 已經由 74 年的三千名會員成長到四萬名。工會的中央事務局設在巴哥羅特市，呂宋島和民答那峨島均設有支部。目前 NFSW 的中心目標是完全掌握 CBA (團體交涉和協約權)，取得合法的行動力。但各地亞仙特羅却以全力阻礙 CBA 落入 NFSW 手中。他們常提出假造的杜馬安名冊來打消 NFSW 的請願。一般說來，亞仙打工人也好，工廠工人也好，對軍部和雇主的恐懼和對失業的顧忌心理，目前還很嚴重，工會運動的內在障礙仍然不小。

你是個有錢人嗎？

在一個月的尼革洛斯採訪工作中，當地的伊龍哥語是唯一的溝通



在飢餓與貧困中掙扎的母親和嬰兒。

手段。筆者用貧乏的語彙和他們交談，多次受到同一質問的困擾。當他們每次問我：「你（在日本）是有錢人」的時候，筆者常常為之啞口無言。對於存在彼此之間的無限大的物質生活水準的差別，我真不知道該怎麼樣向他們解釋。筆者的薪水等於 3500 披索，1 甘打的米在日本要 24 披索，像這些情形，對可能永遠沒有訪問日本機會的島民們，說出來有什麼意義呢？

我們如何來填平發問的尼革洛斯工人和無法作答的日本訪客之間的深淵巨溝呢？不是用語言，而是用具體的行動，除此以外恐怕沒有方法可以讓我們跨越那巨大的鴻溝，從而讓我們連結到菲國砂糖工人們的壯烈的鬥爭運動了。 ☉

三重？ 三重，好得很！

長年以來，
暴力·色情·髒亂
是大眾傳播中為三重市所造的形象。
獨獨本文的作者，把他的焦點放在
三重市淡水河堤一帶的社區，
看見三重人民的勤勞、
責任、尊嚴、自信，以及
對家庭、朋友和隣人的
關懷、友愛、支援和希望……

攝影 / 撰文 ■ 李文吉



蟻集在三重河邊的農村移民和退伍老兵，
是中國的現代流民。
前者為了逃離凋敝的農村，
後者受了歷史的烽烟的播弄。
原籍彰化雲林和大陸的人佔了
三重市外來人口的六成左右。

著名的法國攝影家布列松（H.Cartier-Bresson）的攝影集「中國」裡頭，有這樣一張照片，一直在我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南京城的城牆外，蟻集著逃荒的中國農民。橫七豎八的布棚外，有幾個農婦正在起火燒飯。

新時代的流亡農民

幾千年的中國歷史中，不斷重演著農村凋敝、盜人蜂起、農民棄地逃亡的故事。成千上萬的農民，或揭竿而起、嘯聚山林；或棄地流亡，逃向沒有災情或荒災較不嚴重的地區，靠官民的賑濟、靠典賣妻子，度過荒欠的時日，從一個農村向另一個農村流徙下去……

在高成長經濟的台灣，幾十年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也造成無數的農民離開鄉村，向城市集中。為了發展工業，我們採取了抑低米價，從而得以降低工資，使工業產品成本下降，增加國際上的競爭力這樣一個政策。此外，我們禁止土地的再集中，使得土地不斷地零細化。台灣農村經濟的資本主義化提高了農業生產的成本支出，加上商人資本的壟斷和中間盤剝，使農業收益不斷下降，終至入不敷出。

這「犧牲農業，發展工業」的政策，擴大了城鄉間的各種差距。依去年的統計，目前台北受薪階級的平均年所得為30萬元（每月2.5萬元），而農村每戶年所得僅為10萬元（月所得8千餘元）。城鄉的差異，造成了農村人口向都市大量外流的運動。據統計，1950年代，城鄉人口之比，是20：80；今天，城市人口佔總人口的60%，而鄉村人口下降為40%。這是台灣經濟不斷成長的背景，現代版的「農民棄地流亡」圖，早已引起社會學者的注意。

台北近郊的三重市，便是一個典型的、收納來自農村的外流人口的轉介站。一項有關三重人口構成的研究告訴了我們：在356個抽樣調查戶中，台北縣籍的遷入戶，因地利之便，佔20%；來自經濟比較落



懶得理會色情表演招貼的抗戰老英雄蘇復傳，每天下午和十幾個山東同退伍同袍在這兒閒聊。他們說：三重啊，好得很哩！

後的雲林彰化的農民佔18%；外省籍，特別是退伍軍人佔20%。

同一項調查指出，這些遷入三重的人口，教育水平低，國小至不識字的水平佔79%。有80%的人，沒有特別的生活技能。遷入三重的原因，在原籍失業者佔20%；營生失敗者15%；尋求轉業者佔30%；其他原因是35%。在原籍失業，尋求轉業的人口中，絕大多數與農村經濟的蕭條有關。這一項17年前的調查顯示，這些遷入三重的移民，收入都很低，但已高於其原籍地。將近45%的人要求改善生活環境，15%急需改善住屋；13%的人希望改善工作、就業和轉業。

教育水平低、沒有特殊生活技能的這些離鄉農民，絕大多數只能依

靠勞力的出賣來營生。在十年前台灣建築的鼎盛期，這些囑集在三重的外地農民，以「板模工」、「土水師」（泥水匠），投入了蓬勃發展的城市經濟，因而也吸引了更多農村人力，流向類若三重市這樣的中介城鎮。

被扭曲的「三重像」

聚集著離鄉背井、年富力强、文化水平較低的外來人口，使三重在新聞傳播上成為以流氓、色情業犯罪……而著名的城市。但事實上，真正在三重生活的人，才知道三重的特色絕不在經過大報紙社會版渲染的流氓與色情，而是那兒的人民和生活中隨處可見的，為了生存、立足，為了再建家園的、幾乎難以置信的辛勞、勤奮的勞動，和從具體生活中發散出來的責任、尊嚴、自信，和對家庭、朋友、鄰人的關心和支援……

我以三個月的時光，觀察了這一條三重市環河北街和環河南街、長

人間(75年10月)

識的林水木。

生悶氣的阿木

林水木開一家小雜貨舖子，店面才兩三坪大，零零散散擺了些煙、酒、速食麵之類，看起來委屈得像個童養媳。老林坐在檳榔攤後包檳榔。低矮的屋簷上放了三把鏽蝕的圓錘。老林嘆嘆氣說：「一天做不到三兩百塊錢的生意，這十坪大的舊房子，一個月房租要2700元，下雨天還到處漏水。」在建築業空前景氣的1970年代，老林也有過日夜趕工月入三四萬元的風光日子。民國68年台灣建築業全面跌入谷底，這些按日計酬的「土水師」立即失了業。從去年官方一項統計看來，三重市的就業人口中有一萬一千個土水師是劃分在「營建業」項下。老林只是其中一人。偶而他到台北橋下的人力市場尋找僱主，但是一星期內難得有一天被喚去上工。四十歲的林水木，頭髮已經開始發白。老家雲林元長鄉的幾分薄田，養不起林水木家的多位兄弟，他只能帶著妻子和五個孩子離開家鄉，到台北來找生活。

在台灣，最貧窮的地方往往會蓋著一座金碧輝煌的廟。這在社會經濟學上，就不知道該怎麼解釋才好。元長鄉的「金母宮」耗資千萬，還號稱是全省最大的一座廟。老林和流落在台北的元長同鄉每年都包遊覽車返鄉到「金母宮」進

約十幾公里的淡水河邊一帶社區。在這個區域中，粗略地統計起來，有十個養黑毛豬的養豬戶；搞養鵝場的5戶；屠牛場6家；計程車買賣的有5家；宰豬場4家；買賣舊貨的7戶；牛皮加工業4家；菜農10戶；電鍍工廠2家；肉雞集貨市場1，醬料工廠3。還有，大大小小的廟、神壇在20軒上下。公共設施方面，只有一個路口有紅綠燈；沒有學校和派出所；公用電話3具；尚在施工中的「環河公園」1，行道樹5棵。沒有人行道和行人穿越道，也沒有任何綠地。兩座抽水站，和兩大棟憲兵隊部。此外，在「豆干厝」聚落裡，有妓女戶若干戶。

去年我曾經採訪過台北市那頭台北橋橋下的日僱工人力市場時，認識了分別來自雲林、彰化和台北縣農村的三個水泥匠。他們把家小都留在老家，獨自在三重河邊的「豆干厝」一帶的木屋區租個斗室暫避風雨。因而這回三重的採訪，我首先造訪的就是去年在台北橋下認

人間(75年10月)

香。採訪當時，他正擔心下個星期的進香旅費沒著落。老林的老婆又成天愛往外跑，放著才上小學的孩子滿街瞎跑。第二天下午見到老林時，他站在黑幽幽的閣樓上將成箱的衣服往下面丟得滿地都是。憨厚的林水木正在和自己生悶氣。這一天，他老婆又不知道逛哪裏去。他回到家裏，才知道他的孩子整整餓了一天的肚子。門前施工中的堤防擋住了淡水河和台北市的天空綫，榮工處的大卡車轟隆隆駛過，捲起漫天沙塵。林水木是這三重河邊外來人口的一個典型。

三重埔原是淡水河的沖積平原，平均海拔只有一、二公尺。打從清乾隆年間福建泉州府同安縣人李前入墾三重至今的三百年來，「淹大水」是這個台北衛星都市特定而頻繁的地理現象。早在台灣光復前，台北市就築了堤防，因此颱風帶來的山洪和豪雨都往西岸的板橋、三重和蘆洲漫流；台北縣是台北市的洪水平原。三重埔臨淡水河邊一帶約有上百公尺寬十公里長的土地全

民國68年全球經濟衰退的風暴下，毫無工作保障，蟻集在三重的農村移民，立即無條件失業，成為日僱工人。重產業排出的失業農民，又再回頭拿出老本領，在三重養豬種菜。這是高速公路橋邊的養豬社區內，端坐在餿水桶與子孫前的林老太太。



103

被列成「一級洪水平原管制區」，禁止建築房舍，因而地價低廉，都市發展與公共建設幾乎等於零。但是簡陋的違章建築則像癌症細胞般快速的滋生蔓延——有太多的農村移民需要這裏低廉的住屋。因而，三重河邊塞滿了廉價、臨時性的違章建築，有木造的，有鋼架石棉瓦的，還有的只稱得上是建築版模和舊三夾板拼湊的難民營，水電要私接、公廁要自建。來自彰化的陳高長就是河邊草莽的墾荒英雄。

陳高長：「人在做，天在看」

43歲的舊貨中盤陳高長，是在三十年前離開彰化的故鄉搬來三重的。他在收舊貨營生以前，養過豬，開過計程車。

幾瓶啤酒下了肚，在低矮、狹窄的客廳裏，他開始意氣飛揚地說起他「白手起家」的故事。民國73年，三重堤防還沒蓋起來以前，三重常常淹水，市區內的洪水常常漲到一層樓那麼高。「我們這河邊低窪地更是嚴重。十幾年前，我們家的豬舍是蓋在我跟我太太一擔擔挑回來的廢土墊高的泥沼上，」陳高長說，「幸虧台北人運了那麼多建築工地的廢土來偷倒在我們這兒，讓我有現成的土挑……」陳高長養了一百多隻豬，「當時連洗豬槽的水都要一擔擔從淡水河挑回來。後來我們將那豬舍賣了28萬元，百元銀票足足拎了一布袋回來，大賺一票。」陳高長說。

後來陳高長去開計程車，一天收入千餘元，扣去當時一公升才四塊錢的油錢，剩下的都是實賺。「誰知道台北市青紅燈一天多過一天，左一個單行道，右一個單行道，油錢又漲到20元一公升，開計程車的人口又增加到三、四萬人……一天車開下來，開得我滿肚子火，每次回家就打老婆出氣。」陳高長說，「我想了想，車子再這樣開下去，我這個老婆非被我打死不可。這才改行做舊貨生意。」

陳高長夫妻倆的「臥房」，是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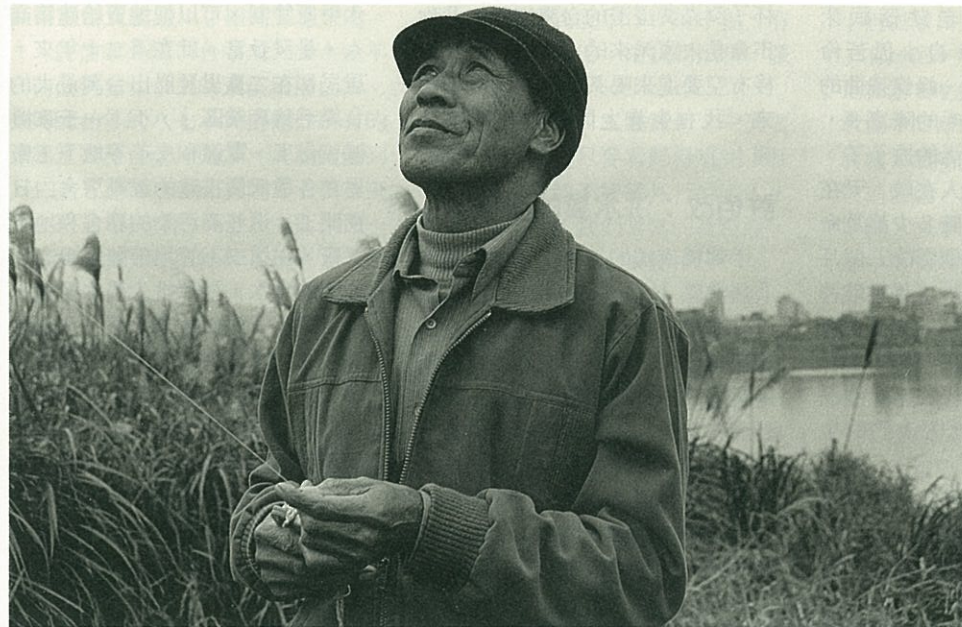


中興橋邊的廢車解體場主人的小孩子們，整天爬上爬下，却沒跌過跤。富裕社會大量的殘餘物質，提供不少「出外人」生活資材。在地人鮮少以此營生。

膠米袋和鐵皮堆疊遮掩起來的，懸掛了一條毛氈，權充房門。他們把由鋼筋架高兩公尺的結實房間給女兒和兩個兒子住。陳太太每天早起掃地，使堆滿廢紙箱、舊塑膠袋和破銅爛鐵的家，得以維持起碼的整潔。不管颶風下雨，陳太太每天站

在磅秤邊默默地計算交上門的舊物料。

但是做舊貨也有做舊貨的苦衷。口口聲聲說「人要識英雄，不要看人低」的陳高長，成天與人斤斤計較之餘，整個人都變得「無心又無情」（台語，冷酷刻薄之意）了。



士官長退役的謝玉連，在三重埔河邊享受超越省籍與家族畛域的天倫之樂。許多來自大陸和來自彰化雲林的農村移民彼此間發展出「同是天涯淪落人」的親密情誼，相濡以沫。



來自農村的十八歲少年林源吉和林讚弘，整天在炙熱潮溼幽暗的煨燒爐邊做工，按件計酬，每天收入300多塊錢。三重市中多數農村移民，只能找到重勞動的初級生產工作。

他個性熱情，好管閒事，家裏收留了一個無家可歸的朋友，還經常為左鄰右舍夫妻吵架鬧離婚的排難解紛，連附近木屋區的公共廁所都是他設計安裝的。鄰居十幾戶人家還從他家接電共用他的電錶，因為這些周近的違章建築申請不到電。他做生意也儘量善待撿破銅爛鐵的小販，一斤只照行價賺個兩三毛錢，用比較好的價錢買進。「全是在外賺喫」的人啊，讓人家多賺點。

養家活口，人家就全靠那點兒錢……」陳高長說。

陳高長向來最注重人與人之間的信用。可是這幾年來，他被台灣盛行的倒會風，颺得直翻斛斗。他去交貨的一家鐵工廠，讓每個月50萬元的銀行利息吸乾，垮了！陳高長那一筆貸款支票頓時成了空頭票子，讓他背上七十萬的債務！怎麼辦？陳高長咬著牙，和太太四處找親戚朋友湊錢，硬撐下來，怎麼也

不願意由他再去倒別人的帳。接著，他擔任會頭的互助會，有三個會脚倒了他五十幾萬，把會錢標走後，再也不來按月繳錢了。陳高長還是硬扛了下來，不願意宣告散會。前不久，更因不謹慎收了一筆贓貨，被判了五個月徒刑。人家懂門道的告訴他，送個十萬元給法院打點打點就可擺平這不准上訴的官司，可陳高長不願意送錢，收拾行李，到牢房裏報到去。

「我這叫做『吃老跌落眠床脚』，」陳高長說。自小孤苦伶仃，靠一雙胳膊扳直一條條捲曲的鋼筋，賺個五分、一毛的陳高長，很早就挑起一家人生活的擔子了。他堅決相信：「反正人在做，天在看，一個人吃多少、賺多少都是命裏註定的！」至於那倒霉的五個月的徒刑，他說：「這叫『英雄難逃劫數』，你懂不懂？」看來農村社會那套守信互助認命的規矩，就只剩在這棄地流亡，羣聚在都會邊緣的人和社會中，指導著人們的生活……

「幹！我和你非親非故，和你說這麼多！你不會害我吧？」

陳高長有些醉了，卻頻頻往我的

杯子倒滿黃澄澄的台灣啤酒，「你不是人家派來的『蟑螂』吧？以後有空要進來喝茶。但可不要天天來，我有生意上門時會招待不周囉！」

許佰改：洪水裏的養鵝人

中興橋南端的德厚里，是三重的「農業區」之一，和南端的二重里（就是二重疏洪道所在地）都在二十年前被劃入「一級洪水平原管制區裡」。這一帶的農村景觀，夾在新莊、三重和台北快速膨脹的廠房公寓之間，顯得平靜而突兀。居民守著祖宗單傳下來的田產，看著第一省道（南北縱貫公路）的車水馬龍，眼巴巴等待政府有一天解除洪

水平原管制，可以把地賣給建築商人，暴發致富。就在這二十年來，居民卻在二重里發展出台灣最大的「黑毛豬專業區」，不下一千家機械、化工、電鍍和皮革等地下工廠更在各種低價搭建的雜亂房舍內日夜開工。這些高污染的豬舍和地下工廠，在這三不管地帶製造出高污染性的廢水，全都排入淡水河與五股沼澤區，而使魚蝦中毒，水鳥銳減。在二重疏洪道開工後，這些違章工廠連同合法民房已經給拆掉了十之八九，不知他遷何處，繼續去生產和排放廢氣和污水。不過，生態問題倒不是許佰改一家人關心的事。他們是住在都會區的鄉下人，養鵝為生，看準了三重離鵝肉消費

市場台北較近，才搬到三重來的。

許佰改夫婦，台中人，二十幾年前他們在台中市的東溪溪邊養鵝。民國49年的八七水災把他們所有的鵝羣與房舍全沖走了，夫妻倆搬到三重另起爐灶。回想起二十多年來在艱苦相扶持的日子，夫妻倆你一句我一句，熱烈地聊了起來。老許說了，「二十多年前，這附近地勢很低，沒人居住種作，芒草長得比人還高。當初我們想，這大概是公家的河川地，不是私人的，才決定在這兒落腳。我們不知道挑回來幾千擔的土，才墊出一片稍微像樣的地來。」許佰改說，「剛開始養了四、五十隻鵝，自己動手宰來賣，生意還不錯。有些親戚朋友來入

股，現在這裏養了一、兩千隻，有些是他們寄養的，由我們照料，賺點工錢。」

「從凌晨四、五點鐘起，一天要餵三、四回，只要看飼料吃完了就得再加。養鵝不能請外行的工人，全得靠自己，我們常常一夜沒睡，顧到天亮。」許太太說。

據老許說，一隻仔鵝，目前要一百多元。貴的時候可以賣到每隻兩、三百塊錢。通常一隻鵝養四個月，有8斤多重時，可以賣個五、六百塊。「除了吃飼料吃得兇，成本高，鵝倒是不需要吃藥打針。鵝毛還可以賣錢。」許佰改說，「鵝的『血精』可以治鵝病，鵝血裡和鵝屁股的油脂可以美容養顏，台北

小姐很愛用呢！」

有一回，我去許佰改家，夫妻倆正和朋友吃鵝肉喝啤酒划拳。屋外水塘中白淨肥碩的鵝羣兀自戲水、展翅。鵝場左側是個新建的汽車駕駛補習班，數一數場內緩緩開動的車輛，似乎生意興隆的很。鵝場右邊中興橋頭正是下班的交通尖峰時段，公車、卡車、汽車、機車全阻塞不前。老許這初級生產的養鵝事業，近來也逐漸受到土地開發的威脅了。

「環保局和警察局沒來找過我們，水塘底下和乾地上的鵝屎，有人定期撈去當肥料種菜，應該不太會污染河川。可是，自從三重堤防建好之後，馬上有人來搞汽車駕駛訓練班，中興橋南邊這一帶可能會解除禁建令，也有人上門來說他是我們這片地的地主。他不是要來收租金的吧，我看不是想搞訓練班（台北市的河川地被市政府收回，訓練班都被拆了），八成就是準備蓋販厝。你可知道我們一家人這二十年來的日子是怎麼熬過來的嗎？」許佰改說。

二十年來，淡水河的大水常常把許佰改辛辛苦苦養起來的鵝沖走。有一回，大水連他的笨重的摩托車都給沖走了，那是多猛的洪流啊！眼看著成百上千的鵝漂向中興橋和台北橋，許佰改和他的兒子們在風雨中直掉眼淚。「不甘心啊！我們跳進洪流，泅在洶湧的水中趕回幾隻，但大水實在太兇猛，連人都要被捲走，只好放棄，爬上草寮的厝頂，隨著浪頭起伏搖擺，總算草厝牢靠，沒有跟隨鵝一起漂到八里去。」許佰改說。三重堤防建好以後，老許本來以為這下該有幾年平



農村移民的兒女，
天天都喝地下水，
也不拉肚子，
爛漫自在，
渾不知父母要為溫飽
耗費多大的心力。



移民三重的雲林人有很強的凝聚力。他們組成了「旅三重雲林同鄉會」，把一個雲林人推上省議員座椅上，使同鄉會成爲三重的一個有影響力團體。但是都會的冷酷鬥爭還是逼得他們日漸冷漠，冀以自保。

些『兄弟』專偷（被發現就劫）豬場，連鱷魚池都有人敢偷！住三重養黑豬，還正是個謝天謝地的平安所在。」施燕壽風趣地說道。

我忽然想起施燕壽那幾個用餵水和老子泡掉十片指甲換來的學費培

養起來的兒女們。但願他們來日學業有成，可千萬別背叛了這一段辛苦、勤勞、自有尊嚴的日子。

從牛墟來的屠牛戶

現在由台北開往中南部台汽客運



蔡家離開種稻虧本的雲林北港老家，在舉目無親的台北，還是靠家鄉的「社會資源」營生，他們屠宰的水牛和黃牛，都是回北港牛墟買來的。

安日子過。但是民國73年「六三水災」那個晚上，中興橋邊的水閘沒開，雨水流不進淡水河，「大水一下子漲到這張飯桌桌面那麼高，我的鵝都快被沖失了。我們夫妻半夜互相緊緊牽著手，泗水去轉開水閘，大水才慢慢退了些。」許太太說。

起初，許佰改自己直接搞零售，生意還不錯。現在飼養的數量大了，只好改把鵝賣給專來收購的鵝販或是台北家畜市場的行腳商。這些中間生意往往有黑道上的人把持，價錢隨他們喊起喊落的欺負人。「像濕的鵝毛，台中的價格一斤50元，台北卻只有十幾元，爲什麼？如果我們賣的鵝毛一斤可以多10塊錢，一隻鵝可以多賺20元，用來付宰鵝的工錢都夠了，我們也可以過得好些。」老許說。

許佰改高中畢業的兒子，因爲找不到好工作，當兵以前，常和老爸做到三更半夜。「可是這樣勞苦，一年所得，還不夠那些道上『兄弟』去吃一頓花酒。」許佰改說，「有時候直覺得這天地之間，那有個王法？」

老許夫婦一邊聊，一邊又不忘頻頻招呼我多吃鵝肉，「自己養的，又嫩又鮮啊！飼料雞是跟不上我們鵝肉的一根腳毛的！」這時候，他方才對鵝販的憤怒，轉變成莊稼漢子的好客豪情。20年了。我忽然看到中國農民根性中幾乎不可置信的勤苦耐勞，拚死拚活爲生存全力奮鬥的生命力。誰說三重淨住著游手好閒的痞子和流氓！

多數農民流徙到台北就不再從事農業勞動了。但是民國68年左右全球經濟衰退的風暴，又將這些都市裏的農村勞動力從各種工業、商業、服務業的樓臺上颳了下來。他們又回頭養豬種菜，拾起家鄉的老本領，穩住家人的衣食無缺。

在三重與蘆州交界的最北端河堤內緣，仍然有一片廣闊的農田。單調的四層樓販厝，就蹲在離河堤一千公尺左右的地方。60多歲的林先生和施燕壽等十戶人家，就在三、

四年前合租下這兩三甲地，開始搭豬舍，養起黑毛豬。現在十戶人家差不多都各自飼養著近百頭黑毛豬。和一般吃飼料的洋種白豬不同的是，黑毛豬吃餵水，而且也只有台北人才浪費得出這麼大量的剩菜剩飯當餵水，中南部就沒有這種規模的黑毛豬場。而也只有台北人才嗜食據說「風味較醇」的黑毛豬肉。

從土水師到養豬老漢

林老先生所以離鄉背井到三重來，是因爲二十年前窮苦的故鄉雲林台西，有一陣子流行上台北做「土水師」。於是流落台北的台西土水師，大夥兒天天在台北橋下排班等上工。直到七、八年前，這些台西人還經常有日夜加班趕工程的機會，刻苦拚命地狠幹，一天賺兩天的工資，每天總有個千把塊的好收入。他們當年趕上經濟起飛的列車，完全因爲泥水匠的工作粗重，功夫不必像木工那麼精細，快學易使，最適合建壯的台西莊稼漢。

民國68年，豬價也因出口停滯和生產過剩而暴跌到每斤一百元。兩三年後，養豬價再爬升至頂峯之後，到今年又開始日益滑落。全省的養豬戶又是一顆心懸在半空中。「以前一隻養到六個月大200斤重的黑毛豬，可以賣上萬把元，扣除獸藥錢和餵水錢（80加侖汽油桶四桶的餵水，每個月得花15000元去買）還可賺得一、兩千元。但如果再扣除屠宰稅四、五百元，剩下的錢只夠買米了。」林老先生輕輕嘆了口氣，灰白的頭髮和臉上的皺紋，使他顯得比實際年歲還蒼老。他說，現在台北橋的人力市場幾乎天天看不到來叫工人的工頭了。泥水匠的許多工作已經被機器、鋁材、玻璃帷幕和預力鋼架等新材料、新技術取代了。幸好林老先生的幾個兒子、媳婦都在左近，放暑假常來省親。老伴身子也還很硬朗，著實讓人寬慰不少。這養豬區雖然蒼蠅滿天飛，三夾板的屋舍鬱悶黝暗；但是林老先生的住家卻不

在此。至少在晚上，林老先生是在乾淨的公寓睡的。

誰叫我的兒女都會讀書，都愛讀書……

有四男四女的施燕壽的經濟負擔，自然是沉重的。他現年53歲。33年前離開鹿港上三重來時才20出頭。鹿港深厚的經商處世本領，並不保證他萬無一失。據他說，當初他上台北，爲的是做貿易，後來改做了五金。有一回，他爲了「興趣」，曾在住家公寓屋頂上養起豬來。後來污水四溢，遭隣居抗議，才收了攤。不料這時他的五金生意熬到後來虧損連連。他靈機一動，真的幹起養豬事業來。我碰到他的時候，他正好穿著運動夾克，戴著一頂鴨舌帽。他談吐不俗，皮膚白晰，看起來是十足的白領階級。但他卻正忙著用手在餵水桶裏搜尋牙籤、鐵釘、塑膠袋等雜物，免得豬吃傷了胃腸。當我看見他的雙手抽出水面時，我大吃了一驚。長期浸泡在餵水裏的手，看起來慘白浮腫，十片指甲都已脫落。就憑這，施燕壽讓他的兒女受完良好的教育。他說，「沒辦法啊，偏偏我家的小孩都很會唸書，四個大的都考上大學或五專，而老么才讀小學三年級。」每學期的註冊費和學雜費加起來是好幾萬塊。「可是如果沒搬來三重，住在鄉下，也負擔不起他們的教育費用啊！到三重來，只要肯這樣幹，總還有得錢賺……」每年除了年關上要付清飼料錢和獸藥錢外，施燕壽還有兩次賣豬的重要時刻，就是每年兩次孩子註冊之時。如果碰上豬價暴跌，他可是除了標會之外，沒有別的法子。但是那每月20%~30%的利息的負擔，簡直是飲鴆止渴啊。

我們談起在南部，黑道上有人專偷盜養豬、養牛的地方。施燕壽笑著說，「這一片破落的豬舍，地點偏僻，不知是否台北的盜賊看不上這個窮生意，晚上我們只留一條狼狗和一個人守夜，三、四年來也沒被偷、被搶過。報紙上說南部還有

的中興號和國光號，常常要駛過新建的忠孝大橋，才上三重交流道。而在忠孝大橋跨過三重堤防的下方，有個房子。房子的外面，經常拴著兩頭活牛。這就是蔡家的屠牛場了。屋內燒水燙毛的煙霧中，經常裊裊地向橋上蒸騰。蔡老太太看我進門打招呼，就熱絡地請我坐下來聊天。黑油油的地板上，擺著切下來的8隻牛蹄子和成堆的牛骨，老太太身後的牆上，吊著兩副牛耳。

蔡老太太說，她們的故鄉，就在以牛墟和媽祖廟而聞名的北港。蔡家在20年前全家遷到三重來，開始改行做肉牛生意。一直到今天，她兒子三兩天就得到北港牛墟買牛回來宰了賣。「我們祖孫四代都在這裏幫忙。」老太太說。

宰牛的利潤不高。一大清早，兒子和媳婦就得載牛肉到市場去批發零售。蔡老太太和二媳婦、孫女忙著將附在牛骨牛蹄上的殘餘筋肉刮下來。這種碎肉一斤還可賣個160元。「牛肉一斤一、兩百塊錢，太貴了，我們自己都吃不起。」老太太說。幾年前三重河邊有6家屠牛場，現在只剩兩、三家，還勉強撐著，一天也只殺一兩頭。

老太太有個如今二十歲的孫女兒，打從是個小娃娃，就在屠牛場生活。然而她說：「現在，本地牛被賣掉進屠牛場，殺得快絕種了。我們已經開始宰外國牛。你瞧，那頭小牛才兩三歲大，就被賣出來宰。看牠眼珠烏黑明亮，又可愛又可憐。」

這時候，有個退伍老兵模樣的壯碩漢子，走了進來。他在蔡小姐面前的矮凳坐下，一邊剝牛脛上的肉屑，一邊熱絡地聊著。她說：「這是我乾爹，湖南人。二十多年來都在我們這裏幫忙，他在台灣無親無故的，把我們這兒當成他的家了。很慈祥、很好的一個人喲……」

住不爽，就回雲林去！

台北人認定這條淡水河又髒又臭，一無是處。可是來自雲林縣台

西的丁文進，卻在河邊撈到寶貝。28歲的丁文進天天泡在河裏撈「紅蟲」。他的父母在老家台西鄉經營一甲多地的鰻魚池，專門外銷日本。三重河邊這幾十坪地，是他父母買下來，讓幾個兒子上台北落脚之用。「我們也收購別人撈上來的紅蟲，一斤十多元。小鰻吃活的紅蟲，會長得比較快，比吃日本硬來推銷的白魚粉營養多，價錢又便宜……」丁文進說，「現在台西的海產生意正興旺，滿街海產店，專做觀光客生意。台西鄉親指望這新的事業，幫助台西人脫離長期的貧困。說不定我過兩年會搬回台西，畢竟在河裏撈紅蟲也不是多有出息。暫渡罷了。」

丁文進是我碰到極少數擁有河邊自用住宅的人。他在這棟鋼筋石棉瓦蓋起來的樓上，設了一個神壇。他把樓下架空，好讓卡車倒車進來裝卸紅蟲，左鄰就是一家在門前堆滿碩大陶缸的醬菜廠。堤防邊塵土飛揚，所有房舍都蓋著厚厚的一層泥灰。也只有丁文進這種在家鄉留聚百萬甚至千萬家產與事業的年輕人，才能口口聲聲說「住得不爽就搬回雲林！」住三重埔河邊的異鄉人，能有幾個人回得了故鄉？

住在這淡水河邊的人，似乎都篤信「只要肯做牛就不怕沒有犁可拖」的人。他們肯拼命工作，為子女、為家庭而毫無保留地獻出全部心力和體力，希望後代可以接受「高等教育」，長大後當個舒適隱定的白領階級，永遠脫離三重苦哈哈的生活。

張老先生，今年都快七十歲了。他相信一個人只要肯努力，肯為下一代犧牲，一代肯定比一代強。他父親生前在台北市的雙連區當過苦力，拉過板車。後來馬路拓寬，租來的房子被拆了，「有錢的趕沒錢的」張家這才被迫搬來生活費較低的三重來。張老先生如今在市場賣菜，比幹苦力的父親「出頭」一些。但到了自己六個子女逐漸長大，學費負擔日益沉重，張老先生就改行幹勞苦的板模建築工人，一

天可賺個千把塊錢。「六個孩子，小學到大學，個個都要繳學費，那幾年真不知道怎麼熬過來的。」老張說。一年多前，孩子都從高中、大學畢業了，他才卸下肩頭重擔，現在在這淡水河邊水際一點點畸零地上種菜。「消磨時間嘛，」他笑著說。由於他勤快細心，這十幾畦各色菜蔬，都種得鮮翠肥嫩，像他幾個子女一般有出息。「樹皮、樹葉、菜葉落地腐爛後，是最好的肥料，一代傳一代，生生不息，這就好比做人要栽培下一代一樣啊！」張老先生說。

近來，經常有一個流浪漢到張老先生這木寮來睡覺。以辛勤勞動為人的本職的張老先生，看著很不習慣。他說，「又不是斷腳斷手，不能工作，整天游手好閒的。我們兩人碰面時，他躺他的，我坐我的，我從來不和他說一句話。」

謝玉連和他的風箏

在三重埔的淡水河邊這麼一個「鄉土」味濃厚的地界，倒是住了不少大陸播遷來的大陸籍退伍軍人。他們和雲影移民相處得極為融洽。一邊是被社會成長運動拋出，離開台灣農村的台灣「出外人」，一邊是在歷史變遷中離開大陸農村的「出外人」。是中國農民這個共同的根性，使他們在這邊緣的市鎮上融會成為毫無芥蒂的一體吧。

湖南籍的謝玉連沒結過婚。顛沛流離的一生，卻找到三重落了腳，和三重以及三重的人民結下一段奇緣。現在62歲的謝玉連經常在這三重的淡水河埔上自在的放風箏。

25年前他還在海軍陸戰隊裏的時候，認識了當時才20歲的本省充員戰士黃富淵。黃富淵是三重人，十五、六歲上，他父親就過世了。他這半生除了孝順老母之外，大概最尊敬當兵時帶過他、照料過他的士官長謝玉連了。

民國66年，謝玉連將要從海軍退役，已經十幾年失去聯絡的黃富淵，忽然就出現在他跟前。黃富淵

說他已經是三重一家鐵工廠的老闆，「算準了士官長要退伍，特地來接您到三重埔來同住。」黃富淵對謝玉連說。

爲了接謝士官長，黃富淵一連到隊上去了三次。生性不喜歡打擾人的謝玉連，還是沒敢答應他。退伍

有許多翹課的國中生前來跟著拜師學藝的兩個馬路英雄，飛車的是個小油漆工，躺著的是個小廚子。三重除了淡水河的洪水外，沒有一樣地方建設和預算能達到台北的十分之一。



後，謝士官長在公路局弄到一個閑差事，待了一段時間。「黃富淵還是三番兩次來看我，要我跟他走，」謝玉連說。直到他因故辭了公路局的閑差事，才答應搬來三重。

「三重人，重感情，講義氣，單從我這一件事就看得出來。」謝玉連望著飛得既高又遠的風箏說道：「我到他家住著就快十年了，每餐飯他都是要我和廠裏的四個師傅先吃，吃完了他才和家人吃。換了別人，有這回事兒嗎？」

比起謝玉連，山東籍的蘇復傳可就更加浪漫了。他年輕時就能圓滿

地結婚生子，今年66歲了，5個兒子都娶了媳婦。只是他的兒子都不肯考軍校，讓他覺得懊惱。「從前，我們山東人想考個軍校，還得走上五千華里，趕到四川去，一般人連求都求不到。」蘇復傳說，「我看，這年頭呀，拿鋤頭跟拿槍桿兒的，都已經落伍囉！」

三重？三重，好得很！

蘇復傳每天在板車上堆上兩百個畫眉與百靈的鳥籠，搖搖晃晃地拉到河堤邊的鳥舖子。他因爲有一份固定的退伍俸給，基本上衣食無缺，不看這樁買賣過活。這幾間夾在河堤與馬路間簡陋窄小的木棚子，有他們三、四個山東老鄉老戰友開的鳥舖子。蘇復傳屋後的木棚子，更是十幾個老友下午溜鳥兒，敘敘家常的所在。河堤下飛揚的塵土，絲毫影響不了他們聊天喝茶的興緻。

老蘇住的是潔淨的公寓，他對貼在鳥舖外牆上的色情歌舞表演海報也沒半點理會的興緻。老蘇的老友趙和瑞在一旁，打開了話匣子。「人家說我們三重色情玩意多。其實，我就不服。台灣現在哪個大城小鎮沒這勞什子脫衣舞？你們台北人以為，三重呀，不是娼妓就是嫖客。」趙和瑞越說聲音越粗，「台北市的俱樂部、酒吧、賓館，還有什麼舞廳、咖啡廳，數不清的，名堂才多哩！連歌星影星都出籠，暗暗地掙那個錢，還虛情假意得蠻帶勁的。他×的，私娼寮台灣哪個地方沒有？咱們三重這些河邊『豆干厝』當然也是，不過一次兩百五，辦完事兩不牽扯，乾脆得很！沒那麼多敲竹槓名堂，婆婆媽媽的。」

「其實，古人不是說嗎，說是，啊，飽暖思淫慾，是吧？這碼子事，完全像火災一樣，自己不點火，房子哪會自己就燒了？你說，是台北人愛玩火，還是三重埔人？」蘇復傳說，「常常聽人說：你們三重這個、那個，去你×的！俺不服。三重？三重，好得很！」

♣

在消毒水的 世界中 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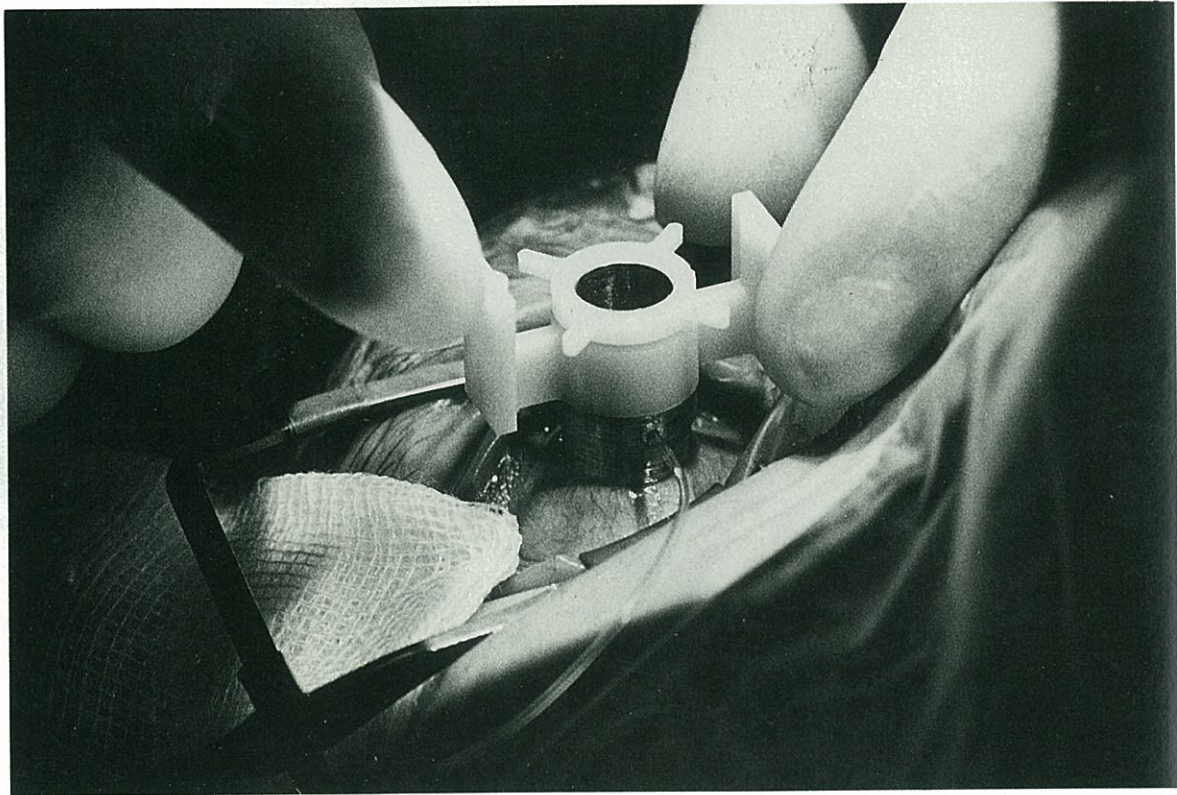
揭開手術室的神秘面紗

當您的親友被推進手術室裡，
您只能面對著那扇森然緊閉的門扉，
焦慮、哭泣、祈禱，
却永遠無法知道手術室裡都在做些什麼…
青年醫學攝影家蕭明發告訴您：
穿過那手術室神秘的冷牆，
有人間至深的溫情；
有醫學的鬼斧神工；
更有生命不可測知的攝理和深刻的啟示…

攝影 ■ 蕭明發
撰文 ■ 李 瑞

正在施行手術的耳鼻喉科醫生





眼角膜移植手術。
把壞死或病變的眼角膜切除。

老太太眼裡的光，照亮了我內心的一個角落

我總不能忘記 92 歲的，張老太太的眼睛。

說得更貼切些，我真正不能忘記的，是她的眼神——仍然波盪著一種對生命滿懷渴切與喜悅的眼神。

去年十一月，初冬時節的一個下午，我走進治療室，準備為一位病患拍照，一眼就被老太太的神采吸引住了。老太太穿著一襲灰布衫褲，臉孔密佈着歲月的皺褶和幾枚褐色的壽斑；往後挽著一隻小髻的銀髮閃着光，一雙熠熠有神的眼睛四下溜轉着；像許多病人一般溜轉着對病體不時何時才能治好的焦灼。但老太太的焦灼，和別人是不同的。到醫院醫病的人，大都苦着臉，焦灼的眼神乾澀而呆滯；但老太太的眼神是充滿笑意的，而且是發亮的，那亮光在我心裡震動了一下。

我舉起相機對着她，她對我這個陌生人沒有絲毫的懷疑和不安。我深深的感動着。在醫院做醫學攝影

工作已經五年多了，看了太多生死之間的掙扎和苦痛，像老太太這樣堅毅、樂觀，總是漾着笑意的眼神，却是第一次看到啊！

拍完照，一個醫院的護士走過來，說她是老太太的孫媳婦。從她的敘述，我才知道老太太姓張，桃園觀音鄉人，因為手骨跌斷來住醫院治療，再過兩天就可以痊癒出院了。問到老太太的歲數，她彷彿很引以為傲的說：「你看不出來吧？已經 92 歲了喲！」的確出乎我的意料；我本來以為老太太約莫 70 開外。她又說，老太太兒孫很多，年紀那麼大了，仍然常常獨自坐車，到各地去探望在外成家立業的兒孫。她識字不多，英文一個也不懂，却會好多次單槍匹馬遠渡重洋，到美國的兒孫家小住一段時間再回來。「老太太真的很勇敢喲！」她的孫媳說到這裡又很幸福的笑了起來。最後她才說，老太太很高興我替她拍照，但她希望出院

那天穿一套比較漂亮的衣服，讓我再拍一次。

三天後我依約到老太太的病房。她穿了一套寶藍色的絲絨衫褲，把她眼裡的笑意襯得更亮了。「今天我要出院了，」她很高興的說：「以後我又可以四處去看我的兒孫

啦！」

「上帝創造生命，醫學則替生命增加歲數」；在老太太的身上，我看到了這句話的具體闡釋。她眼裡的光，照亮我內心的一個角落，啟發我對工作作了一番新的思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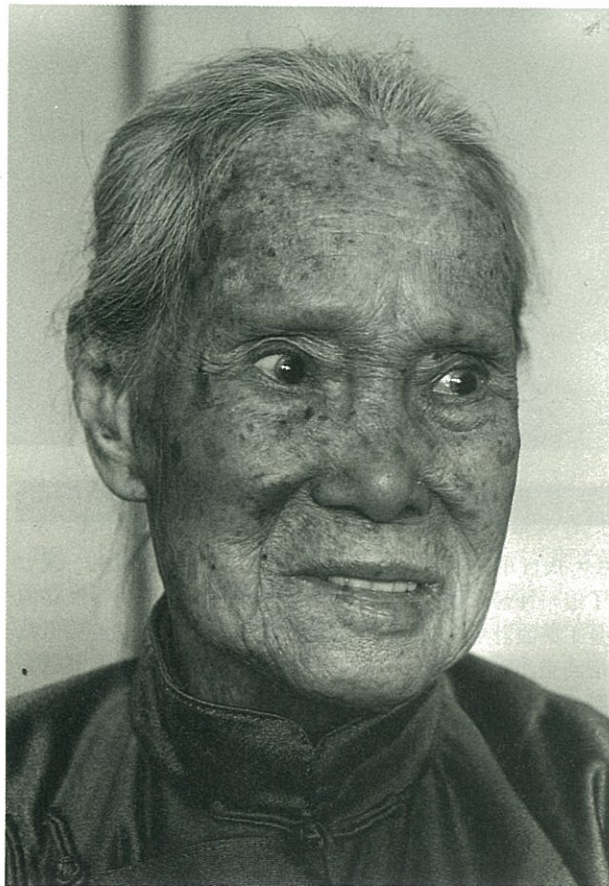
揭開手術室「危險而神秘」的面紗

對於醫學攝影，國內一般人還是相當陌生的。每次被人問及在哪裡工作，我說在醫院做攝影時，大多人的反應是：「哦！是不是替人照 X 光？」事實上，照 X 光只是醫學攝影範疇裡的一個環節，我的攝影工作則大半是在手術室，常常看到血淋淋的鏡頭。

我服務的醫院有 40 間手術室，每室一天大約有五個病人接受各種手術治療，手術室外的長廊，不時都有許多病人家屬或友人，在那焦

慮枯等或不安的徘徊着。每次通過那排漫長的走廊，看到那些愁苦的臉孔，我的心情總是無比的沉重。走廊與手術室不過一牆之隔，牆外的人接受等待的煎熬，牆內的人接受的，却是生命的又一次考驗。

因着科技的日新月異，現代醫學的進步也非常神速，許多以前的人意想不到的手術，現在都能做了，而且成功率也很高。然而，在一般人的觀念裡，只要一提到「手術」，總覺得危險而又害怕。他們



張老太太，今年92歲，桃園觀音鄉人，因手骨跌斷住院治療。她那明朗、達觀的風格，炯炯有神的眼光，波盪著一種對生命的滿懷喜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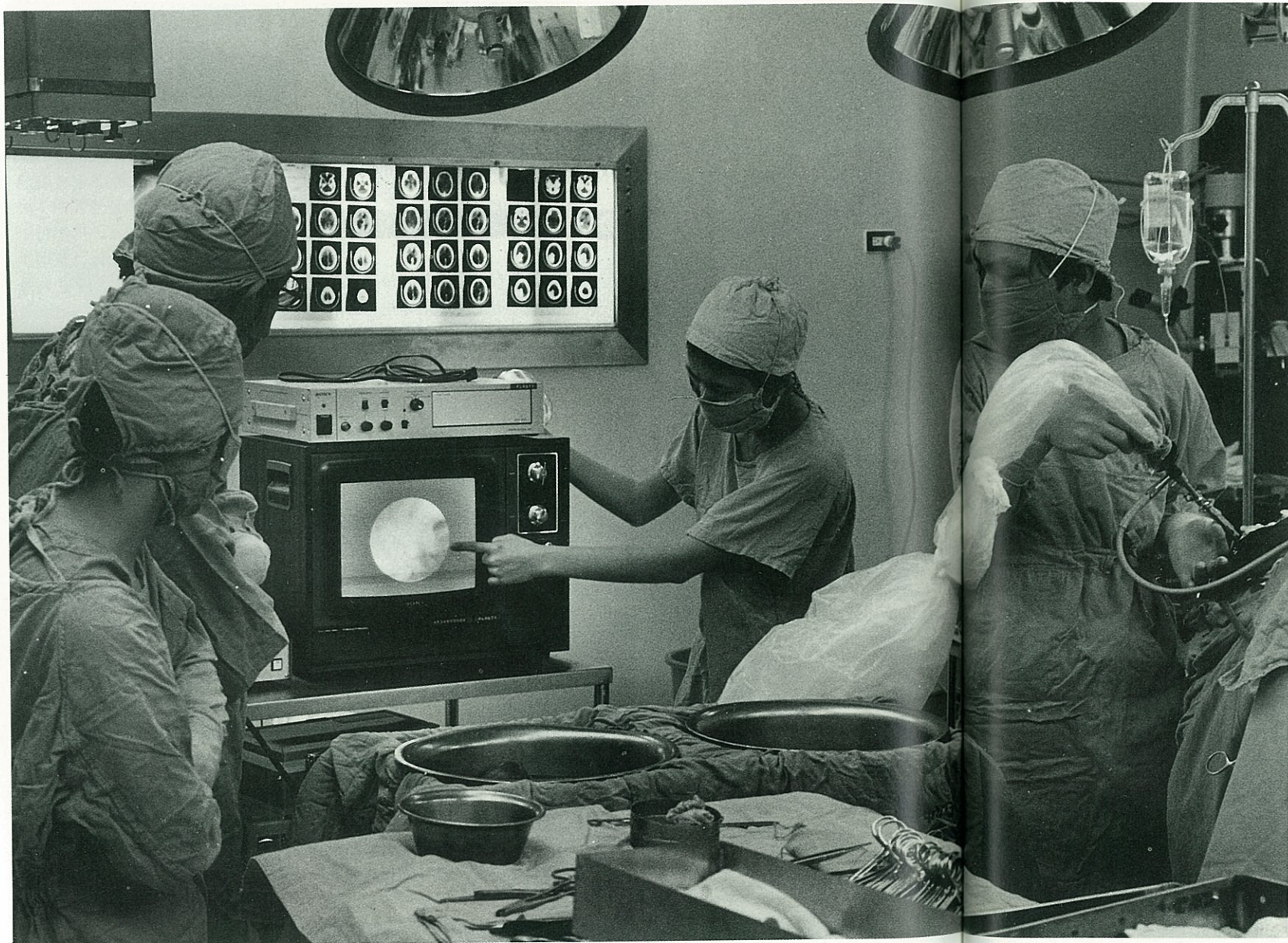
沒有進過手術室，不知道手術室裡有多少配合手術用的各種精密儀器；也不知道手術時有多少醫生、護士，正以他們的專業技能和職業默契在為病人盡心盡力。

怎樣讓那些等待的親友減少一些焦慮、增加一些信心呢？怎樣讓他們知道醫院並不盡然是愁苦的；許多在醫院重獲健康的人，仍然可以快樂的活下去；如果是施行整型手術的人，甚至還可以活得更有尊嚴，更為美麗……。

張老太太的眼神，觸動我思索了這些問題。我開始攜帶了黑白膠卷，進入手術室中，希望拍攝一些可以公開展示的作品，讓一般社會大眾對「危險而神秘的手術室」，有一些概括的了解。

醫學攝影的巨大進展

早在 1840 年，敦內博士就以顯微攝影開發了醫學攝影的領域。一百四十多年過去了，醫學攝影不僅內容大大拓廣，方法也愈益精密。現代醫學在診斷、治療的流程中，需要醫學者和科學者的同心協力；醫工學的導入、高度科學儀器的利用、電腦解析計測數值以及統計圖形資料等，都使得醫學領域不斷開闊，能對肉體各器官的障礙作更深入的治療。醫學攝影在整個醫療體系裡，不僅能更正確的記錄解析、計測的資料，更能負起急速傳達情報的責任。它能幫助醫生更快的判斷病例，或作為醫師發表最新手術方法的例證。在整型外科上，手術前後的比較，更需醫學攝影的記錄作判斷。另外，醫學攝影也可作為法律的舉證，例如有些人在私人醫院手術，由於醫生或護理人員的疏忽，把紗布、剪刀等醫療用具留在體內，經過一段時間潰爛了，不得不再去求醫診治，進行另一次手術。進行這種手術時，醫學攝影人員如把留在體內的異物拍照存證，病人就可以作為法律證據，控告原來那家醫院，並獲得應有的賠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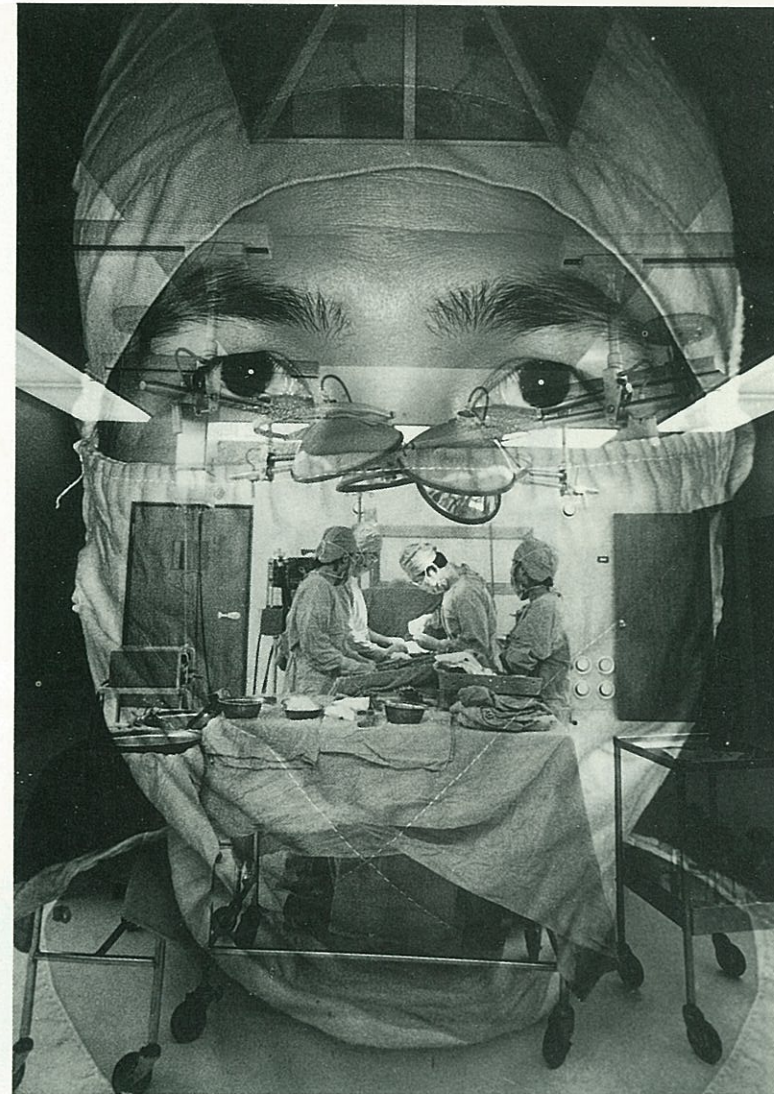
骨科醫師正在進行「人工膜關命手術」。腦部內視鏡可以神奇地把人腦的情況清晰映現在螢光幕上，對腦部外科的診斷和手術，有極大的幫助。

第一次進入手術室，拍攝「開心手術」

民國 67 年 8 月，我自軍中退伍不久，正式開始了這一種醫學攝影的工作。我讀的是工業設計，本來就學過攝影，退伍回來面臨就業問題時，以前的攝影老師問我願不願意去做醫學攝影？我抱著「找到一份工作」的態度，進了當時剛開幕的長庚紀念醫院。很快的，我發現醫學攝影有著嚴肅而任重道遠的責任，對於工作也就有了格外的審慎與敬重。

醫學攝影工作者，和醫生、護士一樣，進入手術室以前需要換穿消毒過的衣褲、帽子、拖鞋，並需戴上口罩。我第一次進入手術室做醫學攝影時，對象是一位心臟病患者。所謂「開心手術」，一般人聽起來都覺害怕，但我進去時並不畏懼，反而有著參與救治病人的冷靜與責任感。開心手術通常是從中間切開，也有的從左側肋骨切開。心臟麻醉停止跳動後，人工心肺機代

人間(75年10月)



手術室裡的醫護人員，都穿著淺綠色的手術衣帽，在帽子和口罩間露出一對專注、嚴肅的專業的眼睛，整個環境顯出高度理性而秩序井然。

替心臟，負起全身血液循環的責任，也可使手術時的失血量減到最低。

手術室裡由於有各種精密儀器，工作人員又都穿著相同的衣服（只露出眼睛），在我的感覺裡，很像工人進了一座工廠；冰冷而又秩序井然。尤其剛進去時，呼吸到的，全是消毒過的味；幾乎感覺不到「人」的味道。麻醉了的攝影對象沒有選擇的餘地，攝影者也同樣沒有選擇的餘地。一般的人物攝影、商業攝影、景觀攝影，如果不滿意

(75年10月)人間

可以一再重拍，但在那小小的手術室裡，攝影者沒有重拍的機會。「題材不具兩次性」，是醫學攝影的第一個特點。另外，它也不允許有主觀性（感情）的創作，因為它要的是絕對客觀性和正確性的記錄。

但是，不可否認的，那裡仍存在

生命的神奇，在這裏展露無遺。

從事這樣的工作，使我能見識到各種稀奇古怪、近乎鬼斧神工的手

術，也對人體的脆弱有了更深的瞭解；對科學儀器的功能，更是嘆著感情的流動。對生命的關切，對傷口的切割、止血、縫接等等的進行與觀察，都濃縮在冰冷、安靜的氛圍裡流動着。當我的鼻子已經能聞到血的味道的時候，一種對病人強烈的關心，溫熱的流遍我的全身。這種感覺，每一次都那麼強烈，不曾因為工作日久而麻木。

術，也對人體的脆弱有了更深的瞭解；對科學儀器的功能，更是嘆

觀止。例如腦部有毛病，利用腦部內視鏡，把一根金屬器具插入腦葉之間，內視鏡的螢幕立即把腦部的情況映現出來，醫生可以很快判斷病因。至於換眼角膜、換腎、換膝蓋關節等等，在現代醫學領域裏，都已算普通的手術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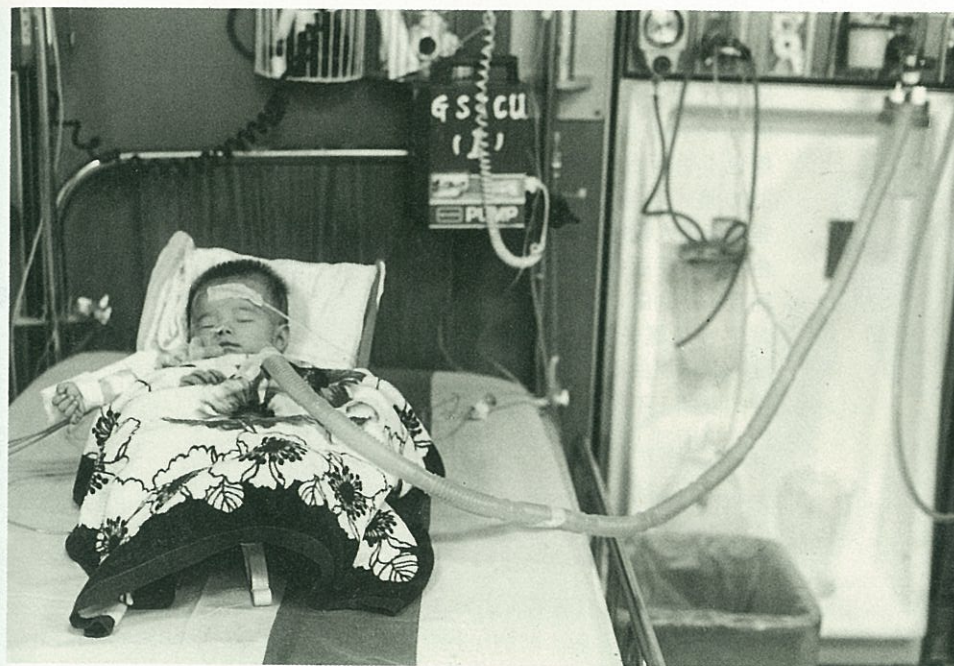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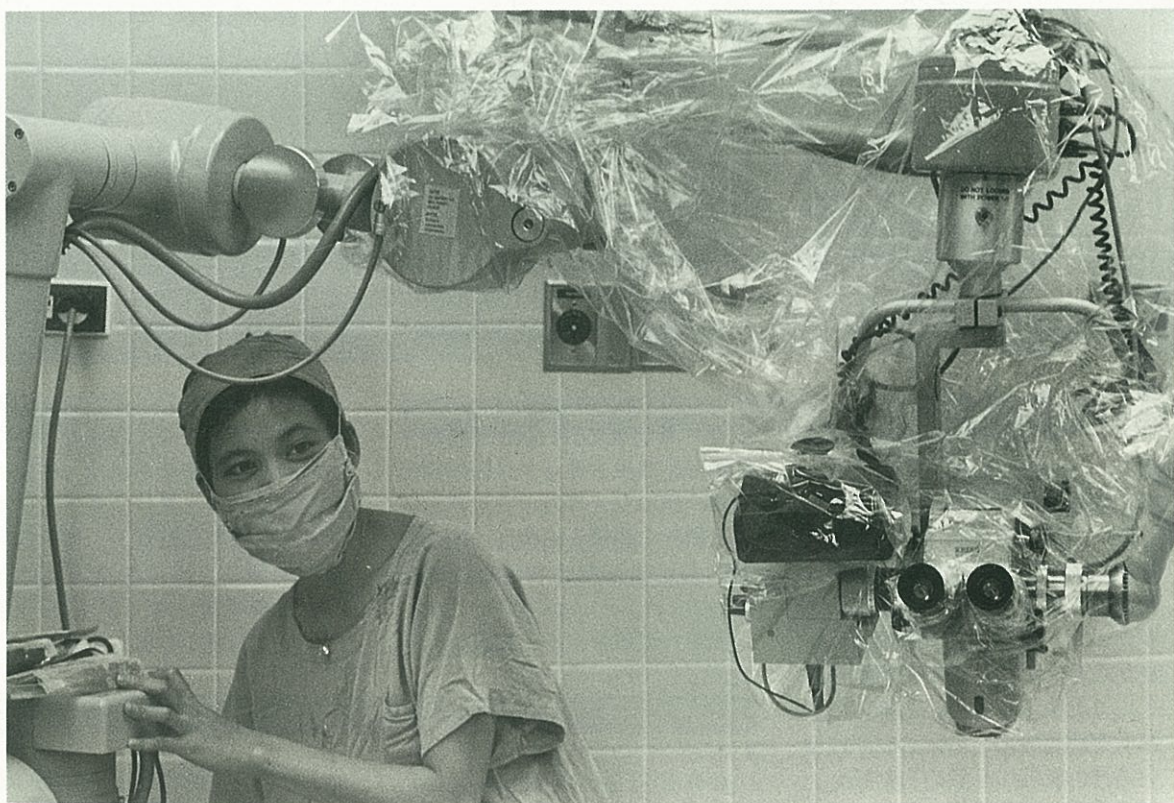
我國的民俗傳統，一直抱有「全屍」的觀念，捐贈人體器官的風氣不盛。在斯里蘭卡，據說人一旦逝世，都要把眼角膜捐出來。民國71年左右，斯里蘭卡政府捐了大批的眼角膜給全世界150多個城市，台北的幾家大醫院也都分到了眼角膜，使不少人的靈魂之窗重獲光明。這個消息見報後，國人的觀念受到啟發，許多人都自動向醫院登記，願意在身後捐出眼角膜。在我服務的醫院，幾乎每週都有人接受眼角膜移植。

換腎也是一樣，過去提到換腎，大家都認為是十分危險的事。腎臟病人寧可長期接受痛苦而又昂貴的洗腎。近幾年來，由於換腎手術的成功率提高，病人和家屬的信心也

增高了，決定換腎的病人越來越多。去年秋天，南投有一位洪先生決定捐腎給他的兒子。洪先生是個公務員，他的兒子做西藥業務工作，才二十多歲，却已飽受洗腎之苦。他們父子進行手術時，我特地去拍了全部的過程。換腎手術要用兩間手術室，洪先生在右邊那間接受麻醉，取出腎臟。腎臟脫離人體後，為了減少接受換腎者的感染，必須用生理食鹽水把腎中的血和尿沖洗乾淨；洗好之後，為了怕壞死，還必須放在冰塊裡。那個時候，他的兒子也已接受了麻醉手術，割除毀壞的腎臟。然後，父親的腎移到兒子的體內，用細線縫好，過兩三分鐘，如果縫接的傷口沒有出血並且已能排尿，初步的手術就算完成了。

洪先生的腎，在他兒子體內沒有產生排斥現象，住院兩週就健康地出院了。出院那天，我特地去送行，為他們父子拍了一張充滿笑容的紀念照。洪先生的兒子，臉還有點腫，但走路時步伐，看起來就堅

手術室裡的護士，通常都細心、準確、溫柔而聰慧。你簡直無法想像：沒有外科護士的手術房會成為什麼世界……



在加護病房中，這小小的病人為自己的生命孤單地掙扎著。

穩有力得多了。

體外受精，這也是近兩年來才在國內風行的新興醫學技術。對於那些因種種原因無法自然生育子女的夫婦而言，這門醫學可說為他們開啟了育兒的希望和幸福之門。許多人對這門醫學抱著神秘的好奇心。有一次，我特地去拍了「取卵」的過程。首先，希望生育的婦女先接受超音波攝影，照出卵子在卵巢內分佈的位置。醫生再以一支特製的夾子把卵巢固定起來，再以子宮內視鏡對照超音波圖片，用空針把卵子吸出來。通常一次吸2—5個，然後放在實驗室與精子受精，分裂成3—4個細胞，再植回子宮，生命就在那裡着床、成長了。「讓不可能的夢成為可能」，這是在醫學攝影工作中常常看到的，令人敬畏和極富生命啟發意義的事實。

整形外科手術，也是近年進步最快的醫學之一，而且可能也是最有興趣的。例如有人因為車禍撞壞了鼻骨，鼻樑凹陷，整形外科醫生從這位病人頭上取下頭蓋骨，劈成兩半，一半放回頭部，另一半就可以磨造成鼻樑的骨架，讓病人不久之後又有一隻完好的鼻子。至於那放回頭部的半塊蓋骨呢，一點也不用

耽心，它像你家院子新植的半片草皮，過不多久就長滿一整個院子了。生命的神奇，在這裏展露無遺。

我記得的一個整形外科個案，不僅神奇，且充滿溫暖。個案裏的主人翁小姐，是一位家住嘉義竹鄉的二十歲少女。翁小姐家境貧困，受教育不多，十歲那年，她的右臉長了一個瘤，越長越大，大到右眼都已被擠壓到臉旁，看起來有點怕人。她在全省各地找了許多醫生，沒有一個醫生願意醫治她。71年6月，經由陽光基金會的介紹，她找到我們醫院的陳昱瑞醫師，陳醫師發現她的瘤是良性瘤，有信心替她醫好，就在7月2日會同腦外科的費宏德醫師（加拿大籍），替她

做了腫瘤切除手術。第一次割除腫瘤手術之後，她的右臉留下一個大洞，連支撐眼球的骨頭也沒有了。第二次手術，陳醫師取下翁小姐的四支肋骨的末端，約有中指那麼長，再把它們對劈成八片，有的用來支撐眼球，有的則用細線綁成籬笆模樣，放進那個大洞裏，再把皮縫起來。經過一段時間，「籬笆」上長出了完整的顴骨；切掉末端的肋骨，也又長齊了。

第三次手術是因為原來長瘤留下的臉皮太多，多到使她的嘴巴變型，下巴下垂，陳醫師又替翁小姐把這些多出來的皮切除，讓她的嘴和下巴回復正常的大小。經過這一連串手術後，翁小姐已成為漂亮的青春少女了。

可以公開與不能公開的界限

醫院裏的感人故事，其實是很多的。只是一般人害怕生病，連帶的也就對醫院產生冷漠的排斥心裡。當然，一些不肖的醫生欺騙病人、榨取金錢的行徑，也是病人對醫生「不信任」的原因之一。我希望公開展示部分醫學攝影作品，目的之一也是希望社會大眾對有職業道德的

醫生，能有信任和感激的情懷。

醫學攝影工作者，大都是以彩色幻燈片攝影（較特殊的手術則用錄影）。除了做醫生的研究或教學的資料外，這些作品是不能公開發表的。我發表的這些作品，盡量減少傷口的拍攝，強調醫療人員專心一致的表情和手術室內的嚴肅氣氛。

在拍攝的條件上，也有一些限制。例如拍彩色照片，最低溫需 5500 度 K，但手術室四周的日光燈色溫只有 4000 度，拍的照片容易偏綠色；手術台上方的投影燈只有 3300 度，容易偏紅色。彩色照片雖然能給人較逼真的感覺，但如顏色不對，反而會產生虛幻的效果。而且，照到傷口時，彩色照的血淋淋更容易讓一般人留下恐懼的印象。選擇黑白攝影，雖然是因為條件的限制，不過，對於一般的攝影欣賞者而言，也許是更合適的吧？

期待醫學攝影的進一步發展

目前台灣從事醫學攝影的人還不多。根據我的了解，榮總 12 個、

乍看之下，這似乎有點兒像金礦裡的挖金工人？其實這是骨科醫生在替病人置換人工關節。



長庚 9 個、台大醫院 7 個、馬偕醫院 2 個，台北國泰醫院、新竹南門醫院、桃園楊敏盛醫院各 1 個，和鄰國的日本比起來，相差極為懸殊。日本已有醫學攝影學會，會員 420 人，並有醫學攝影季刊，發表學員的作品或論文，作為相互觀摩的園地。

日本是全世界醫學攝影最發達的國家，1983 年 4 月，我曾特別遠渡彼邦，進入中央寫真學校進修兩年。這段期間，除了加強基礎攝影的訓練，中央寫真學校也請了許多各大醫院的醫學攝影前輩來為我們

上課。我也利用假日，參觀了東京齒科大學附屬醫院、帝京大學附屬醫院、順天堂大學醫院、農林水產省家畜衛生試驗場、筑波大學醫學系醫學攝影中心及附屬醫院中央寫真室。除了順天堂大學醫院，其他三所醫院都有分 1. 複寫、幻燈組；2. 顯微鏡組；3. 錄影、電影攝影棚組；4. 暗房組。並且，在器材設備上，也盡量使用自動化系統；減輕人員負擔，而又能在時效及品質上維持較高的水準。像筑波大學就擁有三間醫學攝影棚，其中的一間電子錄影棚耗資四千萬日

幣，規模僅次於 NHK 電視台的攝影棚，可見他們對醫學攝影的重視。我服務的長庚醫院，在國內雖算一流的醫院，在醫學攝影的器材設備上，和我發現的這些醫院相比，仍有一大段距離。

今年 9 月 14 日，日本醫學攝影學會會長高城泰彥，副會長小野壽一郎，日本眼科攝影學會會長金上貞夫及會員等 40 人，曾到台灣來訪問，並在台大醫院第七講堂放映最新手術方法的醫學影片和發表論文，也介紹了日本醫學攝影的最新現況。對我及在台灣從事醫學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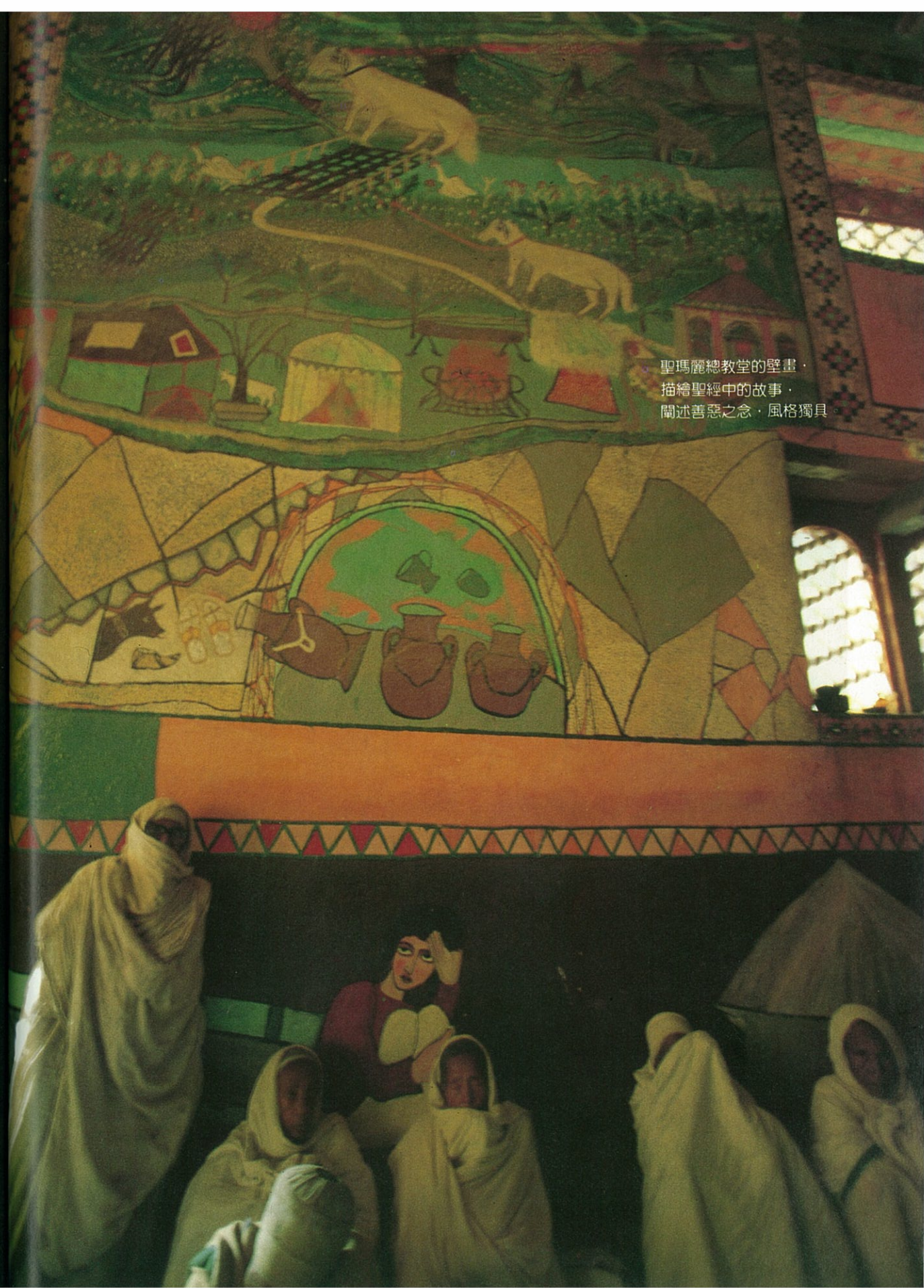
實習醫學生(中、右)學習看內視鏡。醫學知識和傳統，就是這樣傳遞、發展的。

的朋友來說，這次的交流活動有很大的助益。台大醫院教材室主任陳文仁先生，有意籌備台灣醫學攝影學會，我相信，這個會如能盡早創立，對台灣的醫學攝影水準，當會在互相研討、激盪中，有所增進的吧？

衣索匹亞 古建築巡禮

近兩年來，衣索匹亞以慘重的飢荒和內戰
廣被世人所知
貧窮、野蠻、飢餓、荒欠……
成了世人對非洲的主要印象，
却很少有人知道，非洲也是人類輝煌的
古文明搖籃之地。
香港攝影家水禾田，
是第一個深入非洲衣索匹亞取材的中國攝影家。
他以虔敬的心情，
發現了飢餓之國衣索匹亞
所呈現的古代·中古非洲燦煌的文明
古石碑、教堂、古堡、和王冠……

攝影■水禾田
撰文■吳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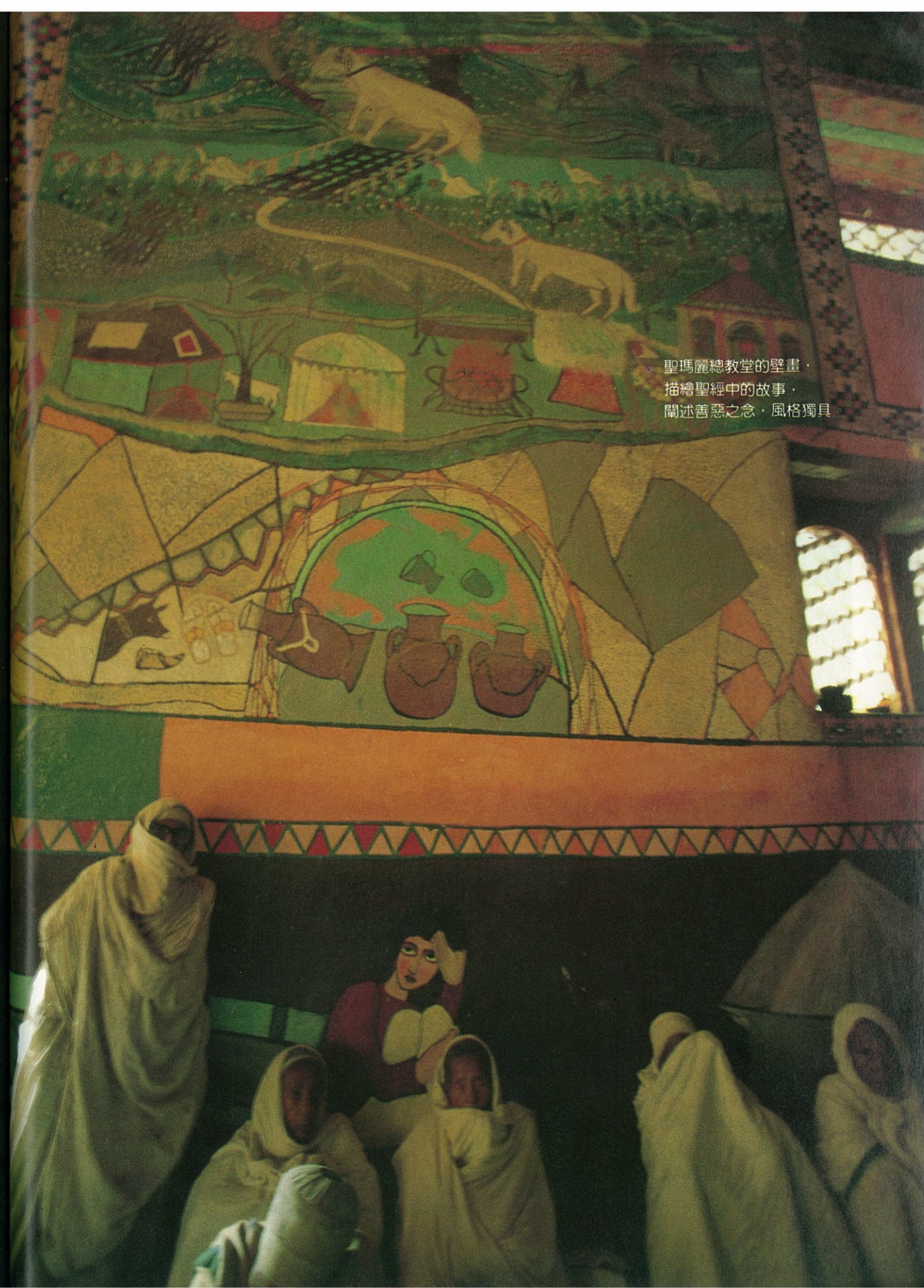


聖瑪麗總教堂的壁畫，
描繪聖經中的故事，
闡述善惡之念，風格獨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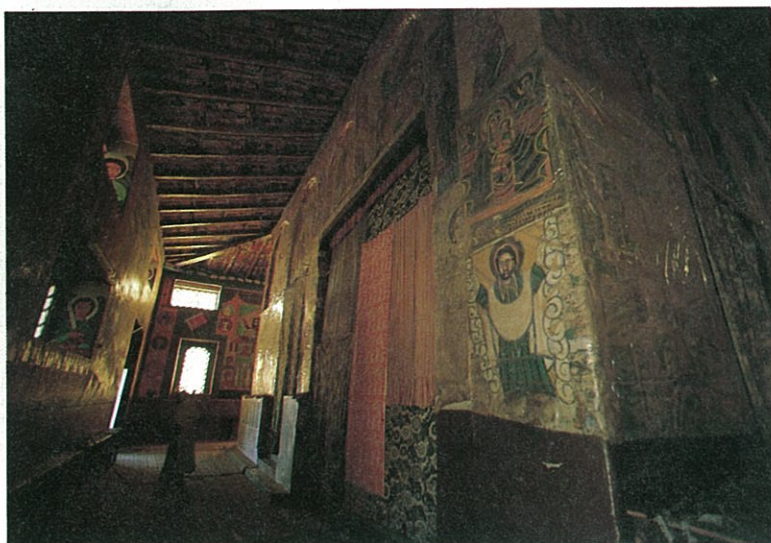
衣索匹亞 古建築巡禮

近兩年來，衣索匹亞以慘重的飢荒和內戰
廣被世人所知
貧窮、野蠻、飢餓、荒欠……
成了世人對非洲的主要印象，
却很少有人知道，非洲也是人類輝煌的
古文明搖籃之地。
香港攝影家水禾田，
是第一個深入非洲衣索匹亞取材的中國攝影家。
他以虔敬的心情，
發現了飢餓之國衣索匹亞
所呈現的古代·中古非洲燦煌的文明
古石碑、教堂、古堡、和王冠……

攝影■水禾田
撰文■吳宜



聖瑪麗總教堂的壁畫，
描繪聖經中的故事，
闡述善惡之念，風格獨具。



聖瑪麗總教堂迴廊上的壁畫。

這幾年以餓殍遍野聞名於世的衣索匹亞，除了饑荒，其實還有極燦爛輝煌的文化，這可能出乎大多數人的意料。

1904年，衣索匹亞的學者發現了著名的所羅門五朝創立者——孟諾立克一世（Menelik I）的陵墓。這位古代君王的遺骸據說仍戴著金冠，現已被移送到塞恩（Sion）的聖瑪麗總教堂。

衣索匹亞國王孟諾立克二世受到了這個重大發現的鼓舞，就在1905年邀請德國學者立特曼（Enno Littmann）、克蘭克（D. Krencker）和律布基（T. Von Lüpke）率隊前往著名的衣索匹亞古城阿克森（Aksum）及其他古城鎮進行考古。考古的結果編成了四大本圖文並茂的報告。

1954年，海利·索拉西一世（Haile Selassie I）又出資贊助更深入的考古研究，衣索匹亞人的歷史因而得以更加顯豁。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意大利佔領了衣索匹亞，許多藝術珍品與歷史古物被移到羅馬。衣索匹亞人非常希望意大利能根據大戰結束時簽訂的和約，把這些國寶歸還衣索匹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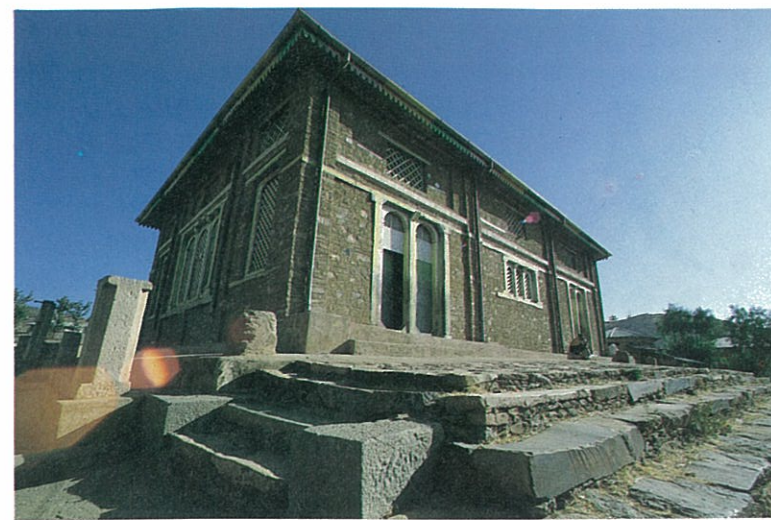
衣索匹亞的文化古蹟大多在阿克森古城。阿克森是衣索匹亞人基督教信仰的搖籃，西元327年，亞伯拉哈（Abreha）與艾茲貝哈（Atzbeha）國王確立基督教為國教，此後的九個世紀，中央政府都設在阿克森。最可貴的是，衣索匹亞最闊富壯麗的古代建築都保留在這兒。這個富有歷史價值的城市，在治亂循環中遭受頗大的破壞，但仍不失為一座貯存了燦爛遺產的無價寶庫。

走訪阿克森，可發現它主要由三個截然不同時期的景觀所構成。第一期是巍峨壯觀的古代遺跡，包括一系列高聳入雲的巨大石碑；第二期是規模較小，看來也較為親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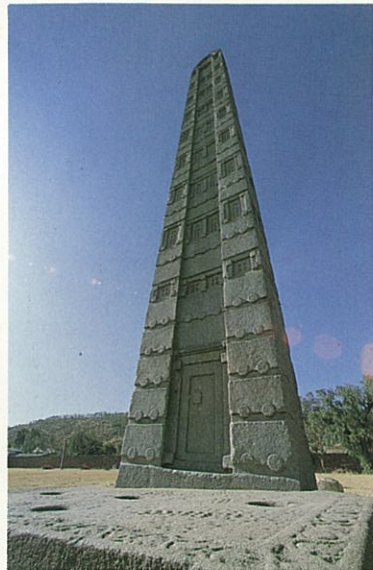
中世紀建築；第三期就是意大利法西斯佔領期間，倉促拼湊成的粗糙房屋。其中最有價值也最值得觀賞的就是那些古代遺跡。

衣索匹亞在定基督教為國教前，有一段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這從檢證許多殘存的古跡可以得知。例如：最初，衣索匹亞人常樹立石碑以永懷英雄、紀念大事或者作為宗教的象徵，後來就建造出令人驚嘆的石碑。這些石碑有的高達一百一十英尺，大都雕鏤精緻，外觀優美，連底部供奉犧牲用的祭壇也刻有繁複多姿的花紋。這就表現出它



古石碑台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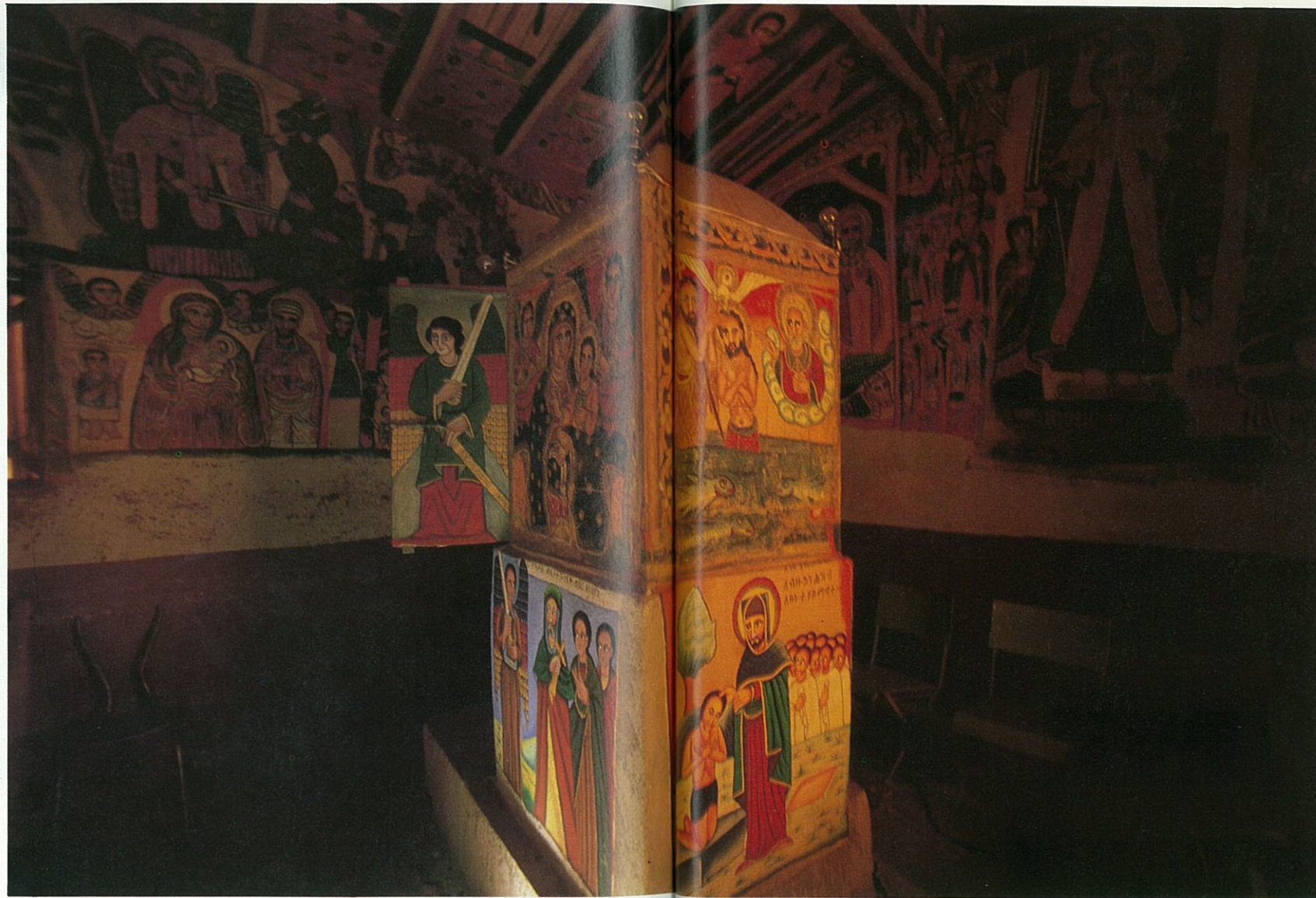
阿克森地方聖瑪麗總教堂的外觀，呈現獨特的古建築風格。雕鏤精絕，紋花卓美。



衣索匹亞著名的古石碑，皆公元200年以前的遺跡，目的在紀念歷史英雄和重要歷史大事。

的文化已獲致鉅大的進展，而由祭壇的設置也就可確證這些石碑是基督教發展前的產物。

建造這些石碑必須從毗鄰的山上搬下巨大的花崗岩再運至工地，然後抬高到預定的位置。這些優異的工藝技術在古代世界中，沒有其他國家比得上。艾克森有些石碑不論高度或重量都超過埃及所有的方尖形石塔。



聖瑪麗總教堂內的告解室，四周繪有極具民族風格的彩繪，內容描述聖經中的故事情節

在設計上，艾克森的石碑係長方形，不同於埃及石塔的方形。此外，艾克森石碑的雕刻裝飾也獨具匠心，絕不同於埃及的創造意念。

艾克森古城最壯麗的景觀就是碑林，而以圖中這座歷經劫難依然屹立不搖的高碑最令觀者目眩神搖。此碑高度將近七十英尺（二十一公尺），由底座開始，從下而上至於頂端，中央皆有淺凹之處，使修長的石碑顯得極為優雅而精緻，而且產生了天光雲影交互掩映的光影交映效果，光和影隨著日光華的流轉而時時變幻，令人觀之神馳不已。

1805年，英國學者亨利·梭特（Henry Salt）初見這傑出的石碑，在記事本上寫道：「我凝神審視這座精美絕倫的紀念碑，久久不能移開視線。」五年後，他再來觀賞，寫道：「它仍和初見時一樣攝人心魄。」不僅這樣，他更加讚嘆這座石碑了。在舊地重遊前，他見過許多埃及、希臘、羅馬的石碑，比較過它們的設計結構，他覺得經此比較：「似乎證明了我視之為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的紀念碑是對的。」

位在艾克森的聖瑪麗（St. Mary of Sion）教堂是衣索匹亞早期的基督教堂中最為宏偉的。它有七間聚會堂，全都座東朝西，庭院廣闊，鋪滿了像墓石般的石板，周圍有高大的圍牆，園中置有口吐冷泉



人間

非洲
AFRICA • SUDAN • ETHIOPIA
蘇丹
依索匹亞

水禾田著

拍攝過中國的黃河、大運河、西雙版納和絲綢之路而著名的香港青年攝影家，在四個國際性基督教組織和三個照相器材公司的支持下，深入非洲伊索匹亞和蘇丹，成為第一個到非洲災荒內陸拍攝的中國攝影家。這些作品被國際慈善機構分送到歐洲、亞洲各國和港台展出。

水禾田的「人間」計128頁

水禾田把這些作品以彩色精印成書，題名「人間」，在香港出版上市後，迅速賣掉了三版，計九千冊。

「我不願意以飽食、幸福的人的立場，帶著憐憫的眼光去看飢餓不幸的人。」水禾田說，「我是以同為人類的等高的視角，去看這些在苦難中仍然自有尊嚴的人們……」

彩色照片計59幀

定價150元



•為了慶祝人間雜誌周年，凡在10、11、12月預約訂購者，以特價100元供應。
人間雜誌訂戶則以70元成本價供書。
十月十日現書供應。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7巷11弄17之1號1樓
服務電話：702-7609 · 705-6801
700-6304 · 704-0061
劃撥帳號：1008791-0 人間雜誌社



衣索匹亞古堡，四方建築的四周有圓型古塔狀的柱子，風格獨異。

的雄獅猛犬的石雕像。這座教堂是由確立基督教為國教的國王阿伯拉哈與艾茲伯哈在公元340年建造的。它歷經劫火，到了16世紀30年代仍大致無損。40年代時，土耳其發起回教戰爭、游牧民族葛蘭（Gran）入侵衣索匹亞，聖瑪麗教堂頓成斷壁殘垣，終遭土耳其夷為平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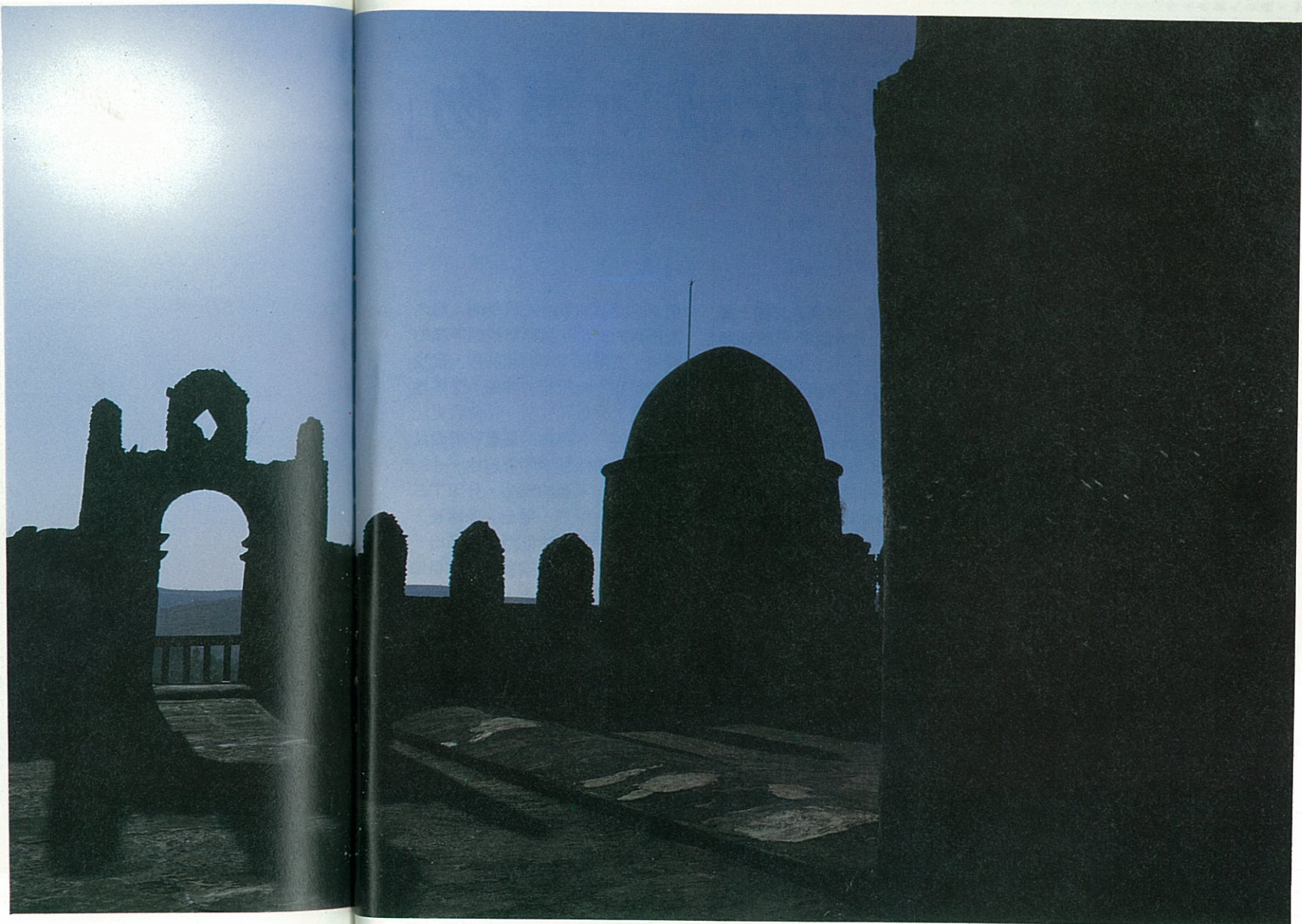
1665年，菲斯蘭得（Fasiladas）國王依原有的石基重建了一座規模較小但仍不失宏闊的教堂。兄外，他還在岡達（Gondar）率先造了一座雄偉無儔的城堡。

衣索匹亞教堂的玄關或門房的入口，通常都用當地出產的棕色玄武岩製造，稱為「和平之門」，塞恩的聖瑪麗教堂自然也不例外。牧師做完禮拜就到門房休息，以回復精神。而牧師為人主持施洗禮或婚禮的時候，信徒的家人為表示他們的歡欣之情常會送食物給牧師，這一

切通常是以衣索匹亞人親切而又充滿溫情的方式進行。這些禮物給放在門房內，這樣一來，牧師主持完喜慶儀式就可取用。

衣索匹亞歷代國王的冠冕都貯存在塞恩的聖瑪麗總教堂內，每一頂王冠都是當時金匠窮造形之巧的傑作。這些王冠集中在一起構成了一部衣索匹亞金匠技藝的演進記錄。教堂的儲藏室中有大量的刺繡，最特殊的是那件用金線繡在天鵝絨上的成品，手工纖巧，可謂奪造化之功，令人嘆為觀止，是衣索匹亞舉世獨有的珍品。

教堂的圖書館還保存了豐富的手稿，美麗的衣索匹亞文字工整秀麗地寫在羊皮紙上，配以神韻生動、泛生靈氣的插圖，這些插圖的構圖與色彩圓融無間、調和順暢；圖畫充滿了虔敬之情，但又不失幽默。按照衣索匹亞的習俗，遺贈與捐贈的物品都要開列清單，這些古代記



古堡入口的小拱門，在夕光中拓出古老歷史的剪影。

錄也附在聖經的書末而保留了下來。

塞恩的聖瑪麗教堂牆壁上畫有壁畫，描繪聖經中的故事，教導信徒善惡之念。畫工極細，也是一絕。

艾克森就是這樣一個古代與中世紀的建築混合交融，歷史與傳說雜揉莫辨的文化古城。

衣索匹亞國王海利·索拉西一世有見於要闡明衣索匹亞的古代歷史與文化遺產，就必須進一步挖掘衣索匹亞的文化寶藏，遂在1954年，資助衣索匹亞的國立圖書館考古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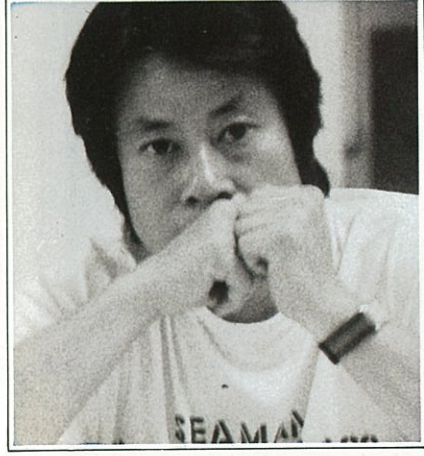
聘請法國的考古學家、埃及學家、古文書學家組成一個考古研究小組，迭有重大發現，相繼挖掘出古墓與古代建築，對研究衣索匹亞的古代歷史文化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現代的科學儀器與研究方法下，相信衣索匹亞璀璨燦爛的古代文化必可全部再現於今日。

人間像

「好的照片可以成就新事物」

香港攝影家水禾田素描

撰文 ■ 劉 凱



水禾田，是一個香港中藥材商頭生的兒子，生於1946年。專攻商業美術，在「讀者文摘」雜誌社幹過5年的美術編輯。後來他對攝影發生了興趣，開始把美術設計的訓練和攝影結合起來，展開了他的攝影生涯。

1975年到1976年，他想用香港住民的眼睛，拍攝香港。他拍了香港的生活、節慶、兒童、水上人家等等，並且結集由南華早報出版，市場和評論界的反應都很好。「這是第一個香港人拍攝的香港。這本書的成功，使我相信做一個自由投稿攝影家生涯的可能性。」他說。

1978年，大陸開放，他到北京、山東、濟南、上海、無錫、蘇州、杭州和廣州拍照。1981年，他把這些照片100幀帶到台北的國父紀念館展出，成為第一個在台灣展出大陸山河風土攝影作品的中國攝影家。接著，他深入雲南拍西雙版納和許多美麗的中國少數民族，在新加坡、夏威夷、馬來西亞和香港展出。1982年，他把來台灣拍攝

的台灣風土照片，帶到北京和上海展出，吸引了千萬觀眾。1983年，他把拍黃河的照片在加拿大蒙特婁、渥太華和多倫多展出。同年，他在港展出美加唐人街作品，沖著香港「九七」大限的騷動，引起廣泛的注意。

水禾田不拍沙龍照片。「不是我不承認沙龍的意義和成就。只能說個人性向比較傾向用照片去思想、去記錄、去發揮影響，」他說，「好的照片可以發揮很大影響，做出很多事。」其實，喜歡推動一些新生的事物，是水禾田和別的攝影家很不相同的特點。他計劃把台灣著名的攝影羣「V-10」的攝影家拍香港的作品安排到香港展出。1984年，他拍澳門觀音堂的佛像藝術，展出所得悉數捐出來維修觀音堂。同年，他挑選了10個香港中下階級家庭的10至12歲的小孩，男女各半，到北京寫生、拍照，把他們的作品展出的收入，捐給香港防止虐待兒童的機構。1982年，他到大陸拍攝絲綢之路，展出的收入，捐給智障兒復健組織。1981年，他把拍雲南西雙版納的作品在香港地下鐵中環車站展出。「我希望只有『建設』、沒有文化的地下鐵，加添文化藝術的氣息。」他說，「為了在中環總站展出，我和香港地下鐵足足談判了一個月，才說服了他們。」

1985年，他成為中國第一個攝影家，深入非洲伊索匹亞和蘇丹去記錄那兒的飢荒。「我不願意以一個富足社會的中國人的眼光，帶著幾分富人的同情，去俯視那兒的悲劇。」水禾田說，「事實上，我在

伊索匹亞看到了令人敬畏的、悠久而優秀的文化。我以與他們等高的視角，去看伊索匹亞和蘇丹，發現為飢荒和內戰所苦的非洲，儼然地自有它的尊嚴和文明。這使我更能看到非洲今日悲劇的嚴重和需要世界人類兄弟去關懷的急迫性。」

非洲之行所攝的作品，分印了三套，各別在歐洲、瑞士、菲律賓、香港、台灣和伊索匹亞本地展出。「我委託了國際性宗教和慈善組織，把各地展出的收入，悉數捐給蘇丹孤兒救援機構。」水禾田說。他並且把在伊索匹亞和蘇丹拍得的照片，彩色精印成書，題名「人間」，公刊於世。「我想讓富足的香港中國人知道，即使為天災人禍所困的非洲，也是一個人所居住的『人間』，」水禾田說，「他們有生命，有文明，有信仰，有希望，也有尊嚴，同我們完是一樣的。」他的「人間」攝影集在香港迅速地賣了三版。目前全書已交由《人間》雜誌社所屬人間出版社在台刊印。

這一次，把他拍到的伊索匹亞古文化的遺跡，包括極富歷史文化重要性的小鎮艾克森的石碑、St. Mary of Sion 古教堂的建築與壁畫，以及高巴小鎮的古堡、古塔極為珍貴的照片，交由《人間》雜誌獨家發表。「非洲在我們的觀念中，一直是蠻荒未開之地。除非我們能認識到非洲也是人類最古老、輝煌的文明搖籃之一，我們對非洲人民、非洲文化和非洲的苦難就不會有感同身受的悲痛和尊敬。」水禾田說，「我希望中國人因這些照片初步認識古老的非洲。好的照片可以成就新事物，真的。」

人間(75年10月)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
- 全年訂閱分期付款：每次付500元，每4期劃撥一次。
- 全年訂戶贈送人間雜誌精美典藏版，合訂本(1-4)及(5-8)兩冊(冊書不多，送完為止，請及早訂閱)，或選擇訂閱一年加贈2期。(75年11月底前訂閱有效)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 全年分期訂閱每期470元，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

局號： 收據號碼：

| | | | | | |
|-------------|----|---|----|-------|--|
|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 | 第1008791-0號 | | 人間雜誌社 | |
| 帳號 | 戶名 |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 | |
| 收款人 | | 姓名 | 住址 | 電話 | |
| | | 寄款人 | | | |
| | | 郵局郵號 | | | |
| | | 主管： 經辦員： | | | |
| | | 手續費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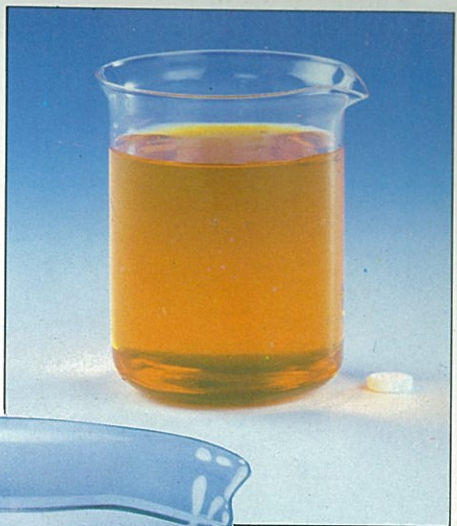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局號： 收據號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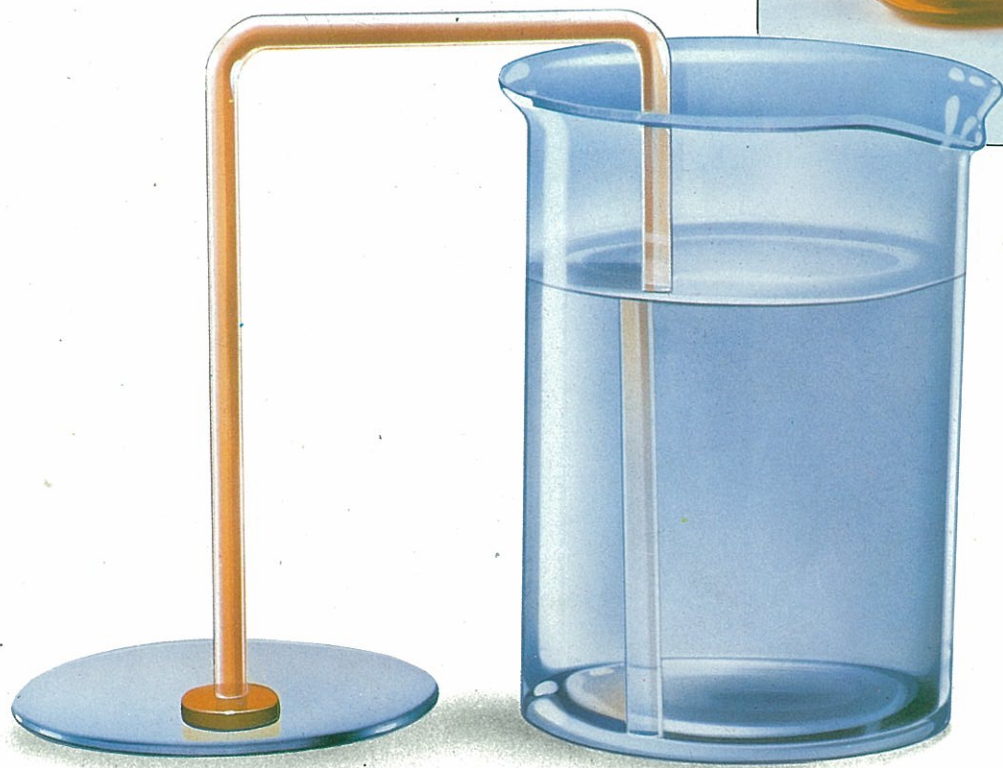
| | | | | | |
|-----------|----|---|----|-------|--|
|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 | 第1008791-0號 | | 人間雜誌社 | |
| 帳號 | 戶名 |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字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 | | |
| 收款人 | | 姓名 | 住址 | 電話 | |
| | | 寄款人 | | | |
| | | 郵局郵號 | | | |
| | | 主管： 經辦員： | | | |
| | | 手續費 | | | |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 存款後由郵局擊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胃中分泌的胃酸。



一粒健胃仙能迅速吸收100倍胃酸

有效治療十二指腸潰瘍、胃潰瘍、胃脹氣、胃酸過多



100粒裝250元

現代生活中，過多的工作壓力、飲食不正常，可能會刺激過多的胃酸分泌，引起胃脹疼痛不適及潰瘍。

健胃仙可治療胃、十二指腸潰瘍、胃酸過多、胃脹氣。

- 含非反應性氫氧化鋁，具制酸能力。
- 含消脹劑Simethicone，適用於各種脹氣。

胃不舒服時，請注意飲食、鬆弛精神；胃酸過多、胃脹氣，請服用：健胃仙錠。



派德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台北市敦化南路571號7F
電話：(02) 7072126

®本商標係美國華納蘭茂公司
授權派德大藥廠使用。

Made by Parke Davis Corp. R. O. C. under the
Authority of Warner Lambert Company U. S. A.

健胃仙錠 Gelusil Plus

國外訂閱費率 · 歡迎為親友訂閱

- 港澳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176元 / 海運1848元
- 亞洲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404元 / 海運1804元
- 歐美全年12期空運新台幣2632元 / 海運1804元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欄 信 通

新訂戶 續訂戶 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_____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 金額 _____ 元

電 話：_____

地 址：_____

職 業：_____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_____

收據抬頭：_____

● 一年訂費 1480元 半年訂費 750元

掛號投遞 (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公司行號請註明發票統一編號)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